

怒海鷗鷺錄

次溪著



怒海鷗鷺錄

次溪著



怒海鴛鴦目錄

于次溪著

- 第一回 輕歌漫舞驚四座 傳東約遊動痴情
第二回 遊北海分詠佳景 去灰宮巧遇岳翁
第三回 娜娜筵間慕司馬 樹芳寅夜訪少峰
第四回 論吟詩情書暗遞 尋故雨再議續絃
第五回 巧相戲初識百萬 吐實情同結山盟
第六回 戀同窗慟絕萱草 迫窮途初着舞靴
第七回 述苦哀設筵請客 改男裝逃出樊籠
第八回 戀少峯百萬鍾情 進戲院強約飯爨
第九回 戲娜娜樹芳求婚 發隱情總長書簡
第十回 惡勢頻加迫弱女 夢斷巫山雙離泉

第十一回 海如施計成怨偶 百萬一箭射雙鴈

第十二回 錯鑄情爲人作嫁 得噩耗同了殘生

第十三回 撻鳳美巧計捉姦 賞中秋少華鬧氣

第十四回 晏重九娜娜論婚 憎悍婦百萬病篤

第十五回 妻財子祿盡是幻 怒海狂濤一夢中

怒海鴛鴦錄

于次溪著

第一回

輕歌漫舞驚四座
傳東約遊動痴情

在一個沉靜的深夜裏，你再也聽不見人們的吵嚷。祇能見路旁的燈光，和幾個閑散的洋車夫說東道西，清風過時，一陣悅耳的樂聲，打破了這幽暗的夜晚，使你興奮而忘掉了日間的一切苦悶，那是多美麗而光亮的燈光，上面用紫色紅霓燈裝設了四個大字，原是仙宮舞場。那裏面奏着西洋的音樂，唱着出名的歌曲，燈光是幽暗而雅緻，使你一進門便發生着美感，何況那裏還藏着絕色的舞姝呢？當音樂和歌聲停止的時候，隨着一陣鼓掌的聲音。一會的時間，音樂起處，便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穿着西洋舞衫，帶着銀白羽冠露着素臂，赤着雙足，腕上繞的是；光華燦爛明珠串成的玲瓏，足下穿的是；耀眼明光銀絲做成的露孔鞋。她歌的是何日君再來，舞的是西洋蹄踏舞。這一來座上不知迷醉了多少王孫？顛倒了幾許搢紳？人們正在傾耳靜聽的時

間，不防歌喉頓停，樂聲如割，人們似夢初覺，方知是一曲終了，便又聽見鼓掌賀彩聲，那女郎歌唱完畢後，再看時，她却換了一件銀素色的長羅紗衫，將髮燙的如雲鬢層疊，玉立亭亭，雅緻風騷，竟把四座的舞客，沒有一個人目線不注意到她坐在那一個位址。而她却越過舞女的座位，竟坐在了傍邊的一個角上的桌兒，這時明亮的光線，又復煥成綠色光彩，人們都一對一雙的跳着，一場舞罷，却見那女郎，同了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又回到那邊的桌兒坐下，那圓桌傍邊，還坐着一位青年，穿着了平常的長衫，面目姣好，見他們來時，便說道，娜娜小姐，不獨歌音可以繞樑三日，就是舞術也可稱，京中獨步，無怪舞后的座位，總是坐在你的身下，實在好的很，女郎坐了下去，隨開口說道，李先生，原是壁上客，怎麼今天也評論起，我的舞術的好壞呢當時那青年也插嘴說道，少峯你評論娜娜小姐的歌，唱的好壞，我到能佩服，至於談到舞的好壞，我看你有點門外漢，說着用目一睷女郎，便齊都微微地作笑，那位李少峯先生，却也顯了顯微笑的態度，便又說道，樹芳，你又不是我，你怎能知道我不懂舞的好壞呢，那青年便道，好，那麼我特請娜娜小姐，陪你跳一場怎樣，那女郎却笑個不止，這時音樂又發出了嘹亮的聲音，娜娜站起身道，李先生能不能帶我跳一場呢

少峯却坐在椅上笑道，別開玩笑，您二位請跳吧，說着端起了茶杯，喝了口茶，一會的工夫，樂聲又停止住，一般舞客和舞女，便各回自己的原位址，李少峯再一看時，却尋不見娜娜的影子，祇見樹芳一個人走回來，少峯本想問一間，娜娜爲什麼沒有來，就從腰中取出四十元鈔票，吩咐送紙條的茶童，代買三十元的舞票，茶童接了錢，去不多時，將舞票買回來，茶童便問樹芳是給與誰的，樹芳便道，這是給娜娜小姐的，隨着將銅筆取出來在舞票的後面，寫了幾個字，然後將剩下的十元錢，告述茶童道，這是茶點和小費，茶童接過去，說了一聲謝謝，便自去了，樹芳和少峯兩個人，也取了大衣，出離了仙宮舞場，兩個人便沿着馬路行不多時，已到在了王府井大街，二人一齊走進了賢迎公廡，茶房開了門，樹芳便將風衣和呢帽，掛在衣架上面，又叫茶房沏壺紅茶，少峯自己倒了一杯，便坐在椅子裏，笑向樹芳說道，老王，那紙條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可以拿出來我瞧一瞧，樹芳便笑着說道，你猜呢，少峯道，我若是猜着寫的什麼，我就不問你啦，設若不能公開的話，少峯說着便站起了身，欲待要走的模樣，樹芳笑道，有什麼不公開的事情，於是便將條從衣袋裏取出來，遞給了少峯，他

接着對少峯說道，你可不要出去，和同學瞎說，並且你明天還得給我請一天假，少峯看完了那張紙條眼睛眯眯的對樹芳笑個不止，連連的說道好吧，可是明天我給你告假後天星期，你可得請客，樹芳道，那是自然，說着告辭，回了自己的公廨不題，可是樹芳見少峯走去，他又重新看了一回上面寫的詞句，便啣了一支香烟，在室內踱來踱去，這時雖說是春天氣候，然在深夜之間，未免餘寒猶存，樹芳來回踱了半晌，覺着身上有些寒意，再一看手上的表，已是三點一刻，便換了睡衣，滅了燈光，打算快點睡，不覺就回想自己和娜娜這幾月的經過，感覺娜娜，雖說是一個舞女，可是再一想，她對於自己那樣的溫柔體貼，恐怕世間上的女子，也未必有像她那樣可心，能吻合着自己的意思，不覺又連想到自己的婚姻，已竟由父母的主義，早和吳督辦的二女兒，吳志英訂了婚，假如上和娜娜再結婚，不但吳家不允許，就是父母，不決不能同意，樹芳想到此一點，簡直沒有辦法，最後一想，娜娜果然同意與我結婚，我祇好與吳家解除婚約，如父母不同意時，這也不免和家庭脫離關係，想來想去，覺得最後的路徑，祇有由此道而行，可是一想與娜娜結合後的興趣，便從心中生出多少高興的環境來，心想租一所小樓、買一輛汽車，自己和她永遠的過着小家庭的生活，多麼美，樹

芳想到這裏，又重新把電燈開了，打算計籌怎樣進行，還未待樹芳計籌便想起了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經濟的問題，沒法子辦，樹芳越想越想不到什麼好辦法。這纔竟把他的幻想，完全毀滅，使他再也不能往下尋思，於是樹芳便無精打彩的躺在牀上，滅了電燈，就沉沉的睡去，樹芳睡去不題，且說李少峰，自己走回公廨，叫茶房開了門，一看表，已是一點三刻，便脫了衣服，滅了電燈，却是展轉的睡不着，不由的便想起自己的家庭，原是一個辛辛苦苦的農家，自己還是藉着舅父的幫助，才升了大學，但被舅父知道，那還得了，再一想王樹芳，乃是一個軍閥的闊公子，雖說和自己是老同學，能原諒我的苦衷，但是日久天長，也難免被同學們笑罵，而且也影響自己的學業，想到這裏，便決心不再去和樹芳胡逛，想了好些時間，方才沉淪到夢裏乾坤，却說少峰，纔合上了眼，便覺恍恍惚惚的走出了自己住的公廨，來到了一個未常見的公廨，但祇見，岸柳依依，鶯聲歷歷，少峰自己便想不出這是什麼所任，却喜萬籟具寂，奇蕊怒放，心中正自狐疑，就聽見繼續的有人唱着，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少峰一聽聲音，却是一個女子的聲音，歌聲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來，見她長的鬢笑如春桃，雲髻似翠壘，穿了一件銀灰色短

風衣，襯一件鴨黃色的長紗衫，目如秋水長的真是樊口彎腰，少峰一看，却原是娜娜小姐，心裏十分歡喜怎會遇見了她，走到近前，笑問道，娜小姐，就是自己來玩，還有別人呢，娜娜笑道，就是我自己前來並沒有同別人來，少峰便說道，咱一同去到河邊玩玩好不好，娜娜便點了點頭，兩個人攜着手來到了河畔，少峰找了一塊潔淨的青石，讓娜娜坐下，自己却依了柳樹的幹兒站在了娜娜的石傍，着娜娜轉盼一笑道，你爲什却喜歡站着呢，少峰笑說我不乏，再仔細的一瞧，娜娜，不但是秀色可餐而且還是一個脈脈含情的女郎，少峰呆看半天，却不知話從那裏說起，還虧得娜娜問他住在那裏，歡喜什麼遊戲，少峰才一一的答去，少峰便想問娜娜的住處和姓名，不覺似乎握住了她的手，也坐在了石上，當時忽覺心神沸盪，還未曾問話，猛然間，就覺青石一翻，掉下了河去，心中一急，醒來原是一夢，再看時，天已大亮，鐘已打了七下，忙着起來叫茶房打了水，胡亂的漱洗完畢，臨一睜功課表，便由書架上取了幾本書叫茶房鎖了門，便趕緊地向學校走去，一路尋思着，夜來的夢景，不知不覺已到了學校，正巧上課的鈴聲將搖完，便忙着上了課，就去給王樹芳請了一天假，已是中午的時分，便和了一個要好同學張崇義，在校外的小飯館，要了幾樣菜，兩個人便在坐着

等菜的期間，談論起王樹芳的事情，正談間，少峰覺背後有人拍了自己一掌，喂，您二位什麼事情，談的這樣起勁樹芳今天怎麼來上課，少峰聽了，忙回頭一看，却是同學快嘴劉秀，少峰知他嘴大舌敞，一點小事，若讓快嘴劉知道，馬上全校的同學，都能知道，所以少峰便回答快嘴劉秀說道，樹芳他……，他因為有點事情快嘴劉便笑咪咪的說道，不對吧，他大概是上天台，走的乏了吧，說完便笑着走去，少峰瞧了一瞧崇義，但是這位張崇義，雖是富有之家子弟，乃是一個情耽黃卷的學生，關於風月的事情，總是不喜歡談論，所以一般同學，都叫他老夫子，他雖和少峰談論王樹芳，乃是崇義問樹芳的身世，和他的家庭，關於別事，也不談論，現在一聽快嘴劉秀說話有因，便問少峰道，王樹芳究竟怎回事，現在弄得滿城風雨，誰都知道他和仙宮的舞女，非常要好，再說我聽人們常說樹芳的未婚妻，現在眼大讀書，還是一個督辦的小姐，我想你和他總是在一起，大概的情形，你總能知道吧，少峰一想張崇義的為人，又加上他也知道了七八，便對崇義道，他們兩個人的行動，並不像人們傳說的那樣壞，不過樹芳是有錢，愛跳舞，用了些數餘錢，買點假安慰，都傳說那舞女，還是上海大學的學生，可是她的底細，不單我不知道，就連樹芳和她認識了好久，也未準清浙她

的一切，這時要的菜，已竟端上來，也就把二人說話的機會，給打斷了，兩個人吃完飯，一看壁上的鐘，快到一點，少峰忙着給了錢，兩個人便一齊回了學校不題，話說那樹芳，胡想亂想了一夜，一覺醒來，已是中午的時間，稍收拾收拾了被褥，便去自美理髮館理完髮，又重新回到公寓，換上了一套新燙來的西服，將待出門的工夫，茶房就推開門道，王先生電話，樹芳便隨着去接電話，拾起了耳機一聽，原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來問道，你是王先生嗎，樹芳答道，不錯您是誰，再聽那邊的人，却笑着說道，您連我的聲音，都會聽不出來嗎，我昨晚寫給你的便條，見着沒有，樹芳道，我早就看見，所以我今天沒有上課，馬上就要去南海，不想你，却又來了電話，你是在南海嗎，樹芳只聽娜娜在電話裏連笑帶說道，對不起，我因為南海，沒有什麼意思，我現在，在北海漪清堂候你，請您馬上來，樹芳道好吧，便掛了耳機，披了風衣，僱了一輛飛快的洋車，來到北海，一進門，祇見長橋臥波，海水似鏡，不覺精神一爽，便由迴廊繞到漪清堂，早見娜娜坐在了籐椅，正在凝眸視了海水出神，樹芳走到了切近，娜娜方才轉臉，一看是樹芳，便微微的笑道，請坐，您來的很快，這時茶房過來，給樹芳搬了把籐椅問道，先生，您用一點什麼，樹芳坐在籐椅，心想是吃點什麼好呢，

見娜娜却向着自己說道，我本打算今天稍玩一玩，我請您吃早飯，可是我來到北海一看，這樣好的天氣，又捨不得走，我看咱先吃點早點，然後划一划船晚上再去吃，您瞧怎樣，樹芳道，這樣很好，隨着告述茶房要了些點心，茶房轉身走去，頃刻做來，二人吃完，樹芳取出錢來，茶房笑嘻嘻的道，這位小姐，早付過了錢，下次您再化吧，說着隨手將找回的零錢，放在桌上，娜娜道，不必找，給了你吧，茶房道了一聲謝，娜娜和樹芳便買票登舟，這時遊人稍多，但是划船玩的到很少，樹芳和娜娜，原都是划船的老手，自然是一帆風順，並沒有行不得也之嘆，二人划到海的中間，娜娜已是香汗滿面，樹芳笑道，咱在此稍停一停，不單休息一下，也可以看一看景緻，娜娜拭了一拭臉上的汗道，王先生，我雖是乏的這樣子，我還覺得十分有趣，低頭一看手掌，却都紅漲起來，樹芳道，大概您的手，是磨出泡了吧，娜娜一笑道，不要緊，於是兩個人對坐着，去看左右的景緻，但見碧波盪漾，鷗鷺齊飛，再看塔影樓廊，均都倒映水中，越使人流連看着，不忍走開，倆個人默然的看了半日。娜娜轉臉便對樹芳說道，你看這春天的時光，真比夏秋冬三季好玩的多，樹芳接道，若不然，人們怎都喜歡來過這春天呢，可惜我每天上課，不然，我是每天的光陰，都把牠消耗到春色裏

，娜娜又用小手帕，拭了拭汗道，王先生還有幾年畢業，樹芳道，到了今年暑期，還有三年，就算完了，可是我父親還想叫我去西洋走一走，娜娜笑道，王先生日後留洋回來，不是博士，定是碩士，到那時恐未必再認識我吧，樹芳笑道，你猜呢，不由的兩人眼光一對，便都作着微笑。

第一回

遊北海分詠佳景
去灰宮巧遇岳翁

樹芳到此時，就想問一問娜娜的身世，因為自己雖說和她認識了數月，可是總沒有機會來談這些，現在就連娜娜的眞名實姓，都未能知道，但是樹芳自己雖說由家中主持，和吳督辦的小姐訂婚，不過只見了幾次面，談了幾回話，樹芳早就知她長的不漂亮，並且又是個西北口音說出話來也透着刺耳，自己反對了幾次，奈父母主意已定，決不能更改，可是父母給他的條件，是日後隨便娶姨太太，家中概不干涉，樹芳原是獨生子，祇有一個妹妹，所以他在家中，除了婚姻問題而外，說怎來，就怎來，樹芳原籍，到是南邊人，因在天津久居多年，也是因上大學，才離開天津，去到北京上學，家中以爲他在北京念書，有這個機會，好與吳小姐常常的見面，也許從此兩個人的憾

情好起來，那知樹芳，自到北京後，便在校中遇見天津舊有同學李少峰於是兩個人形影不離，常在一起遊逛，那李少峰家中，原是種地人家，因了他的舅父，在北京是一個富商，又加上他的舅父，還喜歡少峰是一個好學不倦的學生，所以他舅父，對他父母說明，由他供給少峰上學費用，在樹芳早都知道這些事情，有時也接濟他，少峰是很忠實的青年，他也勸了樹芳幾次，不要拿真錢買假笑，奈樹芳早就把娜娜印在了腦子裏，還想結成一段姻緣，雖有斯心，無如總是尋不出路徑，昨天在舞場，忽然的接到娜娜的便條，原是約他去南海玩去，心想數月工夫，算是有進展了，今天樹芳來，却滿懷壯志，心想這次總得探一探她的口氣，說一說自己的志願，可是又不好意思的直接問起，便借了好些廢話，方引到她的已往事跡，可是看娜娜，並沒有什麼難過表現，不過苦笑着面孔的說道，我是總沒有提過我往日的的事情，況且已竟過去的事情，一幕一幕，如同一片雲烟，盡都消散，我是不記得，歸終是脫不過，經濟困難幾個字而已，樹芳未待她着完，便插嘴道，不過我拿妳曾在大學讀過書來證明，您府上是很錢的人家，娜娜這時兩手圍着手帕，發笑說，王先生，你又是從報紙上記下來的新聞吧，那有大學的女學生，和闊家的小姐，來做我這種生意，你可把闊家小姐，和女

學生作踐的不置分文，樹芳見她，總是有意無意地來對付着自己，心想我不免對她稍露出我的心意，看看如何，想到這裏，心中好象小鹿般的跳動，反覺着有些不好意思，面上也就覺着有些發燒，娜娜早就看明白了他的意思，便笑道，王先生，您看五龍亭那里多好玩，說完便分開雙槳，到把樹芳一肚子的話，半句也未曾說出來，全都給雙了回去，一看娜娜拿起槳雙搖動着，竟把個良機切斷了，也只好答道，好吧，兩個人却都各自靜靜的划着船，反不如將才來的時候那樣活潑自然，一會的工夫，便距離五龍亭百步之遙，見岸上的遊人也很多，亭中間的茶座也都被人坐滿，娜娜道，王先生，咱就在這看看吧，低頭又瞧了瞧表，已是下午四點多鐘，便向着芳樹道王先生你喜歡吃西餐，還是喜歡吃中餐呢，樹芳道，我是中餐西餐都成，娜娜道，咱還是吃西餐吧，兩個人正議問，忽聽岸上在人叫樹芳的名字，娜娜原是面向着岸，樹芳却是面對着娜娜，所以娜娜早瞧見一位翩翩少年，長的五官清秀，穿着學生制服，再細看時，却是李少峰，這時樹芳也就轉過臉，一看是李少峰，便說道，少峰我們接你去，說着便轉面取漿，一瞧娜娜，便遲疑了半天，娜娜已明知道樹芳的心思，是爲我要請客，不好意思的約少峰來，娜娜便道，李先生來的正好，我方才還想叫您請他，咱一同

去吃飯，不想却遇見了他，也真叫湊巧，樹芳正自作難，一見她却猜着自己心意，便笑道，今天我請客，說着便划到岸下，少峰跳上了船，和娜娜點了點頭，彼此說了幾句話，少峰便坐在了船尾，少峰這一加入，談話的材料又多了一些，說說笑笑，渡了過去，樹芳給了船錢，三個人決議去美麗番菜館吃晚餐，便坐了洋車，來到了美麗門前下了車，這時已是暮色沉沉，三個人進了門，早有茶房接了風衣，找了一個別緻的雅座，三個人坐下，茶房拿了晚飯的菜單，三個人各自叫了菜，隨着茶房又倒了三杯紅茶，便走去，樹芳道，少峰你怎會知道我們在北海呢，少峰道，原是今天下午沒有課，並且上午教授告述下禮拜五，必須交兩首五言或七言絕句詩，自己擬題，也不限韻，所以我才來到北海，打算作兩首寫景詩，不想會遇見你二位，娜娜道正好，今天是十五，回頭吃完飯，再到北海玩去，你們二位作詩，我坐船，到也有趣，樹芳笑着站起來說道，哈哈好極啦，少峰我可惜是在政治系，不善於作詩，但是今天我也胡謔一首，復轉臉便對了娜娜笑着說道，娜小姐，你不能坐船就算完事，必須也作一首，這時少峰拍着手笑道，老王說的對，娜小姐也得作一首，不然就掃興了，娜娜臉上一紅，便笑向少峰道，我又不是文人墨客，怎能會作詩呢，少峰道，誰也不過是胡扯，

怎能談到會作詩，這時樹芳接着說道，咱也用不着象少峰的押韻揀字，就是寫心裏要說的話就成，娜娜道，王先生到會寫，我連寫都不會，少峰道，娜小姐太客氣了，這時茶房將各樣小吃端上來，又問要酒不要酒，娜娜便問少峰會喝酒不會喝酒，樹芳便吩咐茶房來幾瓶汽水，連啤酒也都不要，又告誡茶房道，菜快點做來，芳房應了一聲是，便走了出去，工夫不大，菜也都端上來，三個人連談代說，一會便吃完，樹芳是搶奪着塞在茶房手中十塊錢，娜娜自然是沒有給錢的機會，一看茶房找錢回來娜娜便拿了十塊錢，遞給茶房，樹芳見爲是娜娜還是要給飯錢，便從茶房手中扯過來，遞給娜娜道，你太客氣，誰請客有什麼關係，娜娜道，這錢我不是爲的今天飯錢，說着便取了過來，又從新遞給茶房，樹芳這次當然就不能再搶過來：茶房道，小姐您買什麼，娜娜道，把這十塊錢，給我存在櫃上，就算定座，星期晚六點鐘我請客，多少人數明天給你櫃上來電話，至多也不過五六位，樹芳和少峰也不知請的是誰，又不好意思去問茶房見樹芳給了很多小費，便鞠躬謝了三個人，樹芳娜娜和少峰出了美麗番菜館，便坐車又回到北海，少峰爭着買了門票和船票，三個人才上了船，因爲李少峰不會划，只好坐在船尾，樹芳和娜娜兩個人划着船，只見水映燈光千般變，月透波心一鏡

懸，實在的好看，三個人不知不覺已到了海中間，娜娜便停了掉，少峰道，就在這休息一會吧，隨着樹芳也將掉放下道，少峰你帶着紙嗎，少峰道有，便拿出了幾張紙，一張遞給了樹芳，便又取了一張，遞給娜娜道，娜小姐也得作一首，娜娜笑道，我會坐船，我怎會作詩呢，當時娜娜也沒有去接紙，樹芳便拍手笑道，娜小姐不拿，少峰我看你……，娜娜未待樹芳說完，便接過去道，李先生，紙我能拿，可是詩……，樹芳接道，可是什麼，少峰從傍笑着說道，可是詩，也得要作，三個人全笑了起來，樹芳道，少峰你祇給了紙，娜小姐還沒有筆，怎能作詩呢，少峰又重新遞了支鉛筆，娜娜道，你們二位作詩，待我休息一會，也指不定能寫幾個字，不能寫幾個字，少峰和樹芳雖然聽說他是女學生，心裏想象也不過籍着女學生的招牌，來號召人們，樹芳和少峰也就不能再勉其所難，便各自作去，少峰稍思索了片刻，便作完了，再看樹芳，一邊哼唧一邊寫，紙上雖是寫了不少，可是不是圈了不要，便是勾了從寫，把個娜娜也顧不得看一切的景色，祇笑的用手掩住了嘴，樹芳台頭一瞧，少峰兩手捧着紙，低着头，一語不發，知他已竟把詩作好，再瞧娜娜，却笑個不止，便道，娜小姐，笑什麼，娜娜連笑代說道，你們二位作了半晌，到是作完了沒有呢，說看便從樹芳手中

搶了過去，樹芳本就沒作過詩，今天要作詩的原因，是爲了娜娜是一個舞女，不過識幾個字決不會作什麼詩，樹芳想藉着作詩，也好在娜娜面前，顯一顯身手可是哼哼了半天，也寫不出什麼來，不想就被娜娜搶了去，樹芳也覺沒有什麼，便回頭拿了少峰的詩，念道，碧海春潮汎彩舟，晴空萬里衆星收，眼前徒對波心月，咫尺天涯惹暗愁，樹芳剛念完，不防又被娜娜奪了去，就塞在她的風衣口袋裏道，誰要聽這個，快着走吧，現在已是九點多鐘，少峰却一語不發的坐下，樹芳道好吧，便划了船道，咱今天先到灰宮跳幾場，好不好，娜娜道也好，三個人來到了岸上，少峰便對樹芳道，老王你們去吧，我回公廨去，娜娜和樹芳一同說道，現在天還早呢，並且明天是星期日，又不上課，說着便扯了李少峰，走出了門，叫了三輛洋車，娜娜上了頭個車，樹芳和少峰也坐上車，一陣的飛跑，已到了灰宮舞場，見門外早就停很多的汽車和洋車，樹芳和娜娜下了車，再找李少峰，踪影皆無，樹芳和娜娜以爲他的洋車慢，便等了半天，仍然不見少峰的影子，娜娜道，李先生怎還沒有來呢，樹芳道，大概他是不能來啦，咱先進去，他即便來時，也能找到咱們，大概那位老先生又是犯病啦，兩個人一齊進了門，早有茶房接過去大衣，看紫色的燈光，漂亮的舞女，在這時舞池已有了數十

對，全都跳着交際舞，茶房給我好座位，叫了兩杯檸檬茶，一會的工夫，樂聲已停，各自回到自己的坐位。樹芳猛一抬頭，不覺就漲紅了臉，忙着回過頭來對娜娜說道，在這沒有什麼意思，咱還是去仙宮吧。娜娜一瞧樹芳的神色，心知有異，便道，來這還沒有一刻鐘的工夫就走，大不好意思。稍待一會再走吧，娜娜再看時，却從對面座的那邊，來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學生，走到近前，便向樹芳道，二姐夫，樹芳這時再也沒法迴避，只好站起來道，志強，你同誰一齊來的，志強使用手往回一指道同我父親和姨母，我二姐也在這呢，我爸爸請您過去坐坐，原來這志強和樹芳的未婚妻吳志英是同胞姐弟，在天津中學念書，這次來北京，是因爲劉總長的兒子在星期日舉行結婚典禮，吳督辦和劉總長是最好的老朋友，吳督辦才領了兒子和姨太太來賀喜，便都住在了劉公館隨着也給志英件學校打了電話，志英一聽父親來到北京，在學校告了假，見了父親，一看志強弟弟也來了，心中十分高興，一會的工夫，劉總長的太太和幾個姨太太，還有二位劉總長的小姐，也都出來，志英一瞧二姨母也來了，便行了禮，志英雖說在北京讀書，却不常到劉家來，只認識劉太太和二姨太太，便又行了禮，劉太太一一都給志英介紹完畢，說道，吳小姐總是不常來，所以你們姐妹們，都不熟，

吳督辦笑着向劉太太道，志英這孩子，從小就這樣腩腆，劉太太笑道，女孩子還是這樣好，隨着問志英今年多大歲數，在什麼學校讀書，志英都一一答覆劉太太，劉太太便叫自己的兩個女兒，同着志英志強到樓下小客廳去玩，然後又笑向吳督辦道，我聽說你們姑老爺也在城裏念書，怎麼不叫他來，再說總長和他父親，也都認識。雖說沒有來往，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吳督辦道好吧，明天是星期日，一定叫他來給嫂夫人道喜，劉太太道，今天星期六，學校也沒有功課，一個人怪悶的，何不叫他來呢，說着劉太太就問了住處，便派人去請王樹芳，一會的工夫，去的人回來說，姑老爺早晨就出去，晚晌不一定在什麼時候回公廨，已竟告述茶房，說給姑老爺，若是回公廨的時候，請到這邊來，我已竟給姑老爺留下地址，說完行了個禮，走了出去，這時劉總長也由外回來，一看吳督辦也在這裏，笑道，你到會找清閑地方，前邊馬處長，輸了二十多萬，你怎不去分點。劉太太道，你沒有正經事，吳督辦除打牌外別的都不好，劉總長笑道，若不然，今晚問你們去看跳舞去，免得吳督辦和吳太太寂寞，吳督辦笑道，很好很好，吃完了飯，便問了劉太太和自己的姨太太，劉家的兩個小姐，志英志強一齊來到灰宮舞場，不想樹芳同娜娜，也來到灰宮，在樹芳和娜娜他們一進門，吳志

英早就瞧見是樹芳，原來吳志英早就聽她的同學說樹芳，和一個舞女常在一起，自己心中到不十分相信，今天一看樹芳真的同了個女人在一起，不覺心中一動，低下了頭，這時志強從傍也看見樹芳走進來，便指道，爸爸我姐夫也來啦，志強怎麼一說，把這一桌人的目線，都集到樹芳一人身上，吳督辦一看真是樹芳，並切還同了一個女子，心中就有十分不快，可是自己姑娘，並未正式和他結婚，祇好叫志強去到那邊，叫他來再說。可是樹芳進來時候，是未加注意，後來燈一亮，却和他的未婚妻兩個人的目線，遇到一起，所以他偷偷的一瞧，吳督辦姨太太和自己的未婚妻，還同了許多不認識的人，所以他覺着不妙，便想同娜娜走出去，可是這時期志強已竟過來和他說話，並且還請他到那邊坐坐，這時樹芳也顧不得和娜娜說明，便隨了志強，先給吳都辦和姨太太行了禮，便問道，伯父是幾時來到北京，吳督辦便道，昨天到地。接着就給樹芳介紹，說，這是劉太太，這是二位劉小姐，樹芳給劉太太行了禮，和劉小姐也點首作禮，劉太太笑向吳督辦說道，這是誰，吳督辦道，這就是王司令的少爺，劉太太一聽。便笑向樹芳道，請坐請坐，我方才聽你岳父說你在城裏念書，住在公廨，所以我就派人去公廨請你，樹芳欠身道，不敢當，劉太太又說道，明天星期日，是小兒

結婚的日子，請王少爺去觀禮，再說你父親和總長，見面都認識，你不要客氣，吳督辦道，這當然他得去給嫂夫人賀喜，劉太太笑道，這麼就請王少爺今晚不必回去住，小兒結婚，是定明天早晨九點鐘，還得請王少爺幫幫忙樹芳微笑道，這是小姪應當的，明天早晨決不會有誤的，吳督辦一看樹芳是不肯去，便向樹芳說道，我明天下午晚車回天津，你今天不必回公廨，你父親給你捎來的物件和錢，都在我這裏呢，樹芳雖然外貌象很安靜，可是心裏着急萬分，可是又不能起身走去，再一聽他岳父，又叫他到劉家去還有事情，心中自然不滿，可是當時又沒有推辭的法子，祇好自己心裏叫苦，便待燈光一亮，偷着一看娜娜，那娜娜却不知在什麼時候。竟自走去，原來娜娜今晚還在仙宮表演水兵舞，看時間是不早，再聽樹芳在那裏竟談個不休。便叫茶房算了賬，然後又寫了個便條囑咐茶房將條交給樹芳自己便回仙宮去了樹芳一見娜娜走去，這是吳督辦便取出了錢道，劉太太咱回去休息休息，劉太太道很好，明天我還得忙一整天，說着便一齊走出灰宮，坐了汽車，轉瞬的工夫，也就到了劉總長的公館不題。下回分解。

第三回

那那蓬間慕司馬
樹芳寅夜訪少峰

再說李少峰雖然和他們一齊上車，可是一上車的期間，便告述車夫拉自己到尙賢公廡，少峰坐在車上，一路胡思亂想，一會的工夫，就到了公廡，給了車錢，叫茶房沏了壺茶，獨自坐在小椅上，尋思一會起來走了一會，覺着興味索然，便脫了衣裳，展轉了半天，方纔睡去，醒時已是十點多鐘，洗完臉，隨便拿了本書看着，這時茶房進來拿一個粉紅色的請帖，遞給了自己，少峰一看，原是娜娜在美麗大菜館，今天晚晌請客，心想必也有王樹芳在內，便穿了新的學生服，戴了一頂便帽就去找王樹芳，他到了公廡一問茶房，方知王樹芳一夜未歸，少峰心想樹芳，莫非和娜娜到旅館開房間，不然，他決不能住在別處，又一想，他們若是開房間，娜娜爲什麼又請客，真把個李少峰鬧到五里霧中，一路尋思，已到了自己屋中，便叫茶房先給自己開了飯，吃完了便有幾個同學來找看電影少峰那裏肯去，却被同學強拉到了電影院，少峰好容易盼着演完了，一看已竟是下午五點，便急急的和同學離開，就坐了車去尋王樹芳，一問茶房，仍然未見回來，狐疑了半天，心說見着娜娜自然就會遇到他，便馬上坐着車去

到美麗番菜館，少峰一問，茶房說，娜小姐定坐了嗎，茶房便讓道，樓上六號，這時茶房引少峰上樓，少峰將到樓上就瞧見娜娜從六號雅座裏走出笑道，王先生怎沒有一齊來呀，少峰心想必是娜娜和自己開玩笑，便道，大概他早就來過了吧，少峰進屋一看，果真沒有樹芳的影子，心中也覺奇怪，茶房開了兩瓶汽水，竟自走去，少峰一追究娜娜，才知道樹芳在灰宮，遇見了岳父和未婚妻，少峰也就不再往下問，娜娜只細一看少峰，却是一派學生氣度，和樹芳的少爺派，真是天壤之別，娜娜笑向少峰道，李先生大概也象王先生早就定婚了吧。少峰笑道，大學還未畢業，怎能談定婚，娜娜笑道，那麼李先生也應該尋一個對象，也好作你的預備夫人，娜娜說完，一雙眼却呆瞠着少峰到把少峰臊的粉白面孔，當時浮子紅暈，少峰雖是在大學讀書，可是從來沒有直接和不相干的女人，坐在一起談這種話，今天樹芳又沒來，在加上娜娜如此的一說，少峰心裏想着鎮靜，那裏鎮靜的住呢，並且少峰當時送答不出什麼來，祇是低頭微笑，原來娜娜對李少峰，早就注了意，她早就知道王樹芳，是一個浪蕩的闊公子哥，再說又知道樹芳已竟定了婚，更是失望，可是娜娜她又不好意思得罪樹芳，並且在樹芳的口裏，也早就知道少峰的環境很不好，娜娜却不因了少峰的環境不佳，而改變自

己的志願，所以今天一看樹芳沒有來，便有話打動了少峰幾句，可是少峰只顧心跳，那裏還有心腸尋思別的事情，娜娜一看少峰這副神情，不覺因了愛的火能燒動，便用手學起瓶給少峰倒了半杯汽水笑道：李先生我敬你一杯，少峰就忙着接過來笑道：謝便一飲而盡。娜娜道：李先生今年多大年歲，您比王先生小吧。少峰道：王先生今年二十三。比我大兩歲，娜娜笑道：如此說，你們二位都是哥哥了。少峰也笑道：娜小姐你今年……，娜娜道：你猜我今年……，少峰道：你今年最多也過不去二十歲吧，娜娜道：我再有二年也和您同一個歲數了，這時茶房進來道：娜小姐還吹請那位娜娜道：不必吹，請你給來兩份晚餐吧，茶房將菜端上來，兩個人連談連吃，一會的工夫吃完，茶房將昨天給的錢，找了回來。兩個人出了美麗，少峰向娜娜告辭道：明天我校裏還有功課，並且還得瞧一瞧樹芳去，娜娜道：這還不到八點鐘，去中南海玩一玩，你再回去。也不晚，少峰也不好執意不去，只得和娜娜一路並肩而行，不多時就到在南海，少峰買了門票，兩個人進了門，看遊人無幾，倒是肅靜的很，二人沿了柳堤海岸，只有一個亭子，却很幽靜，娜娜道：李先生，咱在亭子裏面坐一坐，原是這亭子，建築在水中，岸上和亭子却用木板連接起來，以便遊人們往

來，娜娜穿了一雙清色的高跟鞋，走到木板，便感覺有些發慌張，便就緊緊的扶了少峰右肩，這一來竟把少峰弄的全身如同火燒的一般。心絃緊張的不得了，到了亭子，娜娜用手捫了捫心道，李先生您這亭子裏多幽靜，說着少峰坐在了欄杆上，這時只見明月斜掛，却聽子規一聲一聲的啼着，少峰道，您在此處一坐，如同跑到深山之中，娜小姐大概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吧，娜娜道，我現在到是沒有時間來享受這樣的美，也是因爲我，若是遇到像今天這樣的風景，我總覺有說不出來的難過。還不如跳跳舞，或者跑到娛樂場去尋開心。少峰聽她說完一想無怪人們說下流的女人，總是犧牲了自己色像，去兌換一片的虛榮，真個不假。少峰正自在想着，只見娜娜，向着自己說道，李先生，您想些什麼，少峰道，沒想什麼，不過現存有十點多鐘，再繞出門去，可不早啦，於是兩個人站了起來，還是少峰扶了娜娜走到岸上，一同走出南海，兩個人才算分道揚鑣。少峰回到公廨時已已是十點半鐘，在公廨住的學生，都早早的睡去，少峰自己便坐在椅子上，越坐越覺着沒有意思，不防王樹芳由外面進來，神色十分慌張，少峰也站起問道，老王爲什麼這樣慌張，只見樹芳由衣袋取出一封信，遞給自己說道，我現在馬上就回天津，也許十數天回來，這封信你今晚間，或明天

，面交娜娜，少峰欲待問樹芳，到是因了什麼事，還沒有容得自己開口，樹芳又接着說道，我到天津寫信與你，一時也說不完，並且他們還在公廨等我，說完便和少峰握手，就急急走去，這一來少峰也不知樹芳，究竟爲了什麼事情，看信封外面，寫的是面交娜娜小姐，心想到車站送一送樹芳，又一想還有別人和他一同走，也覺不方便，尋思了半天，才決定去仙宮，將信交與娜娜，便不負樹芳的托附，於是少峰就信步走出公廨，心想樹芳，莫非因了娜娜和他未婚妻發生破綻，這次回天津，解決婚姻……，想了一道，也沒有結果，這時來到仙宮，便進了門，茶房一讓，給他找了一個好座位，少峰便要了一瓶桔子水，一看今晚的舞客，比往日是多加幾倍，一看在舞池的當中，懸着一個用紅管製成的幾個字，乃是特煩娜娜小姐，表演水兵舞，少峰一想，娜娜今晚這樣的忙，也沒有機會來和她談，不如叫茶房送去，又一回念樹芳所告述自己的話，原是親自面交娜娜，少峰正在作難，不預有人拍了他一掌，少峰回頭看時，却是同學張崇義，少峰帶笑道，你同誰來的，你們也是來看水兵舞嗎，崇義道不錯，也是來瞻仰瞻仰這位娜娜的水兵舞，樹芳怎還沒有來，少峰便對張崇義說是樹芳因事回了天津，崇義取出了懷表，看了看道，已竟十一點三刻，大概再一場，就是

娜娜的水兵舞，說完便向少峰道，我那邊還有兩個朋友，咱們明天學校見吧，張崇義走後，少峰便獨自坐着，一看在座的人，比自己來時候還多，見茶房手中持了鮮花籃，一對一對的都擺在了舞池的周圍，細着去都送給娜娜的，其中最鮮美的可以說是趙海如同黃有機，給她送的那一對鮮花籃，正在看時，忽然一陣鼓掌的聲音，隨着全屋的燈光透出了虹的色彩，再看她便不是已住嚴肅的態度，馬上變成了一個多麼沾潑可愛的女郎，少峰却呆想着，她這樣一個好女子，爲什麼要做人們的玩物，社會的萬惡，咳，金錢的萬惡，想到這裏，人們又瘋狂的鼓了陣子掌，少峰一看，娜娜却在對過的桌上，同着一個四十開外的闊紳，說了幾句話，便就走去，少峰不由的細細的看去，祇見那個闊紳的桌上，擺了十幾瓶香寶酒，傍邊却坐了一位留着八字鬍的人，搖頭擺尾，指天劃地，也不知說些什麼，就坐那闊紳，口啣了一支呂宋煙，只是將半禿的頭點個不止，再一看，娜娜看了一身杏黃色衫子，同了一個十八九的女郎走出來，便都坐在了那個闊紳的傍邊，幾分鐘的工夫，竟把娜娜方才的活潑神氣，消失的半點無存，不過從面龐看去，還是娜娜而已，少峰這時，自恨沒有同樹芳一齊來，心想若是同樹芳一齊來，娜娜決不會，能坐在那個桌上，這時少峰，一味的胡思亂想，

却把那封信，竟自忘掉，音樂奏出美麗的曲子，人們又各自舞着。少峰這時，是顧不得睜別人，只用眼來看娜娜的一舉一動，就見娜娜站起來同那個闊紳，像說什麼話似的，再瞧那闊紳，將半禿的頭，笑着搖了幾搖，便用手指了指傍邊坐着的八字鬚，那八字鬚便站起來，兩個人便相擁而舞，少峰不住着，看着娜娜和那個留八字鬚的人，一會便和娜娜，打了一個照面，少峰也未敢作什麼表示，而娜娜却將扶在八字鬚右肩上的手，向着自己打了招呼，笑着點了點頭，這一來，竟使少峰不知怎樣才好，樂聲將停，娜娜便來到了自己座位，少峰站起身道：請坐，祇見娜娜，瞧着自己笑道：李先生，怎麼自己前來，王先生呢，少峰道：我今天來，是樹芳因了急事回天津，沒有工夫和你見面，隨手取出了信，遞給娜娜道：這是樹芳給你的信，娜娜欲待接，便又縮回了手道：李先生，明天我到你那裏取去，並且我還有事相求，李先生，您明天有時閒嗎，少峰道：好吧，娜娜說了一聲再見，便自走去，少峰一看表，一點多鐘了，就回到了公寓，一想我明天還要上課，怎麼和她還定約會，並且我這裏，時常還有很多同學來，若碰到一齊，多沒難堪，翻來覆去，是睡不着，又想起，娜娜方才跳水兵舞的衣履音容來，值是歷歷在目，到引起了憐愛的心情，可是又一回想，樹芳那樣對她

鍾情，幾個月的期間，連她的真實姓名，以及她的住處，都沒有得來，我雖然有意於她，她怎會瞧起了我呢，沉了沈心思，不覺又想到今天在南海亭中，以及在美麗吃飯的時間，馬上心思，又沸騰起來，以爲娜娜確是對自己有意思，恨自己當時，怎沒有勇氣，去和她……，想到這裏，便不自主的睡去，少峰醒來時，已是天光大亮，忙着漱洗完畢；趕緊又整理整理屋子，看一看表，已是差一刻鐘，就八點，忙着託了個同學，告一天假，回來又收拾了好半天才坐在椅子裏，不住的來看看表，覺着自己忙了好久，一看表，還不到九點鐘，便走出去繞了一個圈子，回來一看表，是九點將過一刻，便又躺在牀上，閉眼尋思着，就聽茶房說道，李先生大概是在屋呢，您自己去看一看罷，少峰一聽，便站起來，推門出去一看，却是同學快嘴劉，問他來借史記，少峰便讓進屋，快嘴劉道，少峰，怎麼今天屋子收拾得，這樣漂亮，早晨你沒有上課嗎，少峰給我出了史記，遞快嘴劉道，自己住的屋子，總是要潔淨整齊一點好今天我沒有課，下午祇有兩堂課，快嘴劉，便笑嘻嘻的說道，下午見，接書走去，少峰又重新看一看表，才將到十點，便在屋中，背了手，踱來踱去，這時茶房，推門送進一份報來，少峰接過一看，不由的大吃一驚，心想怪不得樹芳，一夜未回到公廨去住，在

昨天夜裏，來的時候，是慌慌張張，少峰看完報已後，方才明白，王樹芳這一次，忙着回天津的原因，是因爲王樹芳，自從灰宮舞場，同他岳父等回到劉總長公館，臨睡的時候，便私自將臨出灰宮的時候茶房給的便條取出，一看上面寫的是，謹訂們禮拜日，下午六時，在美麗便酌。後面寫的娜娜留草，樹芳一看，是娜娜明天約自己到美麗吃晚飯，心想明天是劉少爺結婚，並且吳督辦還是明天下午十點鐘車，回天津，怎能脫開身子，翻來覆去，一夜也未會睡好，早晨漱洗完畢，已快到舉行婚禮的時間，一天煩亂的光陰過去，已是晚晌八點多鐘，樹芳本想給娜娜打一個電話，告訴說自己不能去的原因，怎奈劉公館的電話，都是在屋子裏，心想要打電話，去找娜娜，被人聽見，也不好意思，何況還有吳志强，時刻的不離左右，爲了半天難，也祇好待吳督辦走後，親自到舞場再說，樹芳正自打算的期間，志强來到面前，精神十分的緊張說道，我爸爸請懇，有急事。樹芳也不知是什麼事情，便一齊到了樓下的一間會客廳，進門便向吳督辦行禮，樹芳一看，這客廳裏面，就是吳督辦坐在沙發看電報，並沒有別人在內，心裏正是狐疑，見吳督辦將手裏拿着的電報，遞了過來道，這是你母親給我來的電報你拿去看一看，樹芳便接過來，瞧了一遍，就覺眼前發黑，差不點沒有暈

過去，不由掉下淚道：「伯父，您說怎麼辦，吳督辦長嘆一聲道：『明天你趕快同志強志英回天津，先到我家，然後再把你母親接去，平常不用出去，有什麼事情，可找劉伯西替你辦，我暫先在北北京想辦法。』你快到公廨收拾收拾，預備明天好走，所以樹芳同了志強，便又帶了兩個從人，乘了汽車，到在迎賢公廨，一進門茶房便遞過來一封信報，一看是妹妹打來的電報，也是要他馬上回天津，樹芳到櫃房算了賬，一切的物件早有隨從的人，拿到了汽車上。樹芳一看掛鐘，已十點多鐘，便對他內弟志強道：『你先回去，我找一個同學的，求他暫先給我告幾天假，志強和從人載了樹芳的物件走去，樹芳仍轉回公寓。』向茶房要了紙和筆，樹芳原是騙他內弟先回去，他好給娜娜寫信，樹芳寫完了信，一看已竟十一點鐘的時候，便急僱了洋車，到在了少峰住的公寓，樹芳一問茶房，知少峰回來不多的時間，便自己推門進去，將信交與少峰，就急急的返回劉總長公館，少峰所以竟把少峰鬧到五里霧中，今天看完報，仔細一想，始知錯樹芳。這次回天津的原因，是爲了他父親被狙斃命，心想樹芳，恐怕因此，就不能再有求學的機會，少峰一想樹芳，給娜娜的信，現在我這裏，拆開看一看，他對娜娜說些什麼，少峰將取了信，欲待要拆開看的時間，忽聽門一響，把少峰嚇了一跳，欲

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論吟詩情書暗遞
尋故雨再議續絃

話說少峰，將取了信，欲待要拆開的時候，就見茶房推門進來道，李先生，外邊有人找，少峰忙着收了信，便隨茶房出去一瞧，却是娜娜，便笑道，娜小姐，今天來的很早，娜娜笑道，我的約會，向來是早起的，娜娜進屋一看，屋內雖不甚大，覺得也雅緻可觀，少峰忙着沏了茶，娜娜坐下笑道，李先生，爲什麼這樣客氣，少峰笑道，不成敬意，便和娜娜對面坐下道，這次樹芳回天津，大約得幾個月回來，恐怕他這學期，是不能上課，少峰說完，面上很顯露出一種感慨系之的神情來，然後就把樹芳的信，又遞給娜娜，這時娜娜因了少峰這一說，也覺着不十分高興的樣子，將信拆開，只見上面寫的是，親愛的娜娜妹，我想你是百分的不高興，在我同了別人去談話，使妳自己走去，可是妳要原諒我，要了解我在的時的環境，是情不得已的事情，妳給我寫的便條，已竟由茶房手中得到，謝謝妳的盛意，但是我因了有事，未克親赴所邀，娜妹，妳能原諒我嗎，我這次回天津，是難說在什麼時間返回故都，可是無論如何，我在

暑假以前，是決定和妳見面，姊妹，我現在心亂如麻，不再往下寫了，謹祝妳精神活潑。樹芳速草，娜娜有完了信，稍尋思了半日，便將信放在了風衣口袋，隨手也取出了一封信，遞與少峰道，李先生，我昨天不是說有事相託嗎，現在我所託您的事，就在這封信內，請你馬上不要拆開，因為我現在不需要您馬上答覆的，少峰忙着接過來，一看信封，並沒有寫了什麼，裏面就像裝了一件小物件似的，再一看封口，却是封的很堅固，一聽娜娜所說，更覺這封信，有十分神秘，便隨手放在一個匣子裏，不根一回手，却將自己的茶盃一倒，剩的半盃多水，竟把桌上放的書和講義，濕了很多，少峰忙着，將水拭淨，便又將書和講義，翻開亮在桌上，這時娜娜，也站起來，去看翻開的書，娜娜一看却是古唐詩合解，在亮的這一頁上却是古詩十九首，最末的一首，是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覽衣起徘徊，容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衣裳，娜娜不由得順口念道，容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念完了才知是無意之中念出，這時再看少峰時，却見他，手裏還捧了濕的書，傾耳聽着，自己念詩，娜娜一看少峰這副神情，便笑道，我自己瞎道鬼，不防却被李先生聽了去，少峰正聽娜娜，念出來這幾

句詩來，却是楚楚動人，欲歸不得，不歸不得的苦情，所以少峰停步傾耳細聽，一看
娜娜回過頭來，看見自己，少峰到覺不大好意思。便紅着臉微笑着，將書亮了，回身
向娜娜微微的笑個不止，娜娜當時，也不知少峰對自己笑什麼，這一來，到把娜娜
也發現不好意思的心理，娜娜便用手往後撩一撩頭髮笑道，李先生，笑什麼，少峰笑
道，娜小姐，您在北海，不是說過，不會作詩嗎，今天怎麼說就會吟詩呢，娜娜笑道
我是會念不會作，少峰道，不然，會念詩，不會作詩的到有，可是娜小姐的念詩，和
那會念不會作的人們來比較，是顯然不同，因為會作詩的人，念出來，總能將一首詩
的歡樂悲哀，由聲調代表出來，決不像會念不會作的人們，亂吵亂舞的胡念，少峰說
完，娜娜道，無怪李先生詩作的那樣好，真是得着詩中三昧，少峰一聽娜娜稱頌自己
的詩好，到很覺奇怪，想她也未瞧見我作過詩，怎會知道我作的好壞呢，少峰決未想
到娜娜在北海，將自己的詩和樹芳的詩都奪了去，能觀賞而沒有拋棄，所以少峰心裏
暗道不過是奉承一句話罷啦，於是重新坐定，二人談了一會，娜娜便站起身道，明後
天我還來，拜託您的事情，一看方才的信，就明白了，又看了看手上的表道，可不早
啦，我今天還有約會呢，少峰送出了公廨，將待叫車，祇見在門外停了一輛自用洋車

一見娜娜走出，就拖了車把過來，娜娜便上了車，點首微笑着，說了一聲李先生，明天見，便自去了，少峰忙着抽身回到屋子裏，趕緊打開信一瞧，見在信紙的當中，却有一個戒指，少峰拿起來，看了一看，便放在桌子上，便仔細的去是那封信，見上面寫道，少峰君雅鑒，蓋司聞馬挑琴，引卓文而來奔，景武雄辨，致出塵之鍾情，人生際遇離合之間，不徒情之所鍾，抑亦介乎命之所造耳，響使不有卓王之遇，鳳凰雖佳則難通乎女君之前，雅度雖宏，不逢楊素之招，亦難邀來執拂之盼，斯二女子，雖貴賤異域，其能奮翅高飛，不諱權名之嫌，而躋平生之願，私衷竊慕，未嘗不具響往之心，徒以王孫情薄，京洛莫逢，浪跡飄零，閱人多多，不期竟於此慷慨悲歌之間，逢君輝光，故敢言，絲蘿願托喬木之語，約指之贈，聊申靜女彤管之遺，苟以蒲柳見棄，則惟有日誦，「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之句而已，下面落款是，娜娜親草，四個字，少峰看完了這封信，便又重新拿起了那戒指，呆想了半日，便又將戒指放下，還去念那寫信，心想娜娜既然對我鍾情，不惜將她的往事告述於我，而且看她寫的信，也是出自她本身作的，她又爲什麼不承認她是一個大學的學生，她這樣的高邁天資，又爲什麼去作下賤的舞女呢，她的意思，是約求我能不能接受她的愛，少峰一想

自己關於娜娜的身世，一點都不知道，並且個人還處在貧苦家庭，和不良的環境裏，假若我同她真個結了婚，不但家庭不同意，就是舅父也必定不再供給我讀書，將來的前途是非常的黑暗，再一想娜娜那樣的放蕩不羈的性情，又豈能同我過將來的困苦日子，這時少峰的心裏，已是滿懷着失望和悲觀，但是又一想，娜娜她懇拋棄了一切，來和我求愛，他是真愛我，還是想……，最後決定，是等我見着她，再將我的一切告訴她，看她作如何的表示，並且她若真心愛我，她也能同情我的一切事情，少峰想到這裏，便將信和戒指存放起來，自己祇顧和娜娜談話，把早飯都忘吃了，一看表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便告述茶房快點開飯，胡亂的吃完後，又覺得寂寞無聊，一想我不免對娜娜也寫一封信，比較我向她說，還能詳細些，便拿起了筆，寫了一封信，自己看了一遍，就裝在一個信封裏邊，這時李崇義和快嘴劉，還有幾個同學，會少峰去看電影，少峰也是正在無聊時期，便同了幾個同學，徒步向電影院走着，將走到長安街，一抬頭却見着一輛雪佛蘭大汽車，在眼前飛也似的開過去，少峰一看倒像看見娜娜也坐在裏面，然後一想車裏坐着的，還有一個留着八字鬚的人，少峰想了半日，好似在那裏見過面，可是一時想不起來，便停住步呆看那汽車的影子，不防被快嘴劉扯了一

把道，小心摩電車，呆瞧什麼，少峰笑道，沒瞧什麼，崇義道，快點走吧，電影快開啦，少峰心裏却不在看電影，只在方才開過去的那輛汽車上着想，可是那輛汽車究竟是不是有娜娜坐在內呢，筆者答覆諸位讀者，那輛汽車，不獨有娜娜，還有三個人坐在裏面，一位是滬上開商黃有機，一位是公安局長趙海如，還有一個和趙局長最要好的舞女瑪莉小姐，今天原是趙局長請一位新由天津來的楊總辦，因為那位楊總辦，雖然現在不作事情，却積蓄百萬家資，故外人都稱他為楊百萬，雖說這位楊百萬是一個財界聞人，交遊廣闊，一生就是怕夫人，現在他太太已竟死去，又因了二兒子楊少華年紀很小，便將他大兒子楊長華從外國叫回來，管理家中一切的事情，自己想遨遊各地，尋找一個可意的女人，也好晚景自娛，想到這便命了環鳳美，去請大少爺二少爺和少奶奶，一會的工夫，都已來到，楊百萬口啣一支呂宋烟，坐在沙發裏說道，我明後天打算到北京上海和香港各地方去走一走，便向大兒子長華道，你今年也是二十多歲的人，對於家裏各事，也該留點心，作父母的還能跟你們一輩子嗎，再說你弟弟少華，還在求學的期間，歲數也小，你舅舅雖是給咱管事，終久是外人，不要每天和一些狐朋狗友亂逛，說着便將一萬元錢的活期存款，交給了大兒媳婦吳韻文道，家中的

事情，要你夫妻倆個人商議辦，少華年紀小，對不對的你們都得相讓一點，說着又吩咐聽差趙大，去請老舅，一會的功夫，老舅爺也來到，百萬也囑託了一回，便先叫趙大問了火車的鐘點，老舅爺和趙大給打點了行裝，第二天坐了下午車，就到在北京，便住在北京飯店，二樓四十七號，馬上就命隨行聽差毛四，給趙局長打一個電話，一會的工夫，毛四推門進來說道，總辦外面趙局長來啦，楊百萬便站起來吩咐道，快請進來，這時趙局長在後面，前邊却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子，長得十分漂亮，這時趙局長便介紹道，這是楊總辦，這是瑪莉小姐，毛四早將禮帽和二人的風衣接過去，端了茶，三個人也全都坐定，趙海如便問道嫂夫人究竟是什麼病，百萬道，原都是老病，好在長華也由外國回來，照管家中事情內裏的事，也有兒媳婦料理，就是二兒少華，尙未與她訂婚，一則因他的年歲小，二則我也不樂意給他早訂婚，日後好不好的，也免埋怨老人，祇好等他大學畢業後，再訂吧，趙局長笑道，日後的兒女，最好由他們自己作主，也免得不如意，毛四又從外面進來，手裏拿着一個名片，遞給了楊百萬，楊百萬一瞧片子，是上海大華紡織廠經理黃有機的片子，原是楊百萬在上海的時節每天都和黃有機在一起吃渴玩樂，今天一見片子，就知他也到了北京，便馬上站起向

趙海如問道，黃經理是什麼時候來到北京，趙局長笑道，他來到北京，就住在我家裏，還不過半月，這時黃有機便進來和椿百萬緊緊的握了握手道，你來北京怎不先給海如來個長途電話呢，百萬笑道，坐火車一會的工夫就到，何必費事，一年多未見，你比較在上海的時候，發福了，海如也站了起來，向着黃有機說，方才我接電話，打算找你一齊前來，問聽差的，他說您出去了，黃有機便說，我是因了點事，方才回來，聽說楊總辦來到北來，說你已竟來了，故此我也馬上趕到，這時大家都落了座，毛四給三人點了呂宋烟，倒了茶，楊百萬又吩咐去買些可吃的鮮貨，毛四答應着去了，這時黃有機也自詳問一番楊太太的病況，然後便向楊百萬笑說道，那麼總辦中饋無人，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情，用眼瞧着趙海如道，趙局長你說對不對，趙海如便拍着手哈哈的大笑道，對的很，實在應當續絃，已免楊大哥寂寞，楊百萬便笑道，這個歲數，還有什麼意思，再說我此次打算漫遊各地，到勝似在家好的多，這時毛四早將水菓買來，剝去皮，端上來，幾個人談了半日，隨便就在飯店叫了四份大菜，吃完已是八點多鐘，瑪莉就要告辭走去，趙海如便對瑪莉道，你到舞場，如果見着娜娜你告訴她說，明天下午我請客，請她到你哪，我好去車接去，瑪莉笑道，趙二爺我可說不一

定準能請到她，假若在舞場碰不到，因為我不知道她住處，就沒有法子辦了，黃有機和趙海如雖說和娜娜認識數月有餘。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住在什麼地方，所以這二位也覺着沒有辦法，楊百萬笑道，我想這到沒有什麼，不過一打聽別人，也就知道了，瑪莉一瞧楊百萬，便笑道，總辦慫是不知道，她位娜娜女士，自從她到北京入仙宮作舞女，我就和她首先認識，現在快到一年多，我也不知她究竟爲什麼做舞女，是那地方人，就連她現在的住處，可說和他認識的，就沒有能詳細的，楊百萬一聽，也是沒法子，最後還是趙海如說，假若碰不到她，你就將林燕燕請了來，瑪莉說道好吧，瑪莉走後，趙局長黃經理和楊總辦又談了半日，方才散去，話說瑪莉一到舞場，便碰着娜娜，就一五一十的告述了娜娜，娜娜一想明天還得去李少峰那裏，一想上午去少峰那裏，下午便由少峰那裏出來，就到在了瑪莉家中一會的工夫，黃經理和趙海如坐了汽車來接，於是幾個人便同坐了一輛車，去北京飯店，所以才被李少峰瞧見，少峰和同學看完電影回公寓，吃完了飯，因爲這幾天總是覺精神疲乏，躺在床上，便就睡了，第二天早晨，因，有課，便拿書上課，告述茶房，假若有人找我，馬上給我打電話，說完就往學校上課不題。

第五回

巧相戲初識百萬
吐實情共結山盟

再說娜娜自從和少峰分手，當天就去到瑪莉家裏，一進院便有瑪莉的母親接出，隨着瑪莉也走出來，瑪莉先是住在前門外，後來因房子狹窄，才託趙局長在西城找了一所較大的四合房，娜娜進屋一瞧，總共三間屋子，一間是客廳，一間是瑪莉的臥房，其餘的一間放置了些零星物件，屋內陳設，完全用了歐美最新式的桌椅，佈置的十分美觀，這時早有女僕倒來了紅茶，瑪莉笑道，娜娜姐，我搬過來，妳還是頭一次來吧，娜娜笑道，是的，這屋子比原先住的寬綽的多，瑪莉的母親笑向娜娜道，娜小姐現時住在哪，家裏都是什麼人，我見了妳幾次，總是沒有打聽這些，娜娜笑道，老太太我家是沒有人的，我住……，這時門鈴一響，瑪莉叫了幾聲元媽，也不知元媽去哪，便向她母親道，這元媽也不知死那去啦，您去開門瞧瞧，大概許是趙局長來接我們，瑪莉的母親，便去開了門，一瞧果然是趙局長和黃經理，瑪莉便走出去笑道，您二位來的很早，趙海如一笑道，娜娜來了嗎，瑪莉笑說，你進屋去，不就知道她是來，還是沒有來嗎，黃有幾先進屋，趙海如也隨着進來，一瞧屋裏，並沒有人，兩個人一想

，娜娜是沒有來，便向瑪莉道，娜娜沒來，妳也該把林燕燕請來才是，瑪莉一進屋，沒有看見娜娜，心知娜娜是要拿他倆開心，便向她母親笑了笑說，媽您去找一找元媽去，好給局長和經理買點水菓和點心來，瑪莉的母親，原是久經大敵的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太婆，用眼一瞪，便馬上明白了，趕快走了出去，把元媽從廁所裏找出來，拿出了錢，告述去買水菓和點心，這時趙海如又問瑪莉，究竟她們來不來呢，瑪莉却對着他笑的都閉不上嘴，原來黃有機非常肥大，可是趙海如長的却很枯瘦，又加上小八字鬚一留，穿了一身西服，在瑪莉看去，真是一個哈代，和一個帶鬚了瘦勞瑞，再加上那位黃有機，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一說話就是手脚亂忙，氣也出不勻，面顰的比紫色的茄子還難看，瑪莉是看了他們二位的長像發笑，她一笑竟把趙海如笑明白了，便站起來，笑着往瑪莉臥室走去，趙海如掀帘一着，祇見娜娜用手帕也是笑個不止，趙海如一見娜娜在自己身上尋開心，不但不高興，反覺得這樣才算是味兒，瑪莉也進來，趙海如便笑嘻嘻的說道，好，妳們倆拿我開心，今天得罰妳們，那位黃有機，聽他們笑打算起來去看看，却見他們都走出來，只見娜娜也在裏邊，便站起用手指了瑪莉和娜娜哈哈的笑道，你：你：你們：真成，你們這一下，差一點沒有把趙局長急出病

來，你們快點收拾走吧，瑪莉笑道，忙什麼我叫元媽買鮮貨去啦，回頭吃點再走，這時元媽將回來，把水菓端上來，幾個人吃了一點，趙海如便道，咱們走吧。楊總辦還候着呢，這時瑪莉的母親早將大衣給瑪莉拿過來，幾個人便乘了汽車。走不多時，便到在北京飯店，見着了楊總辦，由趙海如的介紹，楊總辦當時一看娜娜，長的十分秀麗，不但舉止大方，而且談吐也不鄙俗。楊總辦心想，可惜自己的年歲不相當，假如相當的話，定必要娶她為妻，楊總辦心是這樣想，呆隴着娜娜出了半天神，還是由趙局長提議說，今天吃完飯，然後到仙宮跳舞。黃經理雖是不會跳舞，但是最喜歡看跳舞，便贊成的不得了。楊總辦便吩咐仙毛四，叫了一輛汽車，幾個人便分乘汽車，到了頤英蕃菜館，一時賓主坐定，各人都把菜要好了，趙局長和黃經理原是作主人，便告述茶房開了一瓶白蘭地，並提議每人必須先飲一杯白蘭地酒，作為與楊總辦洗塵，趙局長和黃經理站起來舉了一玻璃杯白蘭地笑道，楊總辦乾一杯吧，娜小姐瑪莉小姐今天也得陪一杯吧，楊總辦便一口飲乾了酒，笑着說謝謝，娜娜和瑪莉也舉起杯笑向趙局長和黃經理，微微的點了點頭，也表示着相謝的意思，便都一飲而盡，茶房早將各樣小吃具都擺好，這時黃經理也將酒瓶拿起來，先給楊總辦斟滿，隨着又給娜娜

和瑪莉斟，却見二人齊用手拿了杯道，黃經理我們祇能陪這一杯，再多就醉了，黃有機倒完酒，帶笑道，總共兩三杯酒不打緊，那天在舞場的時候，娜小姐和瑪莉小姐的酒量，我是很知道，黃有機說着便舉杯相讓，各人又都一飲而盡，趙海如欲待再讓時，楊總辦便道，趙局長我的意思今天不能多喝酒，飯後不是還去舞場嗎，改日吃飯再喝，娜娜和瑪莉自然是一口的贊同，趙海如也只好叫茶房端上菜來，大來一邊談着一邊吃，這時壁上的鐘，已是打了八下，衆人也都一齊吃完，趙海如給了錢，因這時去舞場太早，並且趙海如和黃有機，都有阿芙蓉的嗜好，便一同又回到北京飯店，楊總辦知道他們二位是癮君子，便告述毛四問茶房要了烟具，趙海如和黃有機便躺上去過鴉片癮，楊總辦便同娜娜和瑪莉談了半天話，這時已是十一點鐘的時候，趙海如和黃有機都過足了癮，又漱洗了一回，才一齊乘車去仙宮舞場不題，再說李少峰，自從在路上看見了娜娜以後，雖說是和崇義及快嘴劉看電影，心中老是在娜娜的身上着想，看完電影，已是晚飯時期，便各自分手回公廨用晚飯，少峰也走回了公廨，過了一兩天的工夫，一日少峯已竟上完課，回來吃晚飯，剛一進門，見茶房遞給了一封信，原是天津來的，拆開一瞧，却是王樹芳寫來的信，裏面的意思，詳述他這次回津，是因

爲父親被仇人暗殺，現在已竟在津把幾個手拿獲，判了死刑，現在因了遺產的糾紛，著假前是不能再上課，託自己替他休學的事情。少峰瞧完信，便馬上寫一封休學書，替他交上，然後又給樹芳寫了一封覆信，就交給茶房郵走，回頭便告述茶房，給自己開飯，茶房剛端上菜，祇見快嘴劉秀推門進來，少峯便問，劉秀吃過了沒有，劉秀回答說已竟吃過，隨着就打聽土樹芳家中的事情，究竟那些兇手，和樹芳的父親，有什麼仇，少峰見他問的那樣仔細，猶似新聞記者的一般，少峯便扯了個謊說，樹芳也沒有來信，知道的也不過從報紙看下來，少峰正同快嘴劉說着話，就聽外面說道，李先生有人找，少峰便推開門往外一看，原是娜娜來了，便高高興興的讓娜娜進了屋，娜娜進屋一瞧，見屋中還有一個鷄眼鴛鼻小挫胖子，向自己已點了點頭，少峰這時走進來，才想起快嘴劉秀，也在屋裏，心中便有些不高興，就馬馬虎虎的稍與他二人介紹了一下，劉秀却也知趣，便起身告辭去了，少峰便告述茶房候一會再開飯，便和娜娜談了幾句，娜娜邀少峯出外吃晚飯，少峯並沒有推辭，馬上就同娜娜到在一家中國飯館吃完飯，少峯爭着給了錢，還是由娜娜的提議，去中南海，倆個人一同坐了車，來在中南海門前下車，進門看時，已是夜色沉沉，遊人並不似中山公園和北海那

樣多，倆個人且行且談，少峯總是想着鼓起來勇氣去問一問娜娜的已往身世，怎奈又知道娜娜未準告述自己，少峯的心是七上八下的動着，於是倆個人繞了半天，見對面却是怡虹軒茶社，少峰便向娜娜道：「娜娜小姐，咱喝點茶也好歇歇乏，」娜娜點頭道：「這才找了個幽靜的桌兒，一同坐下，」問茶房要了一壺茶，和幾樣可吃的水菓糖，少峰便問道：「娜娜小姐那天在我公寓走後，你到在什麼地方？」娜娜笑道：「那天因為趙局長請一個新由天津來的叫什麼楊……，」娜娜便想了半天才說道：「大概是叫楊百萬吧，鬼混一天，第二天，又是黃經理請客，把我這幾天都膩死啦，」娜娜用眼一瞧少峰一舉一動，沒有不着人愛慕的地方，這也可以說少峰，是娜娜眼中的潘岳了。倆個人正談着，少峰一抬頭，祇見茶房對他說：「那邊有朋友請他過去，」少峰便同茶房繞過幾個座位，到在那邊一看，却是舅父劉樹勛，同了倆個人，也都是商人的模樣，少峰知道他舅父，原是一個老古板的商人，而且脾氣不好，心雖知道這些，可是也得硬着頭皮一見，走到近前，便鞠了一躬，又問了舅母的好，見他舅父沉了臉，現出十分不高興的樣子來，問道：「你自己來的嗎？」少峰心知是他舅父明知故問，才慢慢的答道：「是和一個同學一齊來的，」只看他舅父把茶盃，向桌上用力一放，氣着說道：「我現在沒有冤錢來讓你替我遭

，從今往後，你自己想法子吧，說完便向那兩個人道，天不早，咱回櫃吧，祇見那倆人也護着少峰發冷笑，少峯這時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欲待辯駁時，看他舅父早將帽子戴好，同了那倆個人竟自走去，少峰悔恨交加，再一瞧左右吃茶的人，也都笑着自己，越感覺難堪便垂頭喪氣的走回來，娜娜一看情形，就知少峰是受了大的刺激，便問道，李先生你爲什麼不高興呢，少峯祇顧坐着想自己的前途，今後應該怎麼辦，我回家去，怎對的起一般親友呢，娜娜問了兩三聲，他才聽見，少峰便用眼一瞧娜娜，就長嘆了一口氣道，咳，又低下了頭，却拿出了手帕，拭了一拭眼，娜娜一看少峰，是私自拭淚，便想起方才，必是遇到了他的親戚，家中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娜娜又向少峰追問道，李先生你却是爲什麼事，這樣難過，可以對我說嗎，少峰一想本身的前途，是因了娜娜而犧牲，一想我現在還有什麼可怕的呢，便將心一橫，冷笑道，娜小姐，我今天約求您一件事，您能允許我嗎，娜娜一瞧少峯的顏色，說話的語氣，和往常竟是大相反，心知有異，便問道，李先生有什麼事情，若是在我範圍以內，沒有不成的，少峰道，娜小姐，妳能永久不變更妳給我那封信上說的話嗎，假若能時，我今天約求妳，到我公廨去，如果今天您不能去，這時少峰便從口袋裏，取出了一封信

遞給娜娜道，這是妳給我的信，還有鑽石戒指，請你收回吧，娜娜也不知少峰究竟是受了什麼打擊，可是聽他的話，還是爲了自己，才發生這事情，娜娜再一瞧少峰那樣的皎美青年，怎能忍得拂了少峰的約求，便問少峰道，公廨方便嗎，少峰一聽娜娜這句話，却含淚隱了娜娜的臉，又將手和遞過去的信，慢慢的縮回來道，我現在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娜娜道，我看到公寓，是不方便，莫若到我那裏談談，說着給了茶錢，倆個人就一齊到了東四牌樓二條，停住了車，娜娜按了一下鈴，就聽裏面問道，是小姐嗎，娜娜道，開門吧，便先讓少峰進去，少峰走進門來一瞧，自己到的是前院客廳，應用眼往裏院一瞧，因在黑夜也沒有看見什麼，少峰一進客廳，再看娜娜，向着自己說道，李先生，您坐坐我就來，早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婆子，端了一盃茶道，老爺您吃茶吧，少峰却瞧了婆子一眼，見他已掀簾走去，便背手看室內佈置的非常幽默，除了壁上掛着幾幅古畫外，就是山水像片居多，屋內還陳設着幾樣古代的卣鼎之類，少峰正在看全屋中的擺設，這時娜娜却換了便鞋，一件藍布長衫，手中端着一盤鮮貨，笑道，李先生，你是請坐呀，便將剝完的鮮貨，親自了揀了一個蘋菓遞給少峰道，你看我屋的設置，和我是上下相差幾千年吧，少峰接過了蘋菓苦笑着道，總是相差很多

吧，接着就問娜娜，是自己在這裏住，還有別人在一起住，娜娜便告訴少峰說，是自己在這住，祇是用了兩個女僕，這時娜娜便和少峰，並肩坐在沙發上，問少峰道，你今天到是爲了何事，使你那樣不高興呢，少峰尋思了一會，慢慢的述說，今天在南海碰見了他的舅父，怎樣的發怒，對自己的前途，是今後如何黑暗，然後又談道自己的家庭，是一個務農爲業弟兄很多，自己出外讀書，一則藉了舅父的財力，二則是因爲少峯在家總是用功，一般親友，就苦勸少峰的父親，說少峰久後必能作大官，他父母不相信，還是請了本莊一個養管輅的算命先生來，批了批八字，便對他父母，說少峰是天上一個太白星臨凡，不是平常人，日後定是封候之位他父母一聽養管輅的說法，心裏透出二十分的高興，方才相信自己的兒子，有狀元之命，並且在少峰將若去北京的時候，他父親還爲他請了一桌子客，爲的是在本莊上顯一顯自己的好兒子，七爺八爺娘來到，一看少峰長的眉目清秀，品度不俗，一口同音的稱道着李家先人有德，墳地也有風水，還有將自己的兒子叫來，認少峯作乾哥哥的，少峰雖是心裏笑着，却也覺得十分高興，所以少峰今天一碰見他舅父，自知難免被家鄉人知道，今後冷譏熱嘲，在所難免，越想越沒有出路，心裏却萌了自殺的念頭，但是少峰再一思，不如

把自己境遇、實對娜娜說明，看她能否同情自己，假如能同情，而且能真的愛自己，便想法子活下去，不然的話，在少峰只有一死，也免受月下之許，少峰主意已定，便對娜娜將自己前後的境遇，全盤托出，一點也未隱瞞，娜娜在傍聽了，不覺也爲少峰掉了幾點同情淚道，李先生咱們兩個人可真算同病相憐，說着便扯住了少峰的手道，你……你能真心願意和我永久在一起嗎，你能原諒我是一個下賤的舞女嗎，少峰一見娜娜愁容頻添，翠眉蹙歛，她的誠懇和她的真情，却由秋水般的眸子裏流露出來，少峰的心緊張到極分，便不由的摟了娜娜接了一個吻道，妹妹，我爲你是情願把性命犧牲了，我情願合妳……這時娜娜再瞧少峰的面孔，長的面如美玉，齒白唇紅，又見他文質彬彬的態度，真不啻古時的潘安重生，瞧他英氣勃勃的神情，又如同三國的呂布復出，此時娜娜的心中，滿滿的燃燒着愛的火燄，便又緊緊的摟着少峰，又接了個長吻道，哥哥，我也願爲你犧牲了我的一切。這時僕人敲門走進來，倆個人具都站起來，娜娜用手撩一撩頭髮，問少峰道，你喜歡吃點什麼，好叫王媽做去，少峰道，我不很餓，娜娜吩咐王媽，給拿了些西洋點心和各種咖啡糖，一會的时间，王媽用盤子送來，又重新沏了壺茶，才走了出去，這時少峰的精神，比已往活潑，却也不像往日的

腮腫了，和娜娜並肩坐着吃了些糖，便舉起茶杯送到娜娜的嘴唇笑道，妹妹，我敬妳一杯，娜娜用眼一颺少峰，露出了秋水傳情樣子，便喝了數口道，我給您的戒指呢，少峰便從口袋裏取出來遞給娜娜，見娜娜將那戒指却拋在了桌上，又重新拿出了一個小盒，打開蓋一瞧，也是一個戒指，娜娜便向少峰笑了一笑，就與他戴在左手的無名指上，少峰笑道，娜妹妳是今天和我定婚嗎，娜娜却紅了臉，向少峰只是笑着，於是二人，在這靜悄悄的深夜裏，却都沉寂了下去。

第六回

戀同窗絕葢草
迫窮途初着舞靴

業說少峰和娜娜二人，沉靜了半天，於是李少峰，便問起娜娜，是怎樣來到北京，家中還有什麼人，娜娜見他一問，竟把酒便笑容全掃去，隱隱愁顏淚闌杆，一語未發，少峰忙取了手帕，給她拭了淚道，好妹妹，妳不必說了，妳看外面的月亮多們好看，我們出外看一看月亮，正自勸着，就聽娜娜道，咳，我方才沒說是和你，同是天涯淪落人嗎，原來娜娜是鎮江人，名叫娜麗，小字蓉兒，父親名叫金友仁，在上海市府作事，月間收入，是非常敷餘，再說金友仁雖是四十多歲，並無子嗣，祇有娜娜一個

他父母對他真是愛如掌上明珠，又加上娜娜小時，就討人愛，且敏慧異常，所以十一歲就入初中，在十七歲的時候，已竟是大學一年級學生，便和同班男生劉紹庸二人，非常要好，每天都在一起去逛公園看電影，並且那位劉紹庸，善於跳舞，娜娜這時醉心時髦，便天天和紹庸學跳舞，不到一兩個月，娜娜的舞術，已是個中翹楚，娜娜不但在學校同學們稱她為校花，就是每一到舞場，真也是鶴立雞羣，竟把那些出名的舞妓，和娜娜一比，直不啻天壤之別，於是在上海灘，那些王孫公子，都想對娜娜進攻，衆人一打聽，原是市府作事金友仁的姑娘，有的便託人說媒，有的就自己進攻，他父親也就知道自己失於管束，一天娜麗放學回來，剛吃完飯，就換了一件新衣裳要走，金友仁便道，娜麗，你每天不在家，你母親近幾天又發生病，一天亂跑什麼，再說你今年也十七八歲的姑娘，什麼地方都去，太不加檢點了，說完便嘆了一口氣，娜麗也沒有說，便一氣的跑到了自己臥室生氣，他母親一見娜麗生氣走去，便對金友仁說道，現在管他作什麼，他也不小啦，什麼事不知道，你一若不高興，就拿我們娘倆出氣，說着便吩咐僕人，告述小姐上街玩去，晚晌早點回來，隨手還拿出二十元鈔票，讓人送了過去，娜麗這次自然是高興的走出，便會了同學劉紹庸二人去逛公園，諸

位請想娜麗和紹庸每天的在一起，日久天長，不免由精神的愛，就結合了肉體的愛，自從娜麗失身於紹庸已後，更是毫無忌憚的和紹庸在一起，不想娜麗的父親金友仁，因了投機的失敗，把積蓄的錢，賠了個淨光，竟把事也攔下，金友仁便因愁生病，沒到一個月，就與世長辭，金老太太和女兒娜麗，還帶着一個女僕，便遷到了一所小房子，所幸手中還有幾個錢，也就和女兒商議，打算回到鎮江去住，怎奈娜麗只貪戀着上海繁華，並且也捨不得離開劉紹庸，這時娜麗天天是和劉紹庸在一起，誰想那劉紹庸，却是一個無情的蕩子，一看娜麗見面，總是約求和自己定婚，籌着寒假的機會，說是回家和父母商議好了，回來再訂婚，那想到紹庸臨走的期間，給娜麗來了一封信道，娜麗小姐我百分的對不住妳，因為我是已竟和吳梅英小姐訂了婚，我是不忍叫妳作我的姨太太，我最後的希望，是妳自己保重吧，你不忠實的回學劉紹庸忙草，娜麗一接着這封絕情信，剛念完就昏了過去，一時醒過來，便對着信大聲的罵道我把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騙了我，說着便用力將信扯的個粉碎，這時金老太太，日夜愁着將來的光陰難渡，着又加上愁着自己女兒的終身無靠，也就染病在床上，終日裏發愁，病也是一天比一天沉重，幸而還有一個多年的女僕閻媽，時常解勸，今天一聽女兒連哭

帶罵，心知有異，便扶了牆走到娜麗的屋子，一看女兒哭的如同淚人一般，便問道，咳……，娜麗呀，……：你又鬧什麼，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子，說着便坐在床沿，兩眼不住的掉着淚，娜麗一瞧母親病的那個樣子，再一看扯碎的無情書信，便扯住他母親的手，就嗚咽的說道，媽媽，我萬想不到那劉紹庸他會這樣的狠心，我殺了他都解不了恨，說完便就昏了過去，金老太太一看女兒昏了過去，一着急，覺眼前一黑，身子便栽倒地上，娜麗醒過來一看母親也倒在地上，氣絕身亡，娜麗便又大哭起來，這時閻媽也醒了，過來一瞧這種樣子，也覺有些難過，便勸了娜麗，還是趕緊預備後事，娜麗事事都不知怎辦，幸而他認識一個鄰居張大嫂子，替娜麗跑前跑後，在第二天早晨，就馬馬虎虎的抬了出去，娜麗又謝了張大嫂，這時閻媽也向娜麗告假，娜麗苦留了一回怎奈閻母執意非走不可，娜麗無奈，也只好將工錢算了，那閻媽收拾收拾就搬走了不題，且說娜麗，到在夜晚，自己一個人住兩間屋，是有些害怕，越怕越睡不着，便想起和劉紹庸的那段傷心史，就嗚咽的哭個不止，再一聽父母的像片，乃跪下哭道，爸爸，媽媽，若是有靈有聖，快把你女兒叫了去，我是不願再活下去，說完便又哭了起來，娜麗正哭的死來活去，忽聽屋門一響，娜麗抬頭一看，不覺嚇了一跳，話

說娜麗正哭的時間，不防由外走進一人，仔細看去，原是幫忙的張大嫂，娜麗將淚用手絹拭乾，讓張大嫂坐下，自己心想，雖說張大嫂是三十歲以外的婦人，平常又不很親近，今天娜麗覺着張大嫂到是一個最親近無比的知己朋友那張大嫂笑向娜麗道，金大妹妹，人是死了哭一回子也是哭不活，別心狹，還得過日子呢，你大哥從工廠回來，聽說是閻媽也走啦，就剩妳一個人怪害怕的，所以叫我來和大妹妹妳作伴，知道妳自己一個人發狠，娜羣一聽張大嫂是來和自己作伴，心想在我父母活着的時間，我和她，也不過見幾回面，他這次幫助我的地方很不少，但是思想他爲什麼這樣來和我親近呀，娜麗心一動，便也沒有推辭道，張大嫂日後的事情，還得求大哥和大嫂帮忙我張大嫂一聽拍手笑道，金大妹妹，你若不嫌恥我，咱兩拜一個乾姐妹吧娜麗順口也就答應，從此兩個人，甚是要好，娜麗這時因了學校放寒假，終日在家，也覺很悶，有時去會女同學，怎奈自己認識的同學，都尋不到，不是說不在家，就是說出去了，一天娜麗無精打彩的去到學校，猛然間瞧見了自己被革除的牌子，不覺又急又難過，打算去問一問吧，一瞧學校的各辦公室，完全上了鎖，娜麗氣恨交加，便走出了校門，不防正和同班馬英女士遇見，娜麗便含淚向馬英問道，密斯馬，妳能不能告訴我，我

是爲了什麼，被學校開除了，祇見馬英微笑了一笑，又停了停才說道，蜜斯金，妳大概是沒有瞧近日的報吧，不單獨是開除你，還開除了咱們同班的男生劉紹庸，說着向娜麗笑着走了，娜麗這時，如夢方醒，才知我的一切，是被報上揭穿了心想怪不得我去找女同學，都說不在家，可是我的事情，又誰能詳細呢，這時娜麗一邊往回走，一邊想着，不知不覺已到了自己家，便開了門，走進了屋，就賴洋洋的躺在了床上，又哭了半夜，到了第二天，就覺身體有些不便，可是也不得勉強起來收拾一切，這時張大嫂子又過來，瞧了娜麗道，大妹妹你看你的顏色怎這樣不好看，你準是又一夜沒睡好，必一定又是哭來的，娜麗一聽，便皺了皺眉，先長嘆了一口氣道咳，我哭也是沒有多大用處，我現在還要去到社會……：張大嫂見娜麗說了句半截話，便嘆了口氣，不再往下說，只見她又像想起了什麼心思似的，向着自己說道，張大嫂你去到左近找幾份這幾天的報紙來，張大嫂去不多時就將報紙找來娜麗翻了半天，才猛然間看見報上載有大學女生爲談戀愛急殺生母事，再往下看，只見上寫道，「本市某大學女生，金娜娜 素善交際，性情浪漫，與伊同班劉紹庸，發生愛情，於是二人桑間濮上，時有艷跡，不意蕩子寡情，寫來絕情之箋，女士至此，方悉劉郎之情薄，轉痛白珪

之被沾，氣恨交加，芳軀顛倒，金母既有日薄西山之勢，而又慟生女被棄之態，情急一時，竟登黃泉之道，嗚呼，金母爲女士而喪生，則女士爲談愛而遭辱，時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時人而復哀時人也。」娜麗讀罷，不覺悲痛益哀，可是又能對誰來解說自己的一切，在社會上又誰能來原諒我呢，一時思潮凶滾襟懷，只覺目眩腦亂，覺眼前一發黑，便隨着昏了過去，張大嫂一看，娜麗昏過去，叫了半天，娜麗悠悠氣轉，呆瞠着張大嫂發起狂笑來，張大嫂一瞧娜麗是受了病，馬上出去請了一個鄰近的西醫來，一瞧娜麗的病，說是娜麗因了精神上的刺激，一時才昏過去，醒來就有發着狂笑的病徵，張大嫂問大夫有法治沒法治，大夫笑着，取出了藥針，便給娜麗注射了一針，醫生走後，娜麗便從此病倒床第之間，便托張大嫂出去僱了個四十多歲的女僕，侍候自己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已是除舊迎新的時候，娜麗的病，仍然是未能痊愈，可是因了這幾個月的開消，再說他父母給他遺留下也不過兩千餘元，娜麗雖說不像已往的化法，可是這一場病，又加上這幾個月的日常消耗，餘剩得也不足百元之譜，幸喜自己的病是好了，便將女僕辭退，自己操作，終日在家，除去作自己吃的飯，便看書作詩，因娜麗是專攻中國文學的人，而且對於詩詞尤爲愛好之至，光

陰一天一天的這樣消磨着，而娜麗手中的錢，漸漸露出拮据的樣子，有時爲了面上的好看，便在夜間將自己暫時用不着的衣服，拿出當了，娜麗過着這樣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沒法子再維持下去，中間也曾找了幾回事，怎奈都是因爲沒有門徑可尋，全都失敗，娜麗正自愁着，就聽外面敲門，娜麗開門一看，却是討房租的劉三，橫眉立目的說道，我說金少姐，這個房錢，是打算給是不打算給呀，已竟欠了三個多月，還這樣的左一趨右一趨的，也說不出什麼來，娜麗笑道，劉先生，您先請回，明天無論如何也能給您湊上，再乏您一趨吧，只見那娶租的劉三，一邊走着，口裏還說了些閑話，娜麗也只有忍氣吞聲，回到屋中，左思右想是沒有法子辦，正在發愁掉淚的時候，張大嫂又來了，進門便吵道，金妹妹你怎連門都不開呀，張大嫂連說帶走，一進屋，見娜麗止拭眼淚，便說道，金妹妹你這又是怎麼啦，娜麗讓張大嫂坐下，便述說方才要房租的事，和將來的生活沒有辦法，張大嫂沉了一會，眼珠一轉，便說道，大妹妹，姐姐我原先對你說什麼來的，像大妹妹你這年紀，再說你又會跳舞，馬上找人介紹一個舞場，你必一定能紅，那時再慢慢的找一個年貌相當的主兒，保不定姐姐我還得沾你光呢，大妹妹你是開通人，這點事，你都想不開，昨天我還去吳大媽那裏，你看

他家裏，擺的，吃的，穿的，一樣也不爲難。再一說，他閨女吳琳琳，從小我就看過，長的比豬八戒強不多，昨天我一看，穿的都是新樣的外國裝，頭髮也燙成捲，把眼眉也不知道怎弄的，好像一條綠似的，我當時以爲是那家的小姐呢。後來他叫我一聲張大嫂，我才知道是他，大妹妹拿你那樣，比不上他，你要是樂意，馬上我就托吳大媽，給你說去，原是張大嫂時常的勸娜麗，心眼活動一點，娜麗雖說，過去那樣浪漫，究竟是一派天真，現在真的要去做舞女，自知是羞耻不願去，今天被這翻的勸說，又加上生活上的壓迫，還有明天的房租，一想自己已在上海，也沒有什麼三親四故，父母死已後，剩下的幾個錢，現在也全都化消殆盡，一尋思也只有這一條道路可走，便求張大嫂去和吳大說去，當日晚晌張大嫂回來，說吳大媽給伐性舞場經理打電話，咱一同去。吳大媽那裏，告訴娜麗說，日後無論誰問我是你什麼人，你就告訴說我是你表姐，又告訴娜麗收拾收拾，便一同去到吳大媽那裏，早有人給開了門，吳大媽讓他二人進屋，張大嫂先給娜麗介紹道，這是吳大媽，日後有什麼事，吳大媽你可關照一點，吳大媽原是娼家出身，因年歲已老，便將自己的女兒，送到伐性舞場去當舞女，也是老運亨通，不想女兒紅的不得了，錢也賺的很多，現在也是一呼百諾，人們都

稱他是吳大媽今天一看娜麗的身體和長像，心知一入舞場，必定的紅起來，不覺他對於娜麗，就存了一種奇貨可居的心裏，便笑向張大嫂道，咱都是多年的街坊，何況她又就是你的表妹呢，那吳大媽，先讓他們坐好，便就吩咐老媽子，快給小姐打電話，讓小姐去伐性舞場將黃經理請到家來，老媽子打完電話，回來告訴吳大媽，說小姐馬上就和黃經理來，這時吳大媽便問娜麗的年歲多大，上過學沒有，娜麗祇是說了年歲並沒有說自己曾在大學讀過書，正自說着，娜麗就見門啓處，便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郎，面龐雖不常漂亮，但是她的裝束，却是非常妖艷，正在讓了一個四十幾歲穿着西裝的男人，說道，黃經理，請進，就見吳大媽滿面堆笑的站起來，向那男人道，黃經理，我又給你添麻煩，快請坐吧，琳琳妳快把黃經理的大衣接過來，又親自倒了一杯茶，送到黃經理的面前道，黃經理，我與你介紹介紹，說着便用手向娜麗打招呼道，金小姐請過來，見一見，這是黃經理，娜麗早就認識這位黃經理，因為她和劉紹庸，原是常去伐性舞場去跳舞，所以黃經理一進門的時候，娜麗就知是伐性舞場的黃經理來了，便背過身去，假看窗外的景緻，心中不住的又在演着已往的陳跡，一聽吳大媽叫自己，便轉臉走過去，這時黃經理一瞧，便站起了身笑道，您大概是金小姐吧，好

多日子沒有見面，你比原先瘦的很多了，黃經理說完，又專身向吳大媽道，我以為是誰呢，原是金小姐，那麼這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啦，這時張大嫂和吳大媽，一看娜麗早就認識黃經理，心裏全都涼了半截，這是吳琳琳又從新換了一套旗袍出來，笑向黃經理道，那麼金小姐，既然和黃經理是老朋友，金小姐有什麼條件，就當面說清，也免日務鬧出差來，黃經理笑着瞧了吳琳琳一眼，便轉臉對娜麗道，我想金小姐，既然樂意幫我忙，一切都按最優等的待遇，娜麗也自謙遜了一回，但是吞吐之間，像有什麼話還未說完，此時張大嫂在傍，便向着吳大媽使了個眼色，便走到另一間屋，小聲的告述吳大媽，說娜麗想打算向黃經理借幾個錢，能成嗎，吳大媽便點了點頭，將走出來早見吳琳琳拿了一張支票，遞給了娜麗，黃經理起身告辭走去，吳大媽和張大嫂送出了門，回來便問娜麗道，黃經理給開多少錢的支票，未待娜麗答出話來，早有吳琳琳說道，開了五百元，說是入舞場再支給五百元，張大嫂便將支票要過去，看了半天才笑道，金大妹妹，姐姐我說的對不對，日後你得好，可別忘了姐姐我，便將支票從新交給娜麗，又向吳大媽道了謝，娜麗也自謝過吳大媽，便會同吳琳琳，一同去街，買衣料及皮鞋，娜麗忙了一天，大蓋應用的物件，也都齊備，又在街上，請吳琳琳和

張大嫂吃晚飯，又在飯館，用電話請了吳大媽，吃完飯，娜麗便同張大嫂、和吳豕母女分手，坐車回到娜麗的家，又和張大嫂說了半天話，張大嫂一看天晚，也就告辭回家不題，再說娜麗，把剩的錢，數一數，去了明天付三個月的房錢，尙餘剩二百幾拾元，便又僱了一個女僕陳媽，屋子裏也都重新收拾好了一翻不幾天，娜麗所買的東西，都已送到張大嫂也帮着忙了一氣，原是今天星期六，在各報上，早登出了娜麗的像片，因為娜麗和黃經理訂的是今晚登場伴舞，便自整理一番，從此便將娜麗二字，改稱娜娜，因為娜娜自幼在學生期間，就善於化裝，這次當然是輕車熟路，自己收拾完後，就叫張大嫂看有什麼不美的地方沒有，那張大嫂驟然一看娜娜，如同天仙一般，便眉開眼笑的說道，嚶呀！我的母親，大妹妹妳真是會打扮，妳看妳多好看，像畫切上大美人似的，這時陳媽進來說道，小姐，有一位姓黃的找，張大嫂忙接道，大妹妹準是黃經理來接妳，我出去看看，你穿的單，出去看受了風，可不得了，張大嫂連忙走出去一瞧，果然是黃經理坐着汽車，張大嫂笑道，黃經理，請到屋裏坐一坐吧，見黃經理下了汽車便問道，金小姐都預備好了嗎，張大嫂急忙的應道，說都早收拾好了，這時黃一進屋門，就見娜娜真是臻首蛾眉，濃纖得禮，比起已往，還漂亮的加上幾

倍，黃經理當時是，謙恭的不得了，娜娜讓黃經理坐下，張大嫂前後的緊張羅，二人談了半天話，便一同坐汽車到吳淋淋家去，又會同着吳淋淋去吃西餐，吃完飯，天色已是十點多鐘，就到了舞場，幾個人一下汽車，就見新聞記者，竟張娜娜圍在中間，竟不放娜娜過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述苦衷 沒筵請客
改男裝 逃出樊籠

話說新聞記者，把娜娜圍在了中心，照了半天像，才被黃經理保護着進了舞廳，黃經理一瞧，舞客是滿坑滿谷，心中高興萬分，這時娜娜却從傍門走出，一陣掌聲如雷，娜娜便慢慢走到收音機的傍邊，歌了一曲西洋最出名的曲子，唱完便在掌聲的中間，就到了自己的坐位，娜娜將待坐下，早就有人叫他坐臺子，話不可重叙，娜娜在伐性舞場不到半月，在他個人的收入，不下八仟餘元，娜娜這一來，竟把個伐性舞場興盛的達到極點，自然黃經理每天必親到娜娜家裏，說東道西，還由舞場出款，請了三個西洋的歌舞名家，來指導着她，又給娜娜在外重賃了一所高大的樓房，這時娜娜的一切一切，都是由黃經理親手代辦，娜娜自是名聞舞國，有的富商大賈，海外華僑

，沒有一個不想把娜娜裝作自己的太太，可是娜娜自從受了劉紹庸的欺騙以後，再印萬惡社會這樣一接觸，就將人生觀看定，是無往而不是金錢的魔力，便決定的意志，是終身積財主義者，所以娜娜，便對於一般追求自己的人，冷眼看去，那有一個真是愛自己的人，因此一般追求者，都用盡千般的心思，無如娜娜都報以一笑而不受，於是便有人想暗算於他，可是娜娜在這幾個月的光景，不獨存款有五六萬，就是真珠鑽石也有許多，一天娜娜正同了張大嫂在一起閑談，張大嫂便問娜娜道，昨天晚晌與經理走後，妳出天買東西的時間，就有四五個生人來找妳，看他們也都穿着西服，就是沒有一個帶着順眼的，昨天黃經理不是對妳說，叫你暫時先到舞場去，因為當司令的手下人，時常去，恐怕吃他們的苦，因為這個，我方才想起，昨天那幾個小子，未必是好人，可是大妹妹妳究竟和常司令，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情呢，娜娜見問，不由的淚珠掉下來道，咳！張大嫂，你可知道，這作舞女，也就是變象的，拿着皮肉作生涯，如果不甘心去……，娜娜便長出了口氣，將身子懶洋洋的靠在了沙發上，用手帕拭着淚痕，張大嫂一聽娜娜的話音，也就猜個八九，便問道，你要是餓，我叫陳媽給你做點湯面來，娜娜道，不用做，回頭叫他打電話，要幾份西餐來，再打個電話，

請黃經理吳大媽同吳淋淋和幾個平常要好的姐妹們，以及張大哥，張大嫂一聽，還有自己的丈夫，心想自己的丈夫，和她也不過見了三次面，再說又是一個苦工人，也不會說什麼，假若來了，必定出醜，想到這裏，便對娜娜道，你大哥每天忙到黑，那有工夫，再說又有別的客人，太不方便，娜娜一聽，心裏早明白張大嫂的用意所在，便應道，好吧，明天我單獨備中國飯，請他吧，說着吩咐老媽，去羅天西餐館，要了十幾份西餐來，一會張大嫂打完電話，回來說全是馬上來，娜娜同張大嫂，和幾個老媽子，都忙着收拾，一會門鈴一響，聽外面有汽車停住的聲音，張大嫂先出去，娜娜也出去，一看是吳大媽同吳淋淋，還有張曼麗何小妹等，娜娜進了客廳，早有人端上茶來，衆人將坐定，早有人報說，黃經理到，衆人都起坐相讓，黃經理一看，全是熟人，大家說東道西的談着，來消磨飯前的光陰，一會羅天西餐館已將座擺好，大家順序坐定，娜娜便站起來，向大家說道，我今天預備的很草草，請大家原諒，並且我今天約大家來聚餐，在我的本心，是謝一謝大家平素待我的厚意，尤其黃經理，對於我們這般姐妹，可說比任何舞場的經理都好，此後最希望黃經理要用一種仁慈的心，盡量的來幫助我們這群可憐的女人，同時我還勸苦姐妹，我們雖是不幸生爲女兒身，

但是人類同是平等的，並沒有什麼貴賤的分別，我們雖然處身微賤，可是要努力作人，不慕虛榮，不羨高貴，守身如玉，相信我們全都能走到光明的途境裏，我現在，雖沒有離開上海，但是我厭惡這上海，我這又離開伐性的舞場，因為我是遭着強勢力的壓迫，今天請大家來聚餐，一則是我將若離開舞場生涯的人，二則我領謝張大嫂和吳大媽黃經理以及各姐妹的愛護我，來作一個小小的表示，衆人一聽，都暗暗的稱贊娜娜，却是一個巾幗英雄，不是平凡女人，便一齊鼓掌，大家都都馬上站起來，都舉起杯子向着娜娜作謝，娜娜也就舉起杯來，便一口飲乾，這時各樣小吃，全都上來，大家吃定的時候，已是十點多鐘，衆人各自告辭走去，室內祇剩張大嫂和黃經理，二人沒有走，娜娜便又問黃經理道，這幾天生意如何，那常司令手下的人，還去搗亂嗎，黃經理便答道，沒有辦法，他是有勢力的人，誰能把他怎樣，不過我想金小姐，莫要求人疏通疏通，恐怕金小姐，就打算不去作舞女，也恐怕有些不便，黃經理將說到這裏，那張大嫂才嘴道，我看大妹妹，妳還是求黃經理，找個和常司令相好的人說說吧，可別鬧出事來，娜娜聽完，便冷笑道，我是一個颯零過活的人，怕什麼，我不去作舞女，他又該怎樣我呢，黃經理一看娜娜，意志十分的堅決，也不敢勉強他，

因為娜娜個性是很強，再說黃經理是嘗着過娜娜的利害，心裏雖是不願意，可是臉上却顯出很替娜娜難過的样子來，三個人，談了半日，壁上的鐘，已是十一點多鐘，黃經理告辭走去，張大嫂一看娜娜，不奈煩，也想告辭回家，就攔住娜娜，從皮包內，取出十幾張百元的鈔票，遞給自己道，大姐，這是一仟塊錢，你收起來，留着日後買點東西，就算我留給你的紀念吧，張大嫂一看見這些錢，連忙的接過來笑道，金大妹妹，我化你不少錢啦，我也藉大妹妹的光，享了幾大福，我這一輩子，也報答不過你的恩來，娜娜道，大姐，日後還長着呢，大姐你趕快回家，把張大哥請來，我還有事相求呢，張大嫂便收起了錢，叫了一輛洋車，回家不題，且說娜娜，見張大嫂走後，將貴重的首飾裝好，然後又將存款的摺子攔起來，又數了兩千元現款，放在皮包內，這時張家夫婦都已來到，見了娜娜，娜娜便對他夫婦說道，張大哥，我不久打算去南京和江蘇，散散心，求大哥在工廠告幾天假，替我把我父母的靈，運送到鎮江城北，我同宗的叔父，金友義那裏，就成啦，又給寫了個詳細地名，回手從皮夾內，就拿出了兩千元鈔票，交給張大嫂的丈夫道，這一千足可以運我父母的靈，到在鎮江這一千元，就算大哥來回的路費吧，這一來，竟把張大嫂的丈夫，祇看着鈔票，發笑都說不出

什麼話來，還是張大嫂代着答應了，同時娜娜，又從新叫了點菜，算是請大哥吃便飯，並且還留他夫妻，今晚不必回家，幫自己打行李，收拾一切，夫妻倆高高興興的忙了半夜才睡了，娜娜自己又整齊了一會，便將前天買來的皮鞋和西服，拿出來試了試，都非常合式，在晨光熹微的時候，娜娜都穿帶好了，便一個人在客廳，來回的走來走去，皮鞋走在地板上，聲音是非常大，却把張大嫂從夢中驚醒，連忙過來一瞧，是一個男子，來回踱着，張大嫂一想，我也沒有見過這男子，想必是今天早起來的，便問道，您是我小姐的嗎，娜娜一聽是張大嫂，心裏就知自己的計劃成功了，便笑着道，你們小姐起床了嗎，張大嫂一聽說話的聲音，再仔細一辯，才笑了起來道，大妹子，你可真行，竟把我唬住了，大妹子，你這打算作什麼呀，娜娜笑着道，我是因為自己走路不方便，所以才改變了男子樣，你瞧像不像，張大嫂道，咳別說是生人，就是我和你常在一塊的人，都不認得，別人更不能認識你了，這時天早大亮，考媽子起來，一瞧娜娜，也都發迷糊，再一看所有的物件，都已收拾好了，便問道，小姐，這是怎麼啦，娜娜道，我去南京，大蓋不過十數日就回來，你們好好的看家，便又對張大嫂囑咐了好多話，娜娜又拿出二百元錢，交給張大嫂道，這足夠一個月的化費，便又告

述老媽子，買什麼可開張大嫂子要錢，囑咐了半日。一看表已是五點一刻，便叫了三輛汽車，自己坐一輛，其餘的由張家夫妻拿着東西分生着，娜娜又囑咐幾個女僕。今天有找我的，無論是誰，就說我到醫院去啦，不要說我出門，汽車走的飛快不一會就到了車站，自己去頭等售票處，買了票，起了郵便，回頭又叮嚀了張家夫婦一番，汽笛响時，車蠕蠕的動着，娜娜却流了幾點熱淚，汽笛響過，已是離了上海「頭等的包房，自然是很舒服，所以娜娜因一夜的疲乏，也就睡着，醒來時，已竟過了南京和浦口，踏上津浦的路線了，原來娜娜，這次離開上海，純是因了一天常司令在別墅衆客，也有娜娜等在內，常司令打算在娜娜身上討好，就叫各家的小姐陪着玩，然後請客都到齊，大家輪流推牌九，常司令玩了不到半個鐘頭，就贏了四萬多元，大家便都讓常司令作莊，這時常司令笑道，我是會押牌九，不會推牌九，便吩咐聽差的去請娜小姐，一會娜娜來到，也有和娜娜認識的，都打了個招呼，有的便道，常司令不會推，娜小姐來代理一下吧，可是常司令叫娜娜，也是這個意思，便向娜娜笑道，娜小姐，保來替我推羅，娜娜雖是不十分會，却也曉得是怎樣開門，便笑道，我可不會推，弄錯了，我不負責任，常司令笑着拿了一萬塊錢，往桌上一放，對娜娜說道，沒關係

，這是咱們贏來的，輸了就當沒有贏，娜娜含笑，將牌九擺好，大家都押上了錢，娜娜一翻，細看去，原是一張地牌，和一張人牌，常司令哈哈的笑道，快拿他們錢，常司令只顧樂，不防娜娜又接着開了門，於是大家你爭我奪的來押錢，常司令將要攔時，娜娜早將牌送了出去，常司令一計算，這次下的注，足有三萬多元，再用眼一瞧三家起的牌，一家起的是對金瓶那兩家也都是九點，自己一瞧，娜娜翻開第一張牌，是二四，大家再瞧娜娜翻開第二張時，一個個都楞了，常司令一見娜娜起的是皇五，便眉開眼笑的將錢收過來，笑問娜娜道，成啦，讓他們推吧，便數了數現鈔和支票，除了木錢一萬元外，尙數餘四萬五千元，常司令先給叫來的各舞女們，分了三千九，又給聽差的二千元，然後便又拿出了一萬元給娜娜，算是工夫錢，閑話休，照飯後衆客都已走去，娜娜也將待告辭。早有常司令留住說，陪一陪王參謀長的大大打八圈牌，娜娜自然情不可却，便又打了八圈牌，那幾位太太走後，祇剩了娜娜一個人，娜娜便也想起身告辭，看那常司令，回手便將門關上，笑嘻嘻的走過來道，娜小姐，我這別墅是非常清靜，比我在南京的家裏強的多，你今晚別回去，一則天晚，二則你陪我談一談，娜娜心知常司令的用意，便道，司令，明天我再來陪你，因為我今天疲乏的很

：那常司令怎能聽他這些，便扯住了乎，強拉進了一間很雅靜的屋內，娜娜的心中，又是着急，又是跳，就如同，到在法場的一般，自己鎮靜了半天，一腔已是來到了常司令的臥室自知難免，眼珠一轉，便生了一計，就含淚道，司令，我實在的不能……

：請你原諒我，常司令一瞧，娜娜哭啦，便攔過來道，你看這是什麼，便拿着給娜娜戴在手指上道，這是我送給你戴的手，娜娜偷着一瞧，看他給自已戴上一個鑽石戒指，假身的往不拿，常司令却用手攔着道，你今天住這，我先給你四萬元的保障金，從今後，你就住在這別墅，嫁我不嫁我，隨你便，決不干涉你，說完就把支票給娜娜塞在了皮包內，娜娜一看常司令，長了個人不愛狗不咬的樣子，紫紅面孔，高大身軀，娜娜怎能高興，但是一想也沒有什麼辦法，祇好半推半就諸位請想，娜娜雖非處女，而不過和劉紹唐有過幾次苟且的事情，怎能受的了，常司令那樣，粗風暴雨的摧殘，第二天的早晨，娜娜覺着四肢難過，自己的私處，也痛的要命，可是那常司令，獸慾未足，便又約求娜娜的後庭花，娜娜便不依從，兩個又纏了半天，雖說常司令的力氣大，可是桃源路狹，亦是無從下手，這時就聽自己屋內的電鈴響了起來，常司令就知道有事，因平常是沒人敢按他臥室的電鈴，馬上捨了娜娜，穿着睡衣，就出了臥室，

來到客廳，早有聽差侍候着，常司令一問聽差，才知有要事，在省府開會，便急回了臥室，一看娜娜也穿上了衣服，常司令本意是不叫娜娜回去，將符要說，而娜娜也看出常司令的意思，是不放自己走，所以便先對常司令道，司令您晚上能回來嗎，怕好夫跳舞，常司令一聽正和自己的意思，一邊穿衣服，一邊說道，你就在我這屋睡吧，娜娜搖了搖頭道，不方便，說着就問常司令，聽了一眼，常司令才會意，也笑着說道，不要緊，我叫聽差的給你上街買藥布，不然，你自己告述他們吧，說着便吻了娜娜一下，下道，小寶貝，你別想走啦，明後天咱就正式請一次客，你就是我的九太太啦，說着便走出門，早有聽差準備好了一切，又告述着聽差道，屋裏的九太太，叫你們買什麼，可快點，不準叫他走，聽差應了一聲是，行了個軍禮，常司令便自去省府不題，且說娜娜，一尋思若待常司令回來，不單走不了，而且還要強把自己娶作九太太，便趕緊將支票等物收拾好，連忙向外走，早有聽差行了個立正禮道，報告太太的話，司令有話，若太太買什麼，可吩咐一聲，娜娜一看情形，真是常司令要強娶自己，話裏還透着不叫走的意思，便順口答音的說道，好吧，你去上街，給我買點最好的藥布，再買一點水菓，便拿出了錢，交給了聽差的，聽差便目去了，這時娜娜便回屋中，就

寫了一封信，放在桌上，便又走出去，持一到大門，早有守門的衛兵問道：「您打算上街嗎？」娜娜一聽，便答道：「一會司令回來，就說我晚晌來說着就馬上坐了一輛車，先到銀行，把昨夜間帶來的支票，取出現款來，然後又到街上，買了男子的衣服，第二天就都持一切預備停當不題，再說常司令開完會，就回到別墅，早有守門兵丁，先報告說娜娜，已竟走啦，常司令自然是不高興的進了屋，一看辦公桌上有封信，打開一瞧，上面寫道：「我十分的對不住，因為我沒有等候你回來，可是你若原宥我，是因了那個地方不住的流血，衣服都染透了，我因為在你的臥室，是多不方便，所以我才回家，我的……一切，現在可就是被你佔有了，你還能不相信我嗎，下面一行小字，是你末來……」娜娜草草，常常司令進門，一娜娜走啦，便是滿肚子氣，一看信，到把氣消了，又裝了一肚子喜歡，這時被娜娜遣走買……布的聽差的，也回來，剛一進門，便知娜娜走啦，司令也回來啦，心裏早害怕來，便戰戰兢兢的，見了常司令，一看常司令，面上並不是不高興，行了禮，將娜娜買的東西，都放在了桌子上，常司令拿起了看一遍，心想……今晚必然是前來，便也就沒說什麼，常司令等了幾天，仍然是沒見娜娜前來，便吩咐手下人，到伐性舞場去找娜娜，也沒有找到，便又派副官們去伐性舞場

找黃經理，問娜娜的住址，黃經理早就瞧有點風不順，也祇得告述了娜娜住在什麼地方，幾個副官，便直接去找娜娜住的地方找去，娜娜因為那天正好出去，辦理一切事情，都叫張大嫂答覆走了，因此娜娜一想，上海是不能再住。便起了走的心，心一想要在上海，認識自己的人多，又恐被人看破，便改了男裝，決心到北京再說，閑話休題。

第八回

戀少峰百萬鍾情
進戲院強約飲宴

且說娜娜，在火車睡醒了一覺，一看車已竟過了浦口，這正是八月天氣，大地上已露出是秋季的色彩，娜娜不覺回溯已往的事情暗自掉着淚痕，一想世界上所談的道德仁義，無非欺人的話語而已，娜娜除去睡覺而外。便想起今後的途境，是究竟沉淪到什麼地步呢，想着想着，娜娜竟會自言自語的說道，對，我就這樣辦吧，娜娜就像有所省悟似的，又吃了些點心，便平心靜氣的睡了，次日清晨，車已竟來到北京前門車站，娜娜便下了車，北京飯店是全國知名的旅館。所以娜娜早就在上海打聽明白今天一到，就先住在北京飯店，住了幾天，就在東西左近，找了一所四合房子，雇人將

東西搬了去，就馬上換了女裝，然後才雇了一個女僕人住了一個多月，地理風俗，也都稍熟一點，因他常到仙宮去玩，便認識了瑪莉，不久也和經理認識，便在仙宮舞場，專担任唱歌和單人舞，因為娜娜在上海同西洋歌舞家，學了幾個月的工夫，又加上自己的心靈，真是舉一反三，將各種舞術，都已學會，所以在北京不到半個月，就紅起來，王樹芳能認識娜娜，却也是費盡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才認識，而且娜娜也覺着王樹芳，對於自己又能體貼，到覺得王樹芳，是自己一個無聊中的一個安慰者，不意之中，却又遇到一個痴情學子李少峰，所以娜娜竟把真的愛，不因為李少峯的環境不好，而改變愛情，在娜娜的心理想，闊財闊大軍閥和王孫公子哥，都沒有專一的愛情，故此娜娜，在北京住了半年，所有認識的人，是沒有知道他一準的住處，真實的姓名，就是有人問起他也都馬虎的答過去，這原是娜娜留心的地方，惟恐遭人暗算，可是現在竟把真愛給了李少峰，故此才將少峰讓到自己的家中，又和少峰訂了婚，所以才將已往的遭遇，半隱半顯的說了一遍，少峰聽娜娜說完，便安慰了半天，兩個人自然是你憐我，我嗔你，這時已是深夜，少峰便站起身瞧着自己的表道，妹妹，我明後天來，娜娜也道，天實不早，你快回去睡吧，後天白天，我是一準等你，你可不要爽約

，少峰隨着握了娜娜的手道，妹妹，你睡好，我走啦，娜娜親自送了出去，少峰和娜娜分手不表，再說楊總辦，自從一見娜娜的面，便就愛娜娜的舉止大方，談吐不凡，再加上和黃有機趙海如瑪莉從頤英吃完飯，回到北京飯店，又等黃有機和趙海如過足癮，幾個人到在仙宮娜場，觀光了一夜，自己回到旅館，已是深夜，早有毛四將被舖好，自己便脫了衣服，着了一件睡衣，穿了拖鞋，啣了一支呂宋烟，拿了一份報，翻開看時，却有娜娜的一幅半身像，印在上面，便仔仔細細的瞧了一回，心中一想，娜娜即然在上海住過，可是我前二年在上海的時候，我雖然不會跳舞，但是也常同朋友去各舞場逛去，爲何沒有聽說呢，心想明天問一問黃經理，因他是新從上海來的，準能知道一些，想到這裏，楊百萬不由自己一想，我都快到六十歲的人，她還能嫁我嗎，却又生出了一片失望的心理，便又放下了報，將抽的烟滅了，就躺在床上睡去，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這時毛四打來淨面水，自己漱洗完畢，便吃了點心，隨便又看了一會報，就見黃經理一個人走進來，代笑向自己說道，總辦起來的很早，百萬便問道，海如沒有來嗎，黃經理對楊百萬說，趙局長因爲局裏有事，他今天怕是沒有時間到這來，說完便坐在沙發，談了會子話，一瞧這時已是午後一點，楊總理吩咐毛四，

叫了些中國菜，二人且談且吃，楊百萬便又問起娜娜，是否從上海來到北京，黃有機稍想了一會笑道，在總辦從上海回到天津之時，我也就爲了紗廠事，曾到日本去一次，後來又到內地辦事，因爲在上海的時間短促，也未曾聽人說起她，不過黃局長，是因爲有瑪莉的介紹，我們才認識她，至於她，究竟是什麼地方人，現在的住處，我和趙局長也全不曉得，兩個人正談着，却見趙局長也來到，楊百萬站起來說道，海如，你吃過沒有，局裏有什麼事，說完便叫毛四，又重新添了菜，趙海如坐下便道，我尋思局子有什麼要緊事，原來是狗屁不值點事情，您二位談的怎這樣高興呢，黃有機笑着向趙海如說道，我們談論娜娜呢，我聽這事得勞你替楊總辦作一個大紅媒，趙海如便哈哈的笑道，總辦，這盃東瓜湯我渴啦，別說咱有錢，就是沒有錢，說要弄她，她還能出得去咱們的勢力範圍內嗎，總辦，您若是真樂意，我決能辦得到，楊百萬一聽心裏早樂意，面上反顯不出怎樣高興，便向趙局長道，咳，年歲差的很多，也沒有什麼意思，趙海如和黃有機一聽楊總辦的口氣，是真樂意了，趙海如未待吃完飯，就吩咐毛四去把自己開汽車的叫來，就告述馬上去西城接瑪莉來，汽車夫答應了一聲，便開了汽車去接瑪莉，這時三個人已竟吃完飯，漱完了口，毛四早把大烟盤子預備好，

趙海如和黃有機抽烟，楊總辦背着手來回的踱着，一會便又轉向趙海如道我幾天還得去上海，回頭再說吧，趙海如道，事不宜遲，趕快辦，不然就許被別人娶了去，此時瑪莉也來到，趙海如便首先站起來問道，瑪莉，我現在託妳一件事情，無論怎樣爲難，你也得給我辦，瑪莉剛將風衣脫掉，還未待自己說什麼話。就聽趙局長自己說了這許多話，心中却也不知是爲了什麼，便問道，您有什麼天大的事情，還用着求我們去辦，連說帶笑，又向楊百萬同黃有機點了點頭，楊百萬便帶笑讓道，請坐，請坐，瑪莉將要坐下，只見趙局長對自己使了個眼色，便走了出去，瑪莉一瞧趙局長，是有事瑪莉也隨着就走出去，到在外邊一間趙局長，趙局長便詳細的對瑪莉說明，楊百萬是怎好的愛上了娜娜，又告述楊百萬，家中都有什麼人，錢是如何的多，年紀稍老一點，可是脾氣柔和，假若娜娜真是嫁了他，不但進門就是正夫人，而且把家中的事情，都交給他一人管理，日後是享不盡的清福，趙局長說完，便瞧瑪莉，可是瑪莉一想，娜娜，性情雖溫柔，可是有些古怪脾氣，恐怕自己對娜娜說去，保不定碰一個大釘子再一想趙局長，對自己說的到也懇切，又不好意思，說不給他說這一番的話，便對趙局長說道，我可是能對他說，但是娜娜才和楊總辦見過幾次面，感情方面，一點沒有

恐她不準能願意吧，趙局長道這沒有什麼，明天楊總辦請你同娜娜吃晚飯，你同他到這裏來，咱再商議。瑪莉答應了一聲，說好吧，那麼我馬上回去，找一找她，你們今晚去仙宮不去仙宮呢，趙局長道，今天當然得去啦，兩個人說完，便回了屋瑪莉便披了風衣，告辭走啦，趙海如便源源本本詳細的對楊總辦重學說了一回，楊總辦心中却十分不樂意，但是又假意的說道，趙局長你不必扯這些事情啦。我打算三五天就走啦，趙海如笑道，不成，我却替你請了客，咱明天再談罷，說着拿起報來，一睜今天白天，是馬連良的借東風，便向楊百萬道，總辦。今天是馬連良的借東風，蕭長華的蔣幹，姜妙香起周瑜。黃有機把大烟槍放下，便站起來道，馬連良的借東風，唱的很好，總辦咱們一同聽去，聽完戲，咱們今天換換口味，吃一回餛飩周，趙局長便叫毛四，往開明戲院打電話，說趙局長訂一個廂，楊總辦一看壁上的鐘。說道，聽戲還早點，你們二位抽好了沒有，別瞞着戲，再犯了大烟癮，說着三人笑了一回，毛四回來說廂已訂好現在已快上本戲啦，三個人馬上乘汽車，來到開明戲院，早有茶房引三位上樓，坐在了上場門，第四廂內，一會開明戲院的經理，走過來又吩咐茶房，重新換一壺好茶，客氣了半天，才一步三鞠躬的走去，這時已是張君秋罵殿的尾聲，這齣

將完，休息十分鐘的牌子，立在臺上，黃有機因了胖，又加上內部太熱，便站起來，打算脫掉一件，不由的往下一看，却碰到一件奇怪的事情似的，便又着了急，紅了臉半天才說出了一個，你……。楊總辦和趙局長，一看黃經理，急的又犯起咕叭病，二人也不等他說完，便都站起身，往樓下池座看去，只見娜娜同着一個青年學生，坐在一起，趙海如一瞧是娜娜，便回頭叫了一個茶房來，告訴他去到樓下第幾排坐，第幾號，穿着藍色大褂的女子，就說我請她，茶房馬上答應了一聲是，便走下樓去，這時候鑼鼓聲又響了起來，借東風的第一場出場，看戲的人們，全都聚靜會神的，看着舞臺上的戲，娜娜同看李少峰，自然也是很鎮靜的去聽戲，只見茶房，左右前後的看了半天，便笑着，向娜娜道，你是娜娜小姐嗎，少峯便回過頭來，瞧着茶房，娜娜一見茶房，是找自己的，便應道，不錯，我是娜娜小姐，有什麼事情嗎，茶房便用手，向楊總辦他們那個包廂上，指着說道，趙局長在樓上說請您到那邊去一去，娜娜停了一停道，你回去對趙局長說，我一會就去，茶房應了一聲是，便回覆了趙局長，娜娜一看茶房去了，便自言自語的道，這些個人，都把我膩死了，少峰這時，也沒去看戲，却用眼往第四廂上看，只見在廂裏坐着三個人，一位是很瘦的面龐，着了一身

丈青西服，留着八字鬚，中間的一位，是滿面紅光，也留着小鬚，着了一身中國衣服，再瞧那位，長了個肥胖的身軀，在廂上指手劃腳的，向那兩位在說什麼似的，少峯心想除去中間的那一個人，其餘二人，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面，忽然間才想起來，那天自己與娜娜送信時，曾在仙宮舞場碰見過，少峯想到這裏，便向娜娜問這幾個人，都是誰，娜娜也就詳細的告訴了少峯，然後便對少峯道：「我去瞧一瞧，馬上就回來，說完便將皮包，交給了少峯，轉身走去，少峯也不去看戲，只是不住的用眼往第四廂上看去，原來李少峯，自從由娜娜的家裏走出，回到自己公廂，已是深夜，到在屋中稍坐了坐，便躺在床上，去回想，這一天的經過事情，自己一想，雖說娜娜，和自己訂了婚，可是家庭的經濟狀況，自己是知道辦不到，而自己已經沒來源，所靠着的舅父，現在也將要斷絕，一想本身，人將入大學一年級，離畢業的時期，還有三年，如果舅父從此不供給學費，馬上就得失學，自己愈想愈沒有好的辦法，最後的打算，只好寫稿子往各報館裏去投稿，也是一個沒辦法中的一個好辦法，少峯這一夜，翻來覆去的沒有睡好，到第二天，上完了課，吃完晚飯的時候，就接着他舅父給他來的一封信，少峯拆開一看，滿篇訓誨自己的話，還有告訴少峯，從今後是斷絕甥舅關係

的言辭，少峰瞧完，精神是喪沮的不得了，可是一想，只有走到投稿賣文的途境，一夜的光陰過去，少峰因和娜娜定了約會，便先到學校請了假，然後坐車到了娜娜家裏，和娜娜見面。就將舅父的信，拿出來給娜娜瞧了一遍，又將自己今後的打算，也就告訴娜娜，娜娜對少峰說道，哥哥，既然是爲我犧牲，我也甘心幫助你的一切，你能接受我的意思嗎？少峰一聽，娜娜，對自己是這樣誠懇，也就把將來的愁事，暫時忘掉了，娜娜和少峰吃完飯，又談了半天，便高興的對小峰說，今天是馬連良的借東風，如何的好，少峰見她那樣高興，也不好不去，故此二人才來到關明，不想却碰見趙局長他們，也來聽戲，向趙局長又叫茶房來請自己，所以娜娜一尋思，沒辦法，只好去樓上應酬應酬。娜娜將步到樓上，趙海如首先站起來笑向娜娜道，娜小姐，和誰一齊來的，娜娜笑道，和我表兄一同來的，趙海如又接着說，明天楊總辦在東興樓，請你吃飯，還有瑪莉也在內，這時楊總辦也帶笑，向娜娜道，今天瑪莉小姐，到那裏去，我已竟囑託她，去請你娜小姐，明天肯賞光嗎，趙海如便插嘴向楊百萬道，娜小姐，絕對不能叫總辦你釘釘子，娜娜微笑了一笑道，楊總辦原是遠來的客，我還沒盡地主之誼，怎好反叫總辦請客，這時黃有機便咕咕叭叭的說道，娜小姐，你不能客

氣，明天晚七點鐘，你同瑪莉一同去，黃有機連着急代咕叭，說了半天才完，三個人見了，也不由的都笑着，黃有機一護他們三個人是笑自己，便又說道，你們又是笑……，趙局長也未待他說完，便插嘴向娜娜道，你再考說不去的話，指不定把黃經理整出什麼樣子來，娜娜一見，實在的不能再推辭，便點了點頭道，咱們明天見吧，娜娜就轉回了池座，這時已是蔣幹盜書的一幕，少峰一見娜娜回來，也不便去問，只有來批評蕭長華能比別人好的地方，兩個人看到竊書的身段，又不斷的共同讚美蕭長華，真是已臻化境，實非普通伶人所能及的最後馬連良借東風的一大段二簧，更是一口同音的稱讚着，倆個人聽完了這一段，便未待散場，就走出了開明戲院，少峰打算在街上吃晚飯，娜娜便對少峰道，我已竟告述家給咱倆預備飯，又何苦在外邊吃呢，於是二人坐了車，一齊回到了娜娜家裏，吃完了飯，少峰便因為娜娜，今晚去仙宮舞場，便告辭回了公寓，

第九回

戲娜娜樹芳求婚
發隱情總長書簡

且說娜娜一看少峰走去，就換了衣裳去到舞場，及和瑪莉二人見了面，瑪莉就提

起楊總辦明天在東興樓請吃飯的事，娜娜聽說，便笑將今天在開明戲院，遇到他們的事情，對瑪莉稍說了一遍，瑪莉一聲未知，只用眼呆瞠着娜娜笑個不止，娜娜便用手扯住了瑪莉衣襟道，你笑什麼，瑪莉止住笑道，別鬧，沒有笑什麼，說着却又斜聽了娜娜一眼道，你近前點，我告述你便在娜娜的耳傍邊說道，楊總辦愛上你啦，說完就趕快跑進了經理室，娜娜隨後也追進去，二人都闖進了經理室，那想到那位經理，正合新進來的舞女亞鈴，正接着密吻呢於是兩個人又急轉身走出來，一齊都來到休息室，兩個人談論起經理已往的艷跡來對於女人是怎樣的發壞法又對於新來的舞女，是怎樣的苛苦法，二人談論了半日，這時已竟有人都跳了四五場，娜娜和瑪莉才出去，瑪莉自然是坐在伴舞的坐位，而娜娜的座位原是和樂隊在一起，自己另外有一個小圓桌，上面又放了些中西洋出名的歌譜，在他的座位傍邊就是一架闊大機，娜娜坐定便揀了一個西洋最出名的曲子，山闊大機放送出來的音聲，真是嘹亮清脆，令人欲醉，歌音將息，便贏得掌聲如雷，娜娜歌唱完畢後，四外一看，却瞧見趙局長黃經理和楊總辦都來了，而趙局長，又向自己打了招呼，娜娜便先走過去，此時見瑪莉也笑嘻嘻的走過來，娜娜便道，你們三位來的很早，趙海如向娜娜問道，娜小姐，爲什麼沒等散

戲就走啦，說着用手一指黃有機道，今天是黃爺打算請你吃線餅粥，因為令表兄的關係，所以我們覺得也有些不方便，故此沒有邀你去，但是又因為沒有你，是非常掃興，我們也就馬馬虎虎的胡亂吃了一頓，然後又到在楊總辦那裏喝點茶，抽點烟，就來啦，可好一進門，就聽見你正唱呢，這時楊總辦便插嘴說道，娜小姐唱的真好，娜娜用眼睛着楊百萬笑了一笑道，唱得有什麼好聽的，瑪莉在傍笑道，娜姐，別客氣啦，請您坐下講，娜娜撇了瑪莉一眼道，我有點坐膩啦，我喜歡站着，娜娜說完，便笑着坐下，這時樂聲又奏起來，瑪莉便問楊百萬會跳舞不會跳舞，楊百萬搖了搖頭道，不成沒跳過，還是你同局長跳吧，瑪莉便同了趙局長去跳舞，楊總辦和黃有機一壁吃着茶，一壁同娜娜閑談着，楊總辦用眼一瞧娜娜，長的是臻首蛾眉，香氣襲人，何況娜娜，又在自己傍邊坐着，不由高興起來，便吩咐茶房，拿了香檳酒來，楊百萬便拿起酒盃帶着笑，先讓了黃經理，又夫讓着娜娜，楊百萬讓完，便舉起盃，首先飲乾了一盃，黃有機也喝了一盃，娜娜剛舉起來酒盃，將飲到半杯的時候，却見王樹芳一個人走進來，正好坐在了對面的桌傍，却知道王樹芳，尙未識見自己，於是娜娜將酒飲完後站起了身道，楊總辦黃經理，您二位先喝着，我去去就來，回頭再陪您二位，說完

便走到王樹芳的桌傍，這時樂聲止住，燈也亮起來，王樹芳此時也看見娜娜是向自己坐的地方走來，便帶笑站起了身形，向娜娜點首作禮，見娜娜來到近前，便笑向娜娜說道，很多天沒有見面，你是怎樣好法，娜娜也笑着回答樹芳道：王先生，您現在也很好吧，樹芳道：很好，很好，接着便問娜娜道，我走時給您的那封信，但是我却不知少峰送來沒有，娜娜應道，李先生早道我送到啦，王先生您府上的事情，都辦完了嗎，樹芳道，事情不過是辦了個大概，還有沒完的許多，娜娜又問王樹芳，爲什麼不辦完要緊的事情，再來上學呢，娜娜說完一瞧樹芳却用眼，笑祇是眯眯的來瞞着自己，然後才見他說道，小娜姐，你要知道。我此次來北京不是爲求學，我是來和你……，樹芳說到此，便用眼看了左右一遍，才又繼續慢慢的說道，娜小姐，你肯……，說到此，便發着苦笑，同時用眼瞞着娜娜，娜娜一聽，便明白王樹芳的意思了，是要向自己求婚，便緊急帶笑的說道：王先生，您是住在那兒，明天我去拜訪你去，你有工夫嗎，王樹芳一聽，馬上應道，我住在中英飯店，二樓十六號，明天我是準在飯店候你，這時娜娜便對樹芳笑道：咱們明天見，我那邊還有幾個朋友，說完便轉身回到楊總辦的桌上，趙局長早瞧見了娜娜，和王樹芳談的很親近，馬上竟問瑪莉認識

不認識他，瑪莉早就知道娜娜是和王樹芳，很要好的朋友，便詳詳細細的告訴了趙局長，趙局長便用眼瞞了王樹芳一會，這時楊總辦和黃經理，一聽瑪莉說是娜娜的，要好朋友，便也打量了樹芳一番，這時娜娜已竟從王樹芳那邊，走回來趙局長便先向娜娜問王樹芳，是何爲人，他現在做什麼事情，娜娜也毫不隱瞞的說出來，娜娜說完，便見樹芳不斷的用眼來瞞自己，娜娜却也不去再瞞王樹芳，便同了趙局長這幾位，是比往常親近的多，而且在三個人的面前，賣弄着那種說不盡的柔媚和風騷，竟把個楊總辦趙局長和黃經理，高興到萬分，這幾個人就你一杯，我一杯的，也不知喝了多少酒，只見香檳和白蘭地的空瓶子，足有四五瓶子放在桌上，竟把娜娜喝的似醉而未醉的樣子，更加倍的顯出那種撫媚不支之態，真好似一幅美人春醉圖再瞞瑪莉，已是伏在桌上，大有不支之態，娜娜雖說喝的不少，自己却是清醒明白，知道自己並沒有醉並且還不住的去私窺着王樹芳的動作，只見王樹芳却皺着眉頭，叫茶房算了賬，氣忿忿的走去，時間已是一點多鐘了，趙局長便喚醒瑪莉，又向娜娜說道，今天喝的很多吧，現在瑪莉是醉啦，我拿汽車送你們回去吧，趙局長的意思，是打算借着送娜娜的機會，也好知道娜娜的住處，可是娜娜却婉言的謝絕了，便向他們告辭走回了休息室

，於是趙局長楊總辦和黃經理扶了瑪莉打算把他送回家去不表，再說王樹芳在跳舞場，一瞧娜娜那樣情景，心中更是氣之加氣，原來王樹芳自從北京，回到天津，一下火車，並沒有回家，一直的就同未婚妻吳志英和內弟吳志強，還有護送的聽差，一齊到了吳督辦的公館，吳太太一看姑爺姑娘兒子，一同回來，心中非常高興，便先吩咐劉伯西安排菜飯，這時樹芳的母親和妹妹，也都見着樹芳，樹芳便問他父親在什麼地方遇的事，現在兇手拿着沒有，只見他妹妹和母親哭的如同淚人一般，怎能說的明白，還是由吳太太詳細的說了一遍，於是樹芳才知道是父親，被舊部下的人所害，兇手現在已經全部拿獲，當局把他們，定了死刑。父親的靈柩也浮厝在廣元寺裏，因為家裏老太太和妹妹都不能辦，而且又恐再生出不幸的枝節來，並且因為，同族的友很多，恐怕應付不了，經吳太太這邊人研究的結果，先不發喪，待樹芳回來和吳督辦到津時再辦，若不然是恐怕本族的人來搗亂，樹芳聽吳太太說完，便也哭了半天，然後又問劉伯西，去到廣元寺祭奠了一番，到了第二天，吳督辦也由北京回來先將王樹芳同族的人們，一半用勢力壓迫着，一半用了金錢。也都把一切辦好，吳督辦便叫了王樹芳說道，本季先不用上學，暫時先在家裏補習，下半季再說，吳督辦又吩咐女兒吳志

英，也不用去北京上學，也在天津同樹芳在一起補習功課，吳志英早就猜着父親的心理，是恐怕王樹芳去北京讀書，再有外遇，故此也就退了學，過了幾天，王樹芳見諸般事情，也都就續，打算同母親搬回自己家去住，怎奈吳督辦已經將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却將樹芳的母親和妹妹，以及男女僕人，安排在他閑着的後樓，又給自己設備了一個書房，王樹芳也就明白了吳督辦的用意，只好住着，日後待有機會，再搬出去，過了幾天，王樹芳又想起了娜娜，可是沒法子去北京，尋思了一夜，才想出一個辦法來，便同自己母親說，打算去北京，把應用的書籍取回來，就便向學校要一個轉學證書，她母親同吳督辦一說，不想吳督辦却叫吳志英和他一同去北京，又告述他們到北京的時候住在劉總長家裏，樹芳沒法。也只好同志英一齊去到北京，樹芳一想我這次來北京，是爲了娜娜，現在和志英回到北京，如果真住在劉總長的公館裏，就沒有和娜娜幽會的機會了，左思右想的便想起了一條妙計，在車到北京車站的時候，樹芳便對志英道，志英，你住在劉總長那裏。到是方便些，可是我總有些不好意思，住在劉家，我還是往同學那裏住去，比較方便些，你聽怎樣呢？吳志英一想樹芳，說的也對，便問樹芳是準住在那地方，樹芳便告述志英說，自己住在尙賢公寓，李少峰那裏，

所以樹芳同志英分手以後，便先到尙賢公寓找李少峰。見李少峰沒有在公寓，便又到學校去找，想不到學校却遇見了快嘴劉秀，劉秀原是有名的快嘴，便提起了娜娜是怎樣在少峰的屋裏說笑，李少峰同娜娜兩個人，是怎樣的親熱，自己是怎樣誰見的，快嘴劉秀有枝添葉的說了一遍樹芳便暗恨李少峰，也就不去找他，便一氣的住在了中英飯店。自己雖說是生氣，可是還認爲娜娜對於自己，是有情的，決不能像劉秀所說的那樣，心內恨不得一時見着娜娜才滿意，樹芳好容易盼到晚間，便直接去到仙宮舞場找娜娜，樹芳到仙宮舞場之時，就和娜娜談了幾句話，却叫自己明天在飯店候着樹芳的心中，倒是很高興，及至一瞧娜娜同楊總辦喝酒的時候，見他流露出那種抓媚來迷人的態度來，自己又非常不痛快，便不高興的走回飯店，第二天的清晨，漱洗完畢，靜候娜娜前來，好和他聚會一下，然後就開門見山的向娜娜求婚，看娜娜倒是作如何的表示，樹芳自清晨一直等到了下午一點，還未曾見着娜娜的影子，又等了半天，祇聽見外面有人敲門，於是連忙理了理頭髮，又對鏡，照了照身上，才去開了門，樹芳以爲是娜娜，開門看時，原來是中英的飯店的茶房，拿了一封信，遞給了自己，樹芳接了信，回手關上門，折開信一看是娜娜寄來的，把信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竟把

樹芳氣的把信撕碎，擲在地板上面，開口罵道。下賤的東西，我作殺了你不……，這時樹芳精神上，受了打擊後，便躺在床上，不言也不語，一會茶房進來，見樹芳頭髮也亂了，兩個眼睛，直勾勾的，茶房一尋思，別是吃了什麼吧，馬上走過去，找來了經理，詳細告述了一遍，經理當時去到樹芳屋子裏，問明白樹芳此地的現處，馬上就與王樹芳的未婚妻吳志英打電話，吳志英便急急的來到中英飯店，茶房跟進屋去，一看樹芳的顏色蒼白，頭髮蓬亂，志英走到近前，問了一問，見樹芳靜默，看自己，就是發笑，並沒有說什麼，志英也是着急，不知樹芳是什麼病，一低頭，却聽見地板上有扯碎的信紙，便拾起來，對在一塊，見上面寫得是，王君雅鑒，蓋印絲羅口以，佳偶天成，娜本綠窗之女，君係烏元之客，何敢妄日攀附，以忝名門，謹以贈杯之意，祈歛尋玉之心，倘或緣結三生，當有繫足之遇，莫我爲懷，薄言致謝，下邊洛款，寫的是娜娜啓，吳志英讀完信，才知道樹芳，是爲了娜娜這封絕情信，精神受了打擊，趕緊收起了信，忙着給劉總長太太，打了電話，求劉太太派人勸解，電話打過去，不一會劉總長便派了一個副官，幫着自己將樹芳送到德國醫院，又連忙給大律師打了個長途電話，吳督辦馬上派副官劉伯四到北京，聽有姑名耶，志英返樹芳到醫院，一

問大夫，據說是受了很大刺激，一時恐難痊愈，就是治好，已後也得落個精神不健全人，志英聽了，心中十分難過，便回到劉總長公館。劉太太一問樹芳，得的什麼病，志英便一五一十的告述劉太太，這時劉總長也接着吳督辦的電話，原是託自己想法子，替他的姑老爺出這口氣，於是劉總長便親寫了一封信，交給副官，送到公安局，交趙局長副官答應了一聲是，便拿着信走出小表，再說娜娜，自仙宮回在家裏，將給樹芳寫完信，酒力也發散出來，便日吐了幾回，老媽子又給了許多鮮貨來解酒，足足鬧了一夜一直到天亮，才睡了一會，因為今天下午，還得去楊總辦那裏，應酬，便又休息了一會，就吃了點水果，不想老媽子推門進來，說道小姐，李先生來啦，娜娜便吩咐老媽子，快把李先生請進來，少峰進屋，一瞧娜娜的精神，非常倦怠，氣色也難看，便問道，妹奴你怎麼了，喝酒吧，娜娜先讓少峰坐下，揀了一個核子，遞給了少峰，然後帶笑問道，有什麼辦法，人家去喝酒，怎能不去陪着呢，他說完，便撩一撩頭髮，轉臉向少峰問道，你瞧見王先生沒有呢，他現下住在中英飯店，二樓十六號，昨晚還去仙宮舞場找我，我一睜王先生的意思，好像我答覆他一件什麼事情的樣子，少峰笑向娜娜道，我昨天去和同學看電影，回到公廨，才知王樹芳到公廨找我，我候了

他一夜，也未曾見他來，不想他竟住在了中英飯店，所以我來告訴你，不想你和他，到先見着，究竟樹芳約求你什麼事情呢？娜娜苦笑道，他雖未當時表明，但是我已知道他約求我，不過是，能不能和他訂婚，所以我對他，說今天去他那裏再談吧，於是他就回了飯店，我昨晚回來，就給他寫了一封信郵去，大概他早接着了，於是娜娜，便將信稿遞給了少峰，少峰接過去讀了一遍，然後便將信放下，對娜娜道，我想樹芳，接到你這封信，必然難過，日後若知道，你和我訂婚，我們兩個人，也準發生誤會，少峰說完，又和娜娜說了會話，便起身告辭道，我去到中央飯店，看一看樹芳去，娜娜道，你明天十二點鐘下課已後來，明天我告假休息一天於是少峰便和娜娜分手，一直去到中英飯店，一間茶房，才和樹芳是得了急病，已送到德國醫院，少峰一想什麼病得的竟這樣快法，打算去到德國醫院，瞧瞧樹芳去，再一想，和他家中的人，並不認識，尋思一會，便信步走到東安市場，便就到各書攤閑逛，可巧又遇着了同學王文義，約自己去打臺球，因為自己不會打臺球，祇好坐在一旁喝茶，見王文義就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招待，一壁打着球，一壁說東道西，少峰一瞧二人到是有趣，少峰正看他二人出神，再一臺頭，看在右面臺子上，也新到了幾個人來打球這打球的幾個

人，自己都認識，就用眼看那幾個人打球，那幾位客人，乃是楊百萬趙海如同瑪莉，因為昨天夜裏，在舞場瑪莉吃醉酒已後，趙局長便使用汽車，打算送瑪莉回家，不想一上汽車，瑪莉又吐了趙局長滿身，趙局長便就去送汽車夫，趕快先開到北京飯店，瑪莉醉的連眼都睜不開，心裏却也糊里糊塗，自己以為是到了家，便扶了趙局長，一直走到楊總辦的屋子，這時黃有機也是喝的多啦，起先到是不覺怎樣，最後經瑪莉在車裏吐，也惡心起來，到在屋裏，也吐了起來，於是楊總辦，馬上吩咐毛四，買了些水菓，連忙又把大烟盤子拿出來，先給瑪莉抽了一口，然後黃有機也抽了四五口，癩了一會，才覺酒力過去，可是瑪莉還是吐，趙局長此時一瞧瑪莉，長的桃腮杏眼又在沉醉的時期，更覺可愛，便先讓黃有機坐汽車回去，告述家裏不用等着，今天不回去住，馬上又開了一間屋子，將瑪莉扶過去，這時黃有機也走去，趙局長又和楊總辦談了半天風月場中事情，也就回到了自己開的房間，進屋一瞧瑪莉，睡的如同死人一般，趙局長關了門，然後又給瑪莉脫了衣裳，便睡在了一起，但是那位趙局長，本是登徒子之流，瑪莉雖醉着，那有空過桃源不問津的道理，及至瑪莉醒來，便也沒法，祇好再加一番溫柔，使趙局長滿意的不得了，怎奈一夜光陰，過去很快，二人醒時，是

已下午的時候，瑪莉和趙局長穿好衣服，全到在了楊總辦屋裏，趙局長一睜黃有機也來了，手裏還拿着一封信，遞給過來道，這是劉總長派人送到局子裏，聽說你沒在局裏，便就送到了你公館，說是有緊要事情。所以我才坐車，給你送來，趙局長拆開一瞧，不覺吃了一驚，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惡勢頻加迫弱女
夢斷巫山雙離京

話說趙局長，從黃有機手裏，接過信來，拆開瞧了一遍，才知是劉總長，託自己趕仙宮舞場的娜娜，出境事情，趙局長拿着信，眼珠轉了半天，便用眼睛看瑪莉，瑪莉便道，什麼事情，你瞧着我發怔，趙局長便將信遞與瑪莉道，你瞧瞧，就明白啦，瑪莉接過來，看了兩三遍，才曉得是劉總長託趙局長，趕走娜娜，瑪莉便拿着信，笑向趙局長說，你好意思趕他嗎？便又轉道向楊百萬道，楊總辦你得給娜娜說個情，不然那小姐就得出北京，楊百萬也不知是何緣故，便向趙局長問明白，幾個人却也不知娜娜，究竟怎把劉總長得罪了，大家一想，今天見着娜娜再說，瑪莉又叫趙局長的開車夫，到自已家告訴個信，就說和趙局長在一起，告訴家裏不必惦着，黃有機因為有事，

首先向楊百萬告辭說，今天吃晚飯不能到，楊百萬知道黃有機是真有事情，便也未加強留，黃有機走後，楊百萬吩咐毛四，要了些點心，三個人吃完，已是下午三點多鐘，這時趙局長開車夫，已竟送信回來，三人便商議去打臺球，打完球再到東興樓去，於是一壁打球，一壁談起劉總長，要趕娜娜由北京的事情來，所以少峰正在看他們打球，不防却聽他們談起關於娜娜的事來，於是少峰就傾耳細聽，這時王又義，却已耗了錢，少峰祇是聽了半截就出了球房，藉辭別了土文義，自己馬上坐車往娜娜家裏去，一向僕人，說娜娜已竟出去半天啦，意欲等一會，又不知娜娜究竟在什麼時候回來，一想我明天見着再說，便回了公寓，一夜老是替娜娜但心，也不知娜娜有什麼事情發生，到了第二天又去告了一天假，也未待到十二點，就去娜娜家裏探聽叫開了門，一問老媽子，才知娜娜因了昨晚回來哭了一夜，才睡了不一會，少峰叫老媽子，先不必去叫醒他，等他醒了再說，老媽子便給少峰倒了一杯茶，少峰就自己坐在廳裏，胡思亂想着，坐了客半天，覺得無聊的很，一鵬桌上有幾部書，隨手就翻開一本看去，乃是古詩源，少峰賺了幾首詩，便又換了一本魯迅著的拾零集，便翻開去看，却見書裏還挾着用水筆抄下來的，七言絕句一首，於是少峰拿起來一瞧，正是自己在北海

作的詩，再往下瞧，祇見上面寫道，此詩係李君少峰所作，今讀其詩而觀其人，雖然
 閱數載，未得見有若斯人之美者，苟天緣相假，償我平生之願矣，後邊寫道娜娜題、
 少華看完，才知娜娜，對自己的用心，已非一日，想到這裏，忽聽門一響，少峰連忙
 將書合上，重新放在原來舊地方，便站起身來，推開門一瞧，祇見裏院栽植的花草，
 真是紅紫繽紛，着實可愛，院中却是寂靜無聲，又帶上了門，知道自己聽錯，便又坐
 在了沙發上，用眼去瞧壁上的鐘，已竟快到午後一點，才聽見娜娜在屋裏和老媽子說
 話，却也未聽清楚說些什麼，一會老媽子進來，請自己到娜娜的臥屋裏去，少峰進了
 娜娜臥室，一瞧娜娜的兩隻眼都紅腫起來，面上也不像每天那樣的高興，又見娜娜穿
 了一件杏黃色的睡衣，下身却藏在綉花被裏，用手招着少峰，少峰便順床沿坐下，問
 道，妹妹，你覺得不合適嗎，娜娜見問，便不由的流下淚來道，咳，我現在不願意讓
 哥哥你知道，說着便握着少峰的手道，你真能永久愛我嗎，我雖是和哥哥訂了婚，但
 是……，少峰一瞧娜娜的淚，不住的往下掉，少峰便拿出了手帕，給她拭了淚道，妹
 妹，我要改變了愛你的心，我怎能得到好死，妹妹你的一切，我都能諒解你，你能相
 信我說的不是謊話嗎，這時娜娜便坐起來，用手撩着自己的頭髮，便吩咐老媽子上街

買菓，少峰見老媽子走去便問娜娜，爲什麼這樣難過，於是娜娜，才從首至尾的對少峰說了一遍，少峰一聽，也沒有甚麼好主意，祇是低着頭亂想，這時上街買菜的老媽子，已竟回來，娜娜便吩咐今天早歸開飯，還告訴他，把桌子放在廊下去吃，自己又胡亂整理了一回，便回少峰，一同坐在廊下，這時正是四月初的時候，天氣清和，惠風和暢，院中的花草，又很多，着實盛茂鮮明，透出了惹人欲醉的樣子，何況還有粉蝶飛舞，益增春光明媚的景象，倆個人靜坐了片刻，娜娜用眼一瞧少峰，見少峰緊鎖雙眉，祇是老着院中的花草，娜娜便問少峰道，你瞧我栽的幾棵花，到是不怎樣出奇，奈牠竟會生長在這大好的春光裏，就是平常的人見了，也要生出來護花之意了，無奈一到秋冬兩季，能够種菊尋梅的人，恐怕是，只有陶淵明和孟浩然二人能做到的吧，娜娜說完，便瞧着少峰的面龐，露佈出脈脈含情的樣子，少峰却是聰明絕頂的青年，聽了娜娜的這遍話，知道她是矢不空發，正是對自己射來，少峰相笑了一笑道，妹妹，我想古往今來，也未必就是那二位，不過俗卉凡草，祇能供世人遣興玩賞，以作遊觀之樂，碩人雅士見了，不但沒人愛牠憐牠，而反憎惡牠妖艷都麗罷了，至若愛菊惜梅之士，也未嘗不生於今之世，不過愛惜人的名字不彰耳，少峰說完，便也用

眼來看娜娜，於是倆個人，互相呈露出喜笑的容顏來，此時女僕已把做好的各種菜端上來，娜娜又從臥房取出了半瓶白蘭地酒，給少峰斟上，便下了石階，去搬院中擺的各種花，少峰忙着也走過去，同她把花擺起來，移到廊下，擺在二人吃飯桌的前邊，搬了十幾盆，才一同回去坐下，少峰一瞧娜娜的盃子，仍然空着，也給娜娜斟上了一杯，少峰笑道，妹妹，我可不能喝酒，但是今天，正是日暖花香，二難具備，我情願喝個眼花落井水衣服，說完便喝乾了一杯，娜娜笑道，你喝的過急，小心醉了，說完也喝乾了一杯二人相視一笑，娜娜便又給少峰斟了半杯，少峰知娜娜怕自己吃醉便向娜娜道妹妹，不要緊，我慢點喝，便也斟滿，於是二人，一壁賞玩花香，一壁藉酒傳情，直飲到金烏西墜，竟是薄暮的時候，倆個人情猶未已，娜娜便又由房取出了口琴遞與少峰道，你會吹不會吹，少峰在高中的時候，乃是一個有名的口琴大王，今天正愁自己沒把口琴帶來，一瞧娜娜送過來一支口琴，順手便接過來問道，妹妹，你唱一個，。於是娜娜斜依廊下的圓柱，少峰雙手捧了口琴，倆人瘋狂似的歌奏着，少峰原本沒有酒量，今天喝了許多酒，又一吹口琴，簷下的風一吹，酒力已竟發散出來，勉強支持了半天，覺心中一難受，便吐了出來，娜娜一看少峰醉啦，親自把少峰扶到

床上躺下，趕到少峯酒力醒過來的時候，已是夜裏一點多鐘，再看娜娜正收拾着零星的物件，却似出行的意思，便從床上起來，自己又怔了半天，知是醉在這裏，正尋思着白天的情景，自己恍惚的疑是做夢吧，這時娜娜便告訴王媽去睡覺，然後一瞏少峯坐了起來，好是痴人一般的呆瞧着，娜娜笑道，你睡醒了吧，我說你喝的太急，怎麼樣，醉的難過吧，說着遞給少峯一個蘋果，少峯雖然清醒過來，仍然覺得不好過，一看娜娜遞過來一個蘋果，用手接過來道，妹妹幾點啦，我得趕快回去，娜娜笑道，你瞞你，剛醒過來酒，到外面一着風又得吐，明天你就不用起啦，少峯道，那我住在……，娜娜便走過來，用手往床上一指道，你就住在這吧，少峯一聽不覺紅了臉，因為少峯長了二十一歲，從未嘗此風流美事，所以娜娜一說，少峯便覺難為情，這時娜娜又握住少峯的手，用一種嬌羞的態度，去問着少峯，你是不喜歡住在我這裏嗎，少峯此時已竟將從酒醉之中醒過來，不想又陶醉在愛的深淵裏，此時已是意馬心猿，捨他不住，便吻着娜娜的臉說道，妹妹，我……，決不走啦，娜娜道，我給你再舖一舖吧，少峯站起來，先自帶上了門，自己還是覺着頭暈，這時娜娜已將被舖好，讓少峯上了床，自己又重新又換了睡衣，兩個人便都躺下，少峯的心不禁的跳動起來，便向娜娜

道，妹妹，你把燈閉了，娜娜此時，再看少峰那種羞態可掬的樣兒，把娜娜的春心勾動，慾火頻燒，閉了燈光，用手摟住了少峰，真個是春生被底，說不盡千般風流萬種嬌態，二人雲雨之事已畢，竟把個李少峰疲倦的四肢發軟，這時天光已亮，兩個人起床漱洗完畢，少峰一看娜娜竟把蛾眉緊鎖，不是已往的歡悅，心中自是納悶，便問道，妹妹，你甚很乏嗎，爲什麼不高興呢，娜娜却也沒有說什麼話，少峰見他到抽屜內，拿出了一封信，將要遞過來，少峰剛想去接，祇見他又縮回手去道，哥哥，你能……，少峰一看，娜娜眼中含着熱淚，對自己接着說道，我這封信交給你，你可不要離開牠，必須完後，再把牠丟掉，並且哥哥你要知道，我是甘心願爲你犧牲一切的，說着就將信遞給少峰，少峰接過信來，放在了西服口袋裏面道，妹妹，你又爲什麼難過，娜娜此時已止住了淚，便又扯住少峰的手，破啼爲笑的談着少峰，竟把少峰弄的不知怎樣對娜娜才好，這時少峰一看，已覺快到九點，王媽已將早點擺好，娜娜便讓了少峰吃完早點，好去上課，而少峰已竟是有流連忘返的樣子，一聽娜娜說讓他吃完早點上課，以爲娜娜是還有應酬，不便對自己說明，於是吃完了點心，便和娜娜告辭，意欲走去，而娜娜却又有難捨難離的態度，少峰便握着娜娜的手道，妹妹，我後

天星期日，我必定早起來，娜娜道，我給你的信，可別弄丟了，但是我約求你星期日的早晨，拆開看我方才給你的那封信，你能聽我的話嗎，娜娜知緊緊的在握着少峰的手，左右的擺動着，在他們分別的時候，又接了一次長時間的吻，少峰才走回公寓，叫茶房開了門，一瞧棹上有封信，拿起來一看，是家中來的，拆開看了一遍，原面上寫道：字示少峰兒知悉，昨接汝舅父來函，言汝在京不務學業之進展，交接娼妓，揮霍無度，汝舅父已不負日後之學費等項化消，則家中豈有餘力，供汝揮霍，見字急速返家，隨信寄去大洋拾元，以資路費，如不歸家，汝在外自謀生計可也，後面落款是父示二字，少峰看完，便自扯碎，一思想果不出所略，真是舅父告述了家中，少峰已是那極的人，便也顧不得計算將來事情，便睡在了床上，第二天早晨，醒來祇覺着自己身體不合適，便也不去告假，就躺在床上，左右的想着，到了開飯時間，茶房端來飯，少峰稍吃點，就叫拿下去，少峰便又睡了一夜，在次日清晨，很早很早的就醒了，這時身體也覺着好一點，一看壁上的鐘，才七點，從床上起來，叫茶房打了淨面水，自己漱洗完畢，茶房便送進了一份報，少峰一瞧，才知今天已是星期日，於是少峰猛然想起了一件心事，馬上從口袋裏取出了娜娜的信，即刻拆開一閱，裏面不單獨是信

，還有五千元支票一張，少峰看了半天支票，馬上又去辭信，少峰不隱便罷，一聽完信，精神上立時顯出頹喪的樣子，一頭就倒在床上，就自言自語的道，呀，怎辦呢，豈有此理，說完便僱了一輛快的洋車，拉自己到娜娜家裏，將待敲門時，見門却開了，一聽由裏面走出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少峰一看，不是娜娜用的王媽，見那老太婆，瞪了自己一眼，便問道，你找誰呀，少峰便對老太婆說，是我娜娜小姐的，見那老太婆將頭搖着道，他們前天晚晌，已竟搬走啦，少峰問是搬到什麼地方，再瞧那老太婆，轉身回去，用手關着門說，不知道，你往別處打聽去吧，少峰呆了半天，才又轉回了公廨，將自己的書籍，都裝在柳條包裹，又給學校，寫了一封退學信，又去到世界日報社，登了一段啓事，第二天的早晨，先到銀行將五仟元的支票，兌了現鈔，少峰想諸事都預備好了，便在融和的晨光裏，就和流連數載的古城，慢慢的分別，而踏上了遙遙的征途不題，再說娜娜，自和李少峰在一個甜密中分開，一縷遊情，綿綿無盡，但是爲環境所迫，一想也祇好走這條道路，日後的成功或失敗，自有隨着命運而定吧，想到這裏娜娜不覺又掉了幾點熱淚一直隨着少峰的影子沒了才抽身回到屋便吩咐王娜，和自己收拾一切東西，然後又把房東找來，退了房子，便叫了三輛汽

車，一輛是自己坐，那兩輛是載着自己的傢俱等項，娜娜臨上車的期間，隨手又拿出了五拾元錢賞給了王媽，便告述汽車，開到西城鮑子街，風掣電馳，不一會就到了西城，娜娜下了汽車，一按電鈴，裏面早有人出來，雖見是娜娜，便轉臉向後喊道，娜小姐來啦。這時就聽院子裏，便有人應道，娜娜姐，快請進來吧，都在這呢，娜娜一瞧，瑪莉接自己出來，然後又往裏一瞧，見趙局長黃經理和楊百萬，都向自己笑問道，你都用車拉來了嗎，娜娜也笑着應道，都已拉了來啦，便又轉臉向瑪莉道，妹妹這又該麻煩你啦，瑪莉笑說道，得啦，楊太太，爲麼這樣客氣呢，衆人聽了瑪莉向娜那一叫楊太太、大家具都笑起來，而娜娜却是臉一紅，便用手去抓瑪莉，瑪莉腿快，說完就跑出門外，娜娜才用手指着瑪莉道，咱一會完了事兒，這時瑪莉的母親在傍，笑着指瑪莉道，你瞧你，還是脫不掉那小孩子的體性，說完轉臉又向娜娜道，娜小姐，你坐着替我倍客，我到外面看着點東西，免得失落了，閑言少叙，不到一會的工夫，都已按置就緒，娜娜便住在屋裏的屋裏，瑪莉的母親，張羅着叫了一掉上等的酒飯，大家吃喝完畢，趙局長和黃經理二人，又抽了會大烟，由趙局長提議，讓娜娜和瑪莉集股，黃經理楊百萬四家坐下，又又了十六圈麻雀牌，娜娜和瑪莉每人分着打了

八圈完了一算是三家輸，就是其股的一家贏，又坐了一會，方才散去，娜娜自搬到瑪莉家住，每天在家買十幾份報紙，左看右看，一天永是報不離手的看，一天晚晌，瑪莉由舞場很早就回了家來，娜娜便問他爲什麼回來的怎半，瑪莉帶笑道，我給你報喜信來啦楊總辦大概明後大，就來回你回天津，因爲公館裏都收拾好啦說着便扯了娜娜的手道，姐姐，你今後は享福啦，說完，便由轎上顯出了無限的羨慕，娜娜勸了一回，二人就早早的睡下，娜娜是心懷有事，一熟二三天就要同楊總辦去天津，難道少峰和我的秘約，是他忘了，還是他未肯辦呢，他究竟離開北京沒有呢，娜娜苦思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便叫人買了報來，娜娜一看世界日報的廣告欄裏，發現了李少峰的啓事，祇見上面寫道，金容妹妹鑒，見此去滬上，當必安心課讀，方不負賢妹之囑，信中之事，兄決遵辦，望妹善自珍攝，是盼，下面題着少峰李啓，娜娜看完，方才將心放下，趁着瑪莉還睡在夢中，便披了風衣，到外面給少峰往學校裏打了個電話，一問方確定李少峰是真離開了北京，這才轉身回來，一看瑪莉也起來梳洗，這時閻媽便向娜娜道，我們小姐才還問您往哪去啦，娜娜胡亂的答復了，便也從新的整理一番，話說二人，忙着梳洗完畢，就聽外面有汽停車住的聲音，瑪莉的母親，走出去開了門

見是趙局長，便笑着讓進了屋，瑪莉和娜娜，正都在屋收拾，一聽趙局長來啦，便忙着讓趙局長坐下，趙局長便告述了瑪莉，今天也收拾收拾，送娜娜一同去天津，瑪莉一聽，高興與分，又問趙局長，說，在什麼時候走趙局長說，今天午後兩點鐘車走，黃經理也一齊回去，你們趕快收拾，一會汽車來接你們，說完便出門，乘了汽車走去，瑪莉和娜娜，一會都整理停當，汽車到來，二人一齊上了車，先到了北京飯店，一看黃經理趙局長，還有不認識的幾位客人，那楊總辦滿面春風的招待客人，一看她們倆來，大家都站起來，趙局長，全都給瑪莉和娜娜，介紹了一番，大家便說時間快到了，便分乘汽車到站上，早有人引到了頭等包房，談了片刻，送行的人，都隨着趙局長下了車，楊總辦站在車門，向趙局長問道，你後天必一定到天津去，黃有機也在傍，結結巴巴的說道，大紅媒不到……，還未待黃有機說完，半截話，車已竟蠕蠕的動着，娜娜和瑪莉，也向送行的人們打了招呼，再聽汽笛一聲響時，却是三津的車站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海如施計成怨偶
百年一箭射雙鵝

閱者諸君，看到此處，未免着生出疑竇來，指問作者說，娜娜既然和李少峰訂婚

，爲什麼又和楊百萬結起婚來，而李少峰又爲什麼跑去上海呢，這些事情不是作者故意弄玄虛，實在是山王樹芳一人身上造出來的結果，因爲王樹芳的老泰山吳晉辦，心疼姑爺，怨恨娜娜，所已才託劉總長用勢力把娜娜趕走，劉總長便給趙局長寫了一封半公半私的信，趙局長接着了信，正好在楊總辦請娜娜吃東興樓的那一天，所以在娜娜未到東興樓的時期，趙局長便私問楊總辦，對於娜娜是真樂意要，不真樂意要，楊總辦諄思了半天，才說道，恐怕是不好辦吧，趙局長一聽楊總辦真樂了意，便笑道，總辦，我今天晚半晌讓你聽喜信，說完便又將瑪莉叫到另一間屋子裏，趙局長又故談的對瑪莉說，是，自己對於娜娜到想辦法，無奈劉總長不依等語，瑪莉一聽，便央求趙局長，還得給娜娜想辦法，趙局長稍停了，一停道，眼前却是一個絕好的辦法，就是娜娜嫁給了楊總辦，一切的問題，都能解決，瑪莉聽了便笑道，待一會娜娜來時，我問一問他，我想他現任還在夢中呢，二人說完，又回到了屋裏，瑪莉便纏綿白萬咪咪的笑個不止，這時娜娜也來到，進屋和趙局長楊總辦都點頭作禮，早有茶房換過了大衣，娜娜一瞧沒有黃經理，於是就向趙局長問道，黃經理還未有來，楊總辦便告訴娜娜說，黃經理了天有事，是不準能來，這時外面茶房說道，請五號趙局長說話

，趙局長便站起身來道，想必黃經理來電話，楊總辦便道，要是黃經理，你請他馬上來，茶房此時也進屋笑向趙局長道，劉總長公館來的電話，趙局長忙着去接電話，瑪莉便向楊總辦道，總辦您先坐一坐，我和娜小姐說幾句話，便扯了娜娜走出五號門，兩個人就聽趙局長，正在答覆來電話的那邊人道總長，我今天接到了您的信，馬上就派人訪問他的什麼處，因為沒有人知道，竟究娜娜是住在那裏，現在祇好通知仙宮舞場我馬上派人去仙宮舞場逮捕他好啦，娜娜是不知什麼事，可是瑪莉知道他電話的來頭這時趙局長回來，一腔瑪莉和娜娜都站在門口，便問他二人道，你們二位請過來，說着便進到屋，就對娜娜道，娜小姐請坐，說着便取出了一封信，遞了過來，娜娜用手接了信，笑向趙局長道，什麼事情，還寫信呢，趙局長笑了一笑道，你瞧瞧就知道什麼事情了，娜娜便拿出信來，仔細的瞧了一遍，面色立時露出了不自在的顏色，呆立如木偶，兩眼直勾勾的瞧着信，發怔，瑪莉一瞥娜娜神色不對，趕緊走到娜娜身旁，用手扶了娜娜道，娜姐姐，不要緊，趙局長已竟替你想好法子，娜姐姐不要害怕，趙局長也走過來，向娜娜道，關於給你想的辦法，我已竟都向瑪莉說明白了，能成不能成，你告訴瑪莉吧，便又轉臉向瑪莉道，你對娜小姐說吧，我去商量楊總辦，他還

未必然準能樂意呢，說完便帶笑走出去，進到了五號，一睜黃有機也來啦，於是黃有機便向趙局長道，劉總長給你往公館打電話，我告訴說你在這裏，劉總長的電話，你接着了沒有，趙局長便點了點頭道，接着了，還是爲趕娜娜的事情，這時楊總辦便問道，劉總長爲什麼這樣的，和娜娜過不去，趙局長說，並非是劉總長和他過不去，原是爲他朋友吳督辦的姑爺，因爲吳督辦的姑老爺，曾向娜娜求婚，娜娜寫作拒絕了，因此便得了神經病，故此才託劉總長把她趕出北京去，不過是想出這口氣而已，並沒有多大關係，可是他怎一來，楊總辦你的事就好辦了，三個人一壁喝茶，一壁談着不題，且說娜娜，一說趙局長走去，自己沉靜了一會，便問了瑪莉，趙局長替我想了什麼辦法，瑪莉見娜娜顏色稍微鎮靜了些，便將趙局長所告述自己的話，全都說出來，又向娜娜道，姐姐，你不這樣辦，除非是去外國，若不然他們勢力大，還能跑出他們這群惡鬼圈嗎，瑪莉說完，便用眼睜睜門外，娜娜這時用牙咬着下嘴唇，淚在眼圈裏含着，前思後想，足有十幾分鐘的工夫，才問瑪莉道，你去陪他們吃飯，我再仔細的想想，說完便靠在了沙發，一想回上海吧，又怕常司令，思想和少峰共同逃往外國能，而手中祇有幾萬元錢，還不够二三年消耗的，想來想去，才想了一條光明的途徑來

這時趙局長又同瑪莉進來，笑嘻嘻的說道，娜小姐，楊總辦是應了，並且還答應給你三萬元，作爲婚姻保證金，瑪莉這時一看娜娜的樣子，就知道樂意了，便拍手笑道，娜姐姐，別拿我們不值錢的腿，來回溜噉，過去一把扯了娜娜道，走吧，今天先吃你一杯喜酒，趙局長也知道娜娜是願意了，便向瑪莉道，先不要過去，等我回來再說，你先陪着坐坐，趙局長緊忙的告述了，楊總辦道，娜娜已是願意了，我看在今天就馬上和他訂婚，便告述黃有機道，你快去把我太太接來，再讓我太太接幾位女客來，黃有機去後，把個趙局長忙的滿頭是汗，又叫自己的聽差，上街買訂婚書，買衣料，不一會的工夫，黃有機回來，把瑪莉的母親也接來，瑪莉又邀了些平常要好的姐妹們，趙局長又去開娜娜家裏都有甚麼人，在那裏住，娜娜回答說，父母早就死去，就是自己住在北京，這時所邀請的人們，具都來到，因爲娜娜沒有主婚人，便由瑪莉的母親，暫作主婚人，一切的事情，都辦理完善，便實行訂婚典禮，已畢，大家都吃完飯，瑪莉便陪着娜娜去北京飯店，開了一間大房子，劉總辦也是高興的不得了，待客人走完，便同趙局長黃有機，還有趙局長的太太，一同到了北京飯店，先給娜娜開了五千元支票兩張，作爲娜娜的彩禮，趙太太給娜娜拿過去，娜娜祇留了一張，其餘

的那張，又給楊總辦拿回去，這一來竟把個楊總辦樂的不知對娜娜怎樣才好，大家又談了半天，娜娜便坐了趙局長的汽車，回到自己家，臨行的時候，對趙局長說，後天打算把房子退了，先搬到瑪莉家住，趙局長便要派人替娜娜辦理一切，娜娜便婉言謝絕，娜娜自己到在家中，稍自整理整理，便因為吃酒多一點，又因為明天還要和少峰見面，自己無精打彩的躺在床上，和計明天見着了少峰，該怎樣的辦，尋思了一夜，才決定了意志，是仍然照所想的主意去辦，所以在第二天，一見着少峰的面，倆個人高高興興的早玩了一夜，當少峰醉在床上的時候，便抽毫敷牘道，少峯哥哥雅鑒，妹非紅顏，何命渾之多薄，椿萱早棄，孑然失依，顧影相憐，每自憑弔，況以飢寒之軀，羞掩團扇之扇，正喜齊眉有待，不徒平地生波，妹雖具破籠之術，恐君遭池魚之殃，希君速避滬上，則洛浦之珠，還有日矣，內寄之款，已足敷裁縫膏之資，此後鴻音之傳，當假新聞之闖地，臨穎草草，不盡所懷，下面還有小字一行，寫得是妹，已改名為金蓉，希望在你離開北京的頭一天，請你在報上告訴妹吧，寫完信又把楊總辦所給的五千元支票，也裝在裏面，故此少峰在星期日早晨一拆開信，就知道娜娜是被迫離京，看完信，所以少峯，就馬上離開了北京，去到上海不題，話說娜娜，同着楊

總辦一齊到了天津車站，下車的時間，早有楊總辦的兩個兒子，和兒媳婦吳韻文，同了楊總辦的任天津朋友喬二爺丁五爺馬七爺等，到站歡迎。楊總辦便給黃經理介紹完畢，便吩咐吳韻文，陪着娜娜瑪息二人，先到六國飯店，又叫毛四也隨着去六國飯店侍候一切，自己和黃經理喬二爺等分乘汽車，回到家裏，大家都給楊總辦道喜，談了一會，大家問明白，是在後天舉行結婚禮，便都散去不題，且說楊總辦，吩咐老舅爺給黃經理收拾了一間臥室，又給預備了一套烟具，楊總辦陪着黃經理，說了回話，便走出來，把老舅爺叫到樓下客廳，告述都應當預備什麼，又問了問普通的事情，都辦好沒有，老舅爺便答道，自從接着總辦的電話，新房的佈置陳設等項，大少爺和少奶奶都已安置就緒。現在只剩喜車喜棚和大門口的彩子沒有訂，大蓋有明天一天的工夫，也都能辦完，楊總辦又告述老舅爺說，未辦完的事情，明天都辦好了，一切的事情，明後天不必問我，都向大少爺去辦，老舅爺答應了一聲，便走出去，隨着二少爺進來，先問了爸爸的好，然後就要去六國飯店看新人去，這時使女丫頭鳳美，端了一杯茶送到楊總辦的面前道，二爺打草料，我同他去六國飯店，這時二爺也說去一會就同我嫂子一齊回來，楊總辦便吩咐老舅爺，同着二爺少華，二爺少華，便跑到外邊叫了老

舅，一同去六國飯店看新人不題，楊總辦一着少華走去，老媽子都忙着收拾樓上的新房，客廳裏祇有鳳美一個人，侍候着自己，便向鳳美道，我今晚在樓上小客廳睡，叫老媽子都在樓下，你一個人在樓上，侍候着我，就成啦，鳳美板着脸說道，我也睡在樓下吧，說着便轉身走了出去，楊總辦也隨着到了樓上，一瞧小客廳，佈置得非常雅觀，這小客廳，原本通着臥室，臥室又通着浴室，楊總辦一一看了一遍，又看一看女僕的屋裏，和鳳美自己一個人住的小屋裏，二爺少華已同奶母搬到樓下屋子去住，雖是空着，也都收拾的潔淨非常，老媽子收拾完畢，鳳美告退老媽子們都下樓睡去，自己却仍然是還在樓上睡，便將被給楊總辦舖在了小客廳的床上，又到樓下取來茶給楊總辦倒上，此時大爺長華也回來，到樓上和父親說了半天話，少華和嫂子也進來，楊總辦一間吳韻文，知道娜娜和瑪莉，住在一屋，毛四仍然在六國飯店侍候着，家裏派去的老媽子，也留在那裏，楊總辦一瞧兩個兒子，一個媳婦，都在這裏，便說道，我此次本打算去到各地方散散心，不想一到北京，就遇見了趙局長他們，勸我續絃，可是在我心裏計算呢，已竟快到六十歲的人，恐怕日後給你們留麻煩，無奈他們私自，就給我作了主，也是奈於情面，沒辦法的事，日後他進來來呢，你們都好好的處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辦在樓下大客廳，也自招待賓朋，不一會酒筵擺好，大家晏罷，都已散去不題，且說楊總辦見衆親友，具都散盡，女客也就剩瑪莉，男客還有趙局長和黃經理，二人仍然抽着大烟，楊總辦便問趙局長是喜歡住在家里，是喜歡住在六國飯店裏呢，趙局長便笑向楊百萬道，一會我同瑪莉，一齊住在六國飯店，因爲你這也不方便，三個人談了半天，不覺就談就到瑪莉的身上，要具楊總辦和黃經理的主意，還是叫趙局長化幾萬塊錢，娶到家里去可是在趙局長，並不是不樂意把瑪莉弄到家里，因爲趙局長也是怕太太，並且家裏孫男弟女一大家子人，一但太太大發雌威，不免自己，感覺着面上難堪，今天趙局長一聽二人一說，又隨着楊總辦娜娜一結婚，由羨慕之中，便生出了一條計道，我打算在外面另立一個家庭，過幾年已後，再歸家裏，說完便向楊總辦道，我明天早車就回北京，你就給我找一個住宅，我回北京辦完公事，也好把瑪莉的母親接來，我到天津，也方便些，說完便完了瑪莉，一齊回到六國飯店，便告诉了瑪莉一遍，次日早晨，坐着早車就回了北京不題，且說楊總辦，見趙局長和瑪莉去後，因爲一天的勞乏，便也上樓，剛一進新房，見少奶奶同着少華也都在屋裏坐着，自己到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便搭訕着向少華問了幾句話，少奶奶一瞧情形，便向娜娜鞠了一

躬，才領着少爺下樓，楊百萬一看就剩鳳美了頭，仍然侍候着，便道，鳳美，你也去休息罷，鳳美一聽，就狠狠的瞪了楊百萬一眼，撇着嘴走了出去，楊百萬也就隨着關上了門，笑嘻嘻的瞧着娜娜道，你今天也乏了吧；這時娜娜正面向衣櫃上的鏡子，整理着鏡上的花，楊百萬隨着走過來便替娜娜往下擇，娜娜在鏡子裏一瞧楊百萬，雖說是五十多歲的人，今天一刮鬍子；一染匪髮，到像三十多歲的人，娜娜從鏡子裏瞧完，便回眸一笑道，你大蓋許是真乏了吧，我今天又不招待人，我怎會乏呢，說完便用眼瞟了百萬一下，這一來竟把個楊百萬，迷惑的莫辦東西，止不住就把他拖到床上，親手給娜娜脫去衣服，拿了睡衣，給娜娜披上後，就問他渴不渴，吃點心不吃，真是無微不至，娜娜一看楊百萬這種樣子，到覺過意不去，也笑向楊百萬道，總辦，你歇一歇，早點睡吧，楊百萬便也脫了衣服，真似飢虎逢食般的足足纏到晨雞報曉的時候，方才睡去，次日清晨，娜娜勉強支撐起來，略自休息了一下，這時已是春末夏初的時候，荷窗外一瞧，院中的楊柳碧綠，山石積翠，紛蝶穿花，黃鳥翱翔，娜娜正坐窗前，賞觀院中的景色，這時楊百萬也起了床，着一件青絨的睡衣，一扶娜娜的左肩，用手指了外邊的假山道，這有什麼可瞧的，過幾天再去野外溜一溜，說完便吻了娜娜的

臉，便在娜娜的耳傍，又說了幾句話，祇見娜娜，竟是將頭搖着，作出了不依從的樣子，再看百萬，一味的乞憐憐央求，娜娜用手半推着百萬道，你還沒有够，你看什麼時候啦，一會有人來，什麼樣子，百萬一時慾性勃勃，那聽許多，便強扯了娜娜，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十一回

錯躑情爲人作嫁
得靈耗同了殘生

話說楊百萬，扯了娜娜，然後將門帶好，回來便向娜娜求歡，娜娜沒法，祇得依從。畢百萬，楊百萬雖說五十多歲的人，但是愛色如命，娜娜也祇有勉強敷衍二人雲雨事了，百萬才算心滿意足，一會鳳美老和媽子，也都進來左右的侍候着，娜娜梳洗完畢，吃了早飯早有鳳美進來道，太太，大老爺二少爺同少奶奶來啦，娜娜道，讓他們進來，鳳美出去，大爺二爺少奶奶都進來，行完禮，娜娜笑道，你們都坐下吧，說着便轉身，拿出了荷包，從裏邊取出了二千塊錢的支票三張，分給大爺二爺兩張，又給了少奶奶一張，笑道，這是我點小意思，你們收起來吧，隨着便拉了少華的手，問現在都念什麼書，學校多少人，少華慢慢的答着娜娜，楊總辦坐在傍邊，心中樂的，都

說不出話來，長華夫婦謝了娜娜上樓不題，這時早有老舅爺，帶領全宅的男女僕人，進來拜見新太太，娜娜是每人賞給十塊錢，又對僕人訓了幾句話，衆人便也退出去，楊總辦在傍，見娜娜作事是有條不紊，心裏便想將家中的事情，馬上讓他一人掌管回頭一想，他將進門來，別聽他說的很好，未必能辦的了，一想過幾天再說吧，娜娜和少華說東道西，又給少華找出了一支德國最新式的自來水筆，親手給少華插在了西服小口袋裏，這時鳳美來過對百萬說道，樓下有客人候着呢，於是百萬便下樓，一看是瑪莉正同着黃有機說着話，百萬回口便吩咐老媽子，告訴太太，說趙太太來啦，娜娜一聽，也不知是那一個趙太太待下樓一瞧，是原是瑪莉便笑道，我以爲是那一個趙太太呢，瑪莉走過來，將要動手，一瞧兩個男女僕人，走來走去，便又坐下道，你們老爺太太拿我開心，我可要說你們啦，黃有機也插嘴道，總辦和娜……黃有機將說出一個娜字，便紅了臉，急的又結巴起來，蹙了半天京是，說，楊總辦和楊太太的話，說的對，於是大家，笑了一回，因爲已到開飯的時候，楊總辦夫婦，陪着瑪莉和黃經理在吃飯的時間，楊總辦就將趙局長向自己說的話，問瑪莉，瑪莉却已竟知道，瑪莉又求楊總辦給找一所房子，黃有機原本打算一兩天回上海，這一來也要等瑪莉和趙局

長結合已後再走，幾個人說笑着吃完飯，娜娜便約求瑪莉搬到家裏來住免得個人在飯店寂寞，楊總辦更是極力主張，瑪莉便告辭去到飯店，把東西取來，娜娜又派了一個老媽子，幫着去取，瑪莉走後，便有喬二爺和喬太太，馬七爺丁五爺，劉二爺都是帶了太太前來，楊總辦又預備了飯，在飯前女客們打牌，男客人打撲克，足鬧了一整天，才都吃完晚飯散去，瑪莉搬來，是住在了樓上，正和長華夫婦住對過，晚晌便在大爺長華屋裏，和少奶奶吳詔文，兩個人談的非常的親熱，大爺一見看瑪莉心裏就起了愛慕的意思，今見瑪莉又在對過住下，心裏早就起下非非之想，瑪莉住了一兩天，仍然未見趙局長來，又加少奶奶因為自己的父親害病沉重，也回了娘家，瑪莉便時常和黃有機兩個人談天，一天外邊大雨傾盆，霹靂交加，瑪莉一個人到覺害怕來，因為少奶奶不在家，自己又不好意思的麻煩老媽子，便披了睡衣，打算去到黃有機的屋裏，候雨小一點再睡，便在人們都熟睡的期間，一個人悄悄的推門進到黃經理的屋裏，黃有機向自沒有睡，正在那守了大烟燈看書呢，一見瑪莉穿着睡衣過來，便將書放下，走過來一把摟住瑪莉：結巴了半天，一個我字未說出口，就被瑪莉打了一個耳光，帶着氣道，我拿你當個好朋友，你這是做什麼呀，原來黃經理是個好色沒人愛的人，

他早就看着瑪莉和娜娜，長的惹人愛，就想在他二人身上占點便宜，瑪莉和娜娜都瞧着趙局長和楊總辦二人的面子，有時也不好意思，太給他難堪，現在一瞧，娜娜嫁了楊百萬，瑪莉不久也是趙局長的人，自己又因了大雨，就抽着大烟，再一尋思楊總辦和娜娜，此時的情景，便從提包內，找出了一本性史。正瞧着，不想瑪莉推門進來，再一瞧瑪莉，又穿了一件睡衣，心想瑪莉是來和自己幽會，何況黃經理的獸慾，却因了看性史，早就引動起來，所以才一把摟了瑪莉，不防却被瑪莉打了一個耳光，這一來，才知是弄錯啦這時瑪莉就要走，黃有機見事不妙，便給瑪莉跪下道，我對不住你啦，我也見小的朋友啦，說着就把大烟泡，拿起來吃了兩三個，瑪莉一瞧黃有機真是是吃了，又看他還要拿煙缸內，未燒熟的大煙，瑪莉一看黃有機真是耍玩命，一急便扯住了黃有機的手笑道，你這個人，真臉酸，一鬧就急啦，說着就聽門一響，二人都嚇了一跳，黃有機忙起來，把門關上，回身便瞧見瑪莉也拿起了自己方才看的性史，黃有機過來，還是仍然要和瑪莉求歡，瑪莉眼珠一轉，便扯過了黃有機的耳朵說道，不成，我正來月經，說着就躺在懷裏，和黃有機接了個長時間的吻，又囑咐黃有機說，這要讓趙局長知道，咱倆個的性命都難保，黃有機雖然是沒有得着實在，可是這一

來，也就把吃三個煙泡的代價，找了回來，瑪莉便拿了書，悄悄的和黃有機分手回來，聽外面的雨，是越下越大，便又想起了方才的事情，越是睡不着，便翻開性史，看了半天，到覺興味濃郁，是合目一想，更有說不出來的美感，瑪莉正瞧性史，看的非常出神，忽聽門一響，却走進來一個美男子，細一瞧是楊長華，穿着一身美麗的睡衣，瑪莉便笑道，大爺，還未睡嗎，長華便笑應道，我因為，聽您出去回來的，別是小姐害怕吧，韻文也回娘家，不然叫他來，陪一陪你，說着便坐在床上，拿起了瑪莉看的性史，這時瑪莉，已竟明白，方才和黃有機的事情，是被楊長華看見，再瞧自己看的性史，却在楊長華的手裏，瑪莉便一把扯過來笑道，這有什麼瞧的，楊長華一閱情形，早已竟趁住了氣便說道，你要害怕，我陪着你不好，瑪莉一看楊長華，那個長像歲數，那能忍心，把打黃有機的手，放在長華的臉蛋上，便尋思了半天，才半推半就的成全了一段風流，正是，窗外雨打芭蕉碎，帳裏鴛鴦情濃時，倆個人完了這一段風流事，便各自睡去不題，到了第二天楊總辦和娜娜，陪着黃有機和瑪莉倆個人說話的期間，毛四過來說給趙局長找的房子，已竟找好，瑪莉打算吃完飯，親去瞧瞧這時就見毛四神色慌張的進來，遞給了楊總辦一份號外，楊總辦一看，上面寫道，趙局長

迪如，今晨在北京車站被暴徒狙擊，身中六彈，當即身死，當時大家亂了一陣，楊總辦急吩咐，用長途電話向趙局長公館裏問一問，這時瑪莉知道母親，原是隨趙局長一同來天津，便仔仔細細的往下聽，只有兩個差受傷的事情，一直看到容訪再誌，才算完，瑪莉是惦念母親，便要馬上回北京，楊總辦就勸瑪莉，刻下不必北回京，待我派人去一趟，就打聽明白，然後回去也不晚，因為現在還指不定，是爲了什麼事，娜娜也勸了一回，惟有黃有機雖面帶憂愁，却心裏非常的高興，瑪莉也祇依從了楊百萬的話，去等候消息，這時早有喬二爺的請客帖送到，是請楊百萬夫婦和黃有機，還有瑪莉一份帖，瑪莉借辭謝了，見他們走後，自己坐在屋中，暗自掉淚，一想娜娜現在的樣子，自己將有出頭的日子，萬想不到竟發生這樣的不幸事情，瑪莉正在想着，祇見大爺長華走過來，兩個人却都覺着昨夜之事，如同做夢似的，不由的都紅了臉，長華又安臥了半天，才把今早派往北京去的聽差，叫過來細細的對瑪莉說了一遍，瑪莉一急，便吐了一口鮮血，昏在床上，大爺忙命人，給老爺打電話，又一面請大夫，大家忙了半日，楊總辦和娜娜同黃有機，吃了半截飯就趕快回來，看瑪莉，進門一看見瑪莉躺在床上而如死灰，閉了雙眼，却都嚇了一跳，要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話說楊

百萬大家一看瑪莉的狀態都是十分着急，忙問請大夫沒有，大爺說大夫一會就來，楊總辦已爲是地藉自殺呢，便問長華道，瑪莉小姐，到是爲了什麼事，大爺長華便把聽差由北京打聽來的消息，說學了一遍，原是趙局長自從由天津回到北京，當日就有告秘密的人，說有不安分的匪團，在西城某地方開會，於是趙局長就派人去逮捕，不想這一次竟捕了五十多名匪犯，趙局長問明，便下在了監獄裏，趙局長在第二天早晨，就接到了一封無名信，見上面寫道，趙局長你要和我們作對，可小心閣下的頭顱，趙局長看完，以爲是匪人的恐嚇信，也並沒有注意，趙局長仍然稍訊了訊，就行文交差很快的辦完，已後便接瑪莉的母親，一同去天津，帶了三個聽差，坐着汽車，一時間到了車站，便下了汽車，早有人接進了頭等候車室正同瑪莉的母親坐着吃茶，見對面也坐了一個西裝青年，兩手插在風衣口袋裏，一會的工夫，又從門外走進來四五個人，有的帶着口罩，有的戴了墨鏡，見像貌到似中國人，一聽說話，又都像外國人，趙局長一瞧這幾個人進來，就向着自己的聽差使個眼色，便有一個聽差，打算走出去還未待走到門口，就見有兩個人，拿出槍來，把聽差的舉起手來，趙局長已竟明白，是和所逮捕的匪人，是同黨，無奈也舉起了手，竟把瑪莉的母親，嚇的跪在地下磕頭

，就見和趙局長對面坐着的青年，從風衣口袋裏，取出了鎗，趙局長一瞧，心想不好，因自己雖不是行伍出身，却也學會了幾種拳術，待那青年離自己不到五六尺遠的時候，便起了個飛腳，意欲把來人的鎗踢飛，不想那青年早就看見趙局長拉架子，待趙局長將起飛腳的時節，那青年描準就是一鎗，趙局長是應聲而倒，兩個隨從，都還未待拿出鎗來，也全都受傷倒在地，瑪莉的母親，在傍一看，不由的喊了一聲，救！未待命字說出來，也飲彈而亡此時站外，早就聽見鎗聲，路警都提着鎗就回的亂跑，只見那青年匪首，一出門的時間，就是放了兩排鎗，軍警稍一遲疑，奪門闖到外面，早有汽車在站外候等，於是跳上了汽車，風製電馳的開走，其餘的匪人，有的被了傷，有的當場斃命，經司令部一審問，才知是前天在逃的匪人，原是爲報仇雪恨而出，這時趙局約的家屬，早僱了積，把趙局長的屍首抬回家去，其餘的兩個聽差，因爲受了傷，便抬到醫院療治，大家一瞧，還死了個老太婆，便買了一口薄棺，盛殮起來，暫停在車站不表，且說楊長華對楊總辦這樣一說，大家才嘆惜了一回，這時候請的醫生也來到，楊總辦等陪大夫到瑪莉屋裏，診查已後，據說是急性腦沖血，楊總辦一聽，趕緊用汽車將瑪莉送到醫院，隨後便和娜娜黃有機，一同去到醫院有瑪莉，進門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的樂心，演變到苦悶的境遇裏，人們都說林黛玉愛悲秋，那是黛玉愛悲秋，實在是秋季能引起人們的傷悲，二人正說話的期間，楊百萬從外繞灣回來，鳳美便向百萬作了個鬼臉道：「太太悲秋呢，老爺快去勸勸罷，說完便走了出去，娜娜心想這鳳美了頭，我並沒有待苛他，他竟常常的拿話來譏刺我，却是什麼意思呢，百萬聽了鳳美的話，便走到娜娜身傍，用手摩着娜娜的臉道：「你又爲什麼發下高興啊，娜娜便轉身站起來笑道：「你知聽鳳美說瞎話，我好端端的坐在這賞心，我悲的什麼秋，楊百萬一瞧娜娜的神色，却也不是發愁的樣子，便笑嘻嘻的扯了娜娜的手道：「我想你也沒有什麼可愁的事情，娜娜便過去把窗戶關好，回頭一看月份牌，怔怔說道：「噯噯，天是八月十四，明天就過節，我吃完飯，可得和少奶奶出去辦節去，便叫老媽子問一問二爺今天上課不上課，要學校今天沒有課，吃完飯上街去，連告述少奶奶一聲，老媽子答應一聲，去不多時，就回來說，二爺沒有工夫，少奶奶收拾着呢，百萬便拿出來一千塊錢笑着遞給娜娜道：「你回來給我稍點什麼東西，娜娜接過了錢，便掩口笑道：「我打算給你帶……，還未說出下半句，就笑的閉不上嘴，楊百萬知道下半句決沒有好話，便笑嘻嘻的站起身來，欲待去抓娜娜，這時鳳美推門進來道：「太太別樂啦，請你快開飯

吧，說完便讓娜娜先走出去，娜娜將待舉步下樓，就聽楊百萬在後面嗷了一聲，娜娜回頭一瞧，只見百萬用手摩着大腿根，照着鳳美就是一個耳光，鳳美便哭着跑到自己屋裏，娜娜一看楊百萬是眞急的樣子，嘴裏罵個不止，娜娜過來用手一扶，問道：「總辦，你爲什麼生這樣大氣，楊百萬恨着說道，鳳美這丫頭，眞可惡，差一點沒把我腿掩折了，娜娜勸着吃完了飯，楊百萬把氣也消了，待娜娜同少奶奶上街走後，自己便坐在屋子裏看畫報，就聽鳳美在自己屋裏，尙自哭的死去活來，原來是楊百萬打鳳夫，並不是眞罵叫門掩了大腿，乃是因爲在楊百萬將一出門的時候，不防被鳳美用手擰了一把，所以百萬才一急，便打了鳳夫一個耳光。鳳夫在屋裏哭，早知道太太是上街去了，爲的是叫百萬聽見，所以百萬一聽，鳳美尙自哭啼。自己一想，方才的事，到是怪自己性急，不應該打他，楊百萬這才走到鳳夫屋裏，一看鳳美頭髮蓬鬆，二目紅腫，鳳美一瞧楊百萬過來更是哭的加勁，楊百萬便帶上門笑道，鳳美，你別哭啦，過去就扯住鳳美的手，鳳美一見百萬扯住自己的手，不覺更是傷心，便抽抽搭搭的說道，你有了好太太，我是你們使喚丫頭，不是樂意怎樣，就怎樣嗎，我們作奴才的還敢……，鳳美話到此間更是嗚咽的哭個不止，此時竟把個楊總辦鬧的一點主義沒有，

便安慰他道，你要是在太太背後，不怕撞掉我的肉，我都不惱，楊百萬將說到這裏，就聽外面是娜娜喊老媽子聲音，百萬和鳳美都嚇了一跳，於是楊百萬趕緊用身子靠住了門，再聽聲音，是往這屋來的，心裏像小鹿般的跳動，用手就向鳳美搖了幾搖意思是恐怕鳳美答應，鳳美便點了點頭，這時又聽外面樓梯一陣響，隨着就聽娜娜道，老爺也來在樓上，你們都往那去啦，這時老媽子便答道，太太，您是不知，因為老爺平常愛清靜，除了鳳美在樓上侍候外，不許我們隨便上樓，再聽娜娜腳步聲音，是往臥室走去，一會門一響，楊百萬才將心放下一半，心想我莫如出去吧，便回身將要開門，却又聽娜娜開門正叫着鳳美，百萬一想不妙，馬上又用身子靠住了門，傾耳聽時，正好娜娜在問老媽子，問鳳美上哪去，又吩咐老媽子到鳳美的屋裏瞧瞧，這時就聽脚步聲直接走過來推門，百萬更是用力靠着門，外面老媽子沒推開，便向娜娜道，太太，鳳美的門鎖上啦，娜娜也走過來便問道，總辦往那去啦，沒有留話嗎，鳳美出去你們也沒有看見嗎，老媽子答道，太太，我是在樓下給二爺收拾屋子來着，陳媽許是能知道，娜娜便又叫來了陳媽問道，你們老爺出去了嗎，鳳美在樓下嗎，說完就用眼瞧着陳媽，祇見陳媽紅着臉，半天也未說出什麼話來，娜娜心裏馬上就覺着可疑，便

又追問一遍，才聽陳媽吞吞吐吐的答道，老爺大概是出去溜灣吧，鳳美或是因今早被老爺打了，也許睡在別的屋裏，娜娜眼珠一轉便道，你們兩個人去罷，娜娜見兩個老媽子走下樓去，便自言自語的道正好，他們不在屋裏，我洗一洗身上，說着就聽門一響，楊百萬在屋裏聽的明明白白，這才放下了心，稍停了一會，才開門出來，用眼一瞧，祇見娜娜却站在對面，楊百萬欲待縮回去，一想也不成啦，便紅着臉走過來笑道：你回來啦，娜娜却板着面孔冷笑道，你沒想到我回來的這樣快吧，說着便讓百萬進了屋，自己却推門進了鳳美的屋裏，鳳美一看見娜娜，便跪下哭道，太太，我下次不敢啦，娜娜站着將眉皺了幾皺便道，鳳美，你起來，我不難爲你，這都是總辦的錯處，鳳美磕了一個頭道，太太，下次我不敢啦，娜娜轉身回到屋裏，一看楊總辦，坐在沙發上低着頭，也不言語，娜娜便走過來笑道，你看你對一個使喚丫頭，打完就算完啦，還去和他生什麼氣，說着又把買來的東西拿出來，叫百萬看了一遍，又叫百萬猜價錢的多少，問顏色的好壞，這一來把楊百萬弄得却感覺娜娜能原諒自己，這時百萬的心理上，不知對娜娜怎樣的恭維才好，這時娜娜又出去將方才叫上來的兩個老媽子，又重新喚上來，吩咐道，假設有入來找總辦時，就說總辦今天不舒服，你們去問一問鳳

美，到是有什麼病，關門睡了一天，這兩個老媽子，一個是新來的，那一個陳媽却是七八年前的舊僕人，關於楊百萬和鳳美的事情，早都知道，今天娜娜同少奶奶上街回來，是因為汽車出了毛病，便坐了洋車回來，所以在娜娜進屋上樓的期間，這幾個老媽子正打着牌呢，一聽娜娜在樓上叫，才知太太已竟回來，趕到陳媽上樓，一聽娜娜問老爺和鳳美都往那去，陳媽心裏早就明白，可是那敢說明，祇得胡亂的回答，可是娜娜一看情形，再一想平常鳳美，對於自己的那種傲慢態度，就明白七八分，故此先叫兩個老媽子下樓，自己故意說洗澡，然後又將門關了一下，這是引楊百萬自己出來，不想楊百萬真就以爲，娜娜進屋洗澡，那想到竟會入了娜娜這種文明捉姦法的圈套裏，而娜娜都沒有發作什麼，現在還把兩個老媽子的疑團，借着說百萬有病，和鳳美不舒服的事，也都朦蓋過去，娜娜這一來，不單楊百萬心裏感激娜娜，是個賢德的夫人，就是鳳美心中也自己悔恨，原先不應該對娜娜說那樣的譏刺話，閑言少叙，且說娜娜吩咐兩個老媽子去後，又轉身回到屋中，見楊百萬也不像先前的顏色，正着自己買來的東西，一瞧娜娜進來，便放下了東西，說一會話，吃過晚飯，已後，娜娜把今天買的東西，分給了大家，到在第二天，正是中秋佳節，白天全家聽的戲，吃過晚

飯，便吩咐僕人，把桌椅搬到院子裏，百萬同娜娜夫婦坐定，又吩咐人把大少爺二少爺和少奶奶全都請出來，僕人早把各樣的鮮菓，擺在棹上，這時素月在天，桂影滿地，百萬一瞧眼前的境遇，不由的十分高興，這時娜娜一看百萬，滿面堆笑的坐着吃菓，便對百萬笑道，總辦，叫毛四找一個會拉胡琴的人，他們誰會唱，就唱一段，比這麼坐着，不是強的多嗎，少華一聽，便從椅子上跳下來道，爸爸，我哥哥會唱青衣，學程硯秋，學的非常像，我嫂子學馬連良，會唱甘露寺，百萬一笑道你去叫毛四找去吧，少華樂着就叫毛四去找拉胡琴的，便轉身回來，嘴裏不住的唱着二簧，娜娜忙道，少華，你嫂子是馬派，你哥哥是程派，你究竟是什麼派呢，百萬笑道，他是個自由派，說的大家笑了起來，這時毛四已竟把拉胡琴的帶進來，拉胡琴的定了一定絃，便笑道，那位爺唱呢，這時少華過來道，我唱段一馬離了兩涼界吧拉胡琴的便拉起倒板來，拉了半天，二爺却搖着手道，拉的不對，這時大家便都笑起來，百萬也笑道，這少華竟朦事，娜娜也笑道，真有意思，便告述少華道，你聽胡琴響你就唱吧，拉胡琴的重新又拉起倒板來，這位二爺，就怪聲怪調的唱了一段武家坡，竟把楊百萬和娜娜都樂的閉不上嘴，大爺和少奶奶也都笑出了聲，二爺唱完，大家連笑帶給他鼓掌，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好吧，接着又稍和長華談了幾句話，長華便告辭走去，娜娜當時就吩咐鳳美，給自己找出衣服來，收拾整齊，叫人把汽車開出去，到了喬二爺公館吃完晚飯，馬七爺又在中國大戲院訂了座，請娜娜聽戲不表，且說大爺長華，一看娜娜走接，少華下課回來，便吩咐侍候娜娜的張媽，帶領二爺去聽戲，二少爺，也胡亂的吃完晚飯，同張媽聽戲去，大爺長華一看樓上祇剩鳳美一個人，並且樓下的老媽子又不敢輕意上樓，便悄悄的走到樓上，進到鳳美屋子，一瞧鳳美正躺在床上，鳳美一看大爺過來，就從床上起來，用手撩着頭髮道，大爺，沒出去嗎，原是長韻早就愛上了鳳美，因為自從外國回來，母親死後，因了少奶奶常在家，永是得不着機會，今天一瞧家中就剩自己和鳳美，一想良機已至，不能再錯過去，而且又知道娜娜今晚去聽戲，自己把少華和張媽也都打發走，故此才上樓到鳳美屋子裏，鳳美也是早就有意於長華，今天大爺一進來，和鳳美說話的神氣，鳳美心中早就明白，但是故意的作出了忤怩不從的態度，竟把長華鬧的沒有主意，最後還是要給鳳美跪下，那鳳美才應允，兩個人從此是時常想機會，到在一起幽會，不題，且說二人雲雨事畢，長韻將穿好衣服，就聽樓梯响，二人不禁嚇了一跳，再細聽時，上樓的人，又停止了脚步，就聽少華在樓下喊着說道

，張媽你上樓去作什麼，下來和我把剛才買來的東西，打開瞧一瞧，合式不合式，就聽張媽嘮嘮叨叨的又走下樓去，大爺心才稍止了跳，鳳美就催着長華快走，長華便又悄悄的出了鳳美的屋子，將走到樓梯中間，一看侍候少奶奶的陳媽，由自己屋裏走出來，向自己說道，二爺將從街上回來，請你過去呢，長華便走到了少華的屋子，一瞧張媽正給少華穿靴子，少華抬頭看見大爺長華進來，便問道，大哥您往那去啦，您臨我買的靴子怎樣，長華笑道，很好，但是底子忒厚，恐怕穿上就邁不開步，張媽給少華穿完笑道，大爺給的看戲錢，二爺也沒有看戲，到街上就買了這些唱戲用的東西，還欠着舖子十幾塊錢呢，長華知道父親喜歡少華，自己也很愛弟弟的天真活潑，有時二爺想作什麼，都去問大爺，一問就成，假要被父親知道，自己說大哥也樂意，那楊百萬也就不說什麼，故次少華才把大爺長華給的看戲錢，買了唱戲行頭而外，還欠了舖子許多錢，打算回來和大爺要，大爺也未待少華說出口，便問張媽共欠了多少，然後就派人給舖子送了去，少華又自高興起來，便由張媽扶着慢慢的走了幾步，便叫張媽撒開手，自己走了幾步，不防一失神，就崢了腳腕，便痛的叫起來，長華剛想在自己屋裏休息一下就聽少華喊叫起來，便又到了少華的屋子，一見少華手搗腳蹀，正

自叫痛，一看張媽急的也出了汗，大爺便問怎麼着了，張媽說了一遍，這時鳳美陳媽和老舅爺全都聽見，進屋一瞧二爺，都嚇的不得了，這時老舅爺就罵聽差的，說你們都在這死站着什麼，快去給大夫打電話，趕緊再去車接大夫，衆人亂忙了一陣，一會大夫來了，先給少華打了止痛藥針，然後又給敷了藥，原不過是發了一下，因爲少華驕氣，所以才鬧的天昏地暗，大夫走後，大爺和老舅爺安慰少華睡好，這時娜娜才聽戲回來，一聽說二爺因爲穿戲靴子，把腳發了，娜娜也沒上樓，就先到少華屋，一看兩三個老媽子坐那裏侍候着，老媽子們一見太太進來，都站起身來就要說話，娜娜擺了擺手，就轉身走出，用眼往外一瞧，便站住身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晏重九 娜娜論婚
憎悍婦 百萬病篤

話說娜娜，剛轉身從二爺屋子走出，就瞧鳳美，也從大爺長華的屋裏，走出來，悄悄的往樓上走，娜娜一看鳳美的頭髮，又蓬亂着，不覺心中一動，心裏尋思這鳳美了頭的莫非和大爺也發生了關係嗎，便稍停了一停，待鳳美走上樓去，欲待也上樓，張媽便從背後走來道，太太，回來還沒吃點心吧，娜娜道，今晚不餓，說着便上了樓

，叫了鳳美一聲，鳳美答應着出來道，太太，將回來呀，說着給娜娜拿了外衣，一手開了門，娜娜進去，張媽和鳳美，都在左右侍候着，娜娜便又問了張媽一回關於二爺挫脚的事，張媽學說了一遍，娜娜才叫他睡了，然後又問鳳美道，你們大爺，沒在家嗎，鳳美道，我在樓上，還不知道大爺，在家沒有，娜娜一聽鳳美的話便決定了他和大爺，是有關係，便自作不知的，也吩咐他去睡，娜娜自己坐在床上，想了半天，才脫衣服睡了，到第二天，娜娜下樓一看，少華的脚也全好，又告述了少華，今天不必上課，休息一天，早飯已擺好，大家正吃飯，見毛四拿着皮包從外進來，少華一看，馬上由椅子上跳下來，往外連跑帶嚷的說道，爸爸回來啦，這時果然見楊百萬從外走進來，長華也迎出去。娜娜將走到門口，楊百萬已竟到了台階，面上帶笑道你們將吃早飯哪。一壁說着，一壁進了樓下的客廳，娜娜知道楊百萬將下火車，是沒有吃飯，又吩咐廚房，再做幾樣菜來，大家才連吃帶談着。娜娜便問起了此次去北京辦事情，事情辦了沒有，去到趙局長家裏去過沒有，楊百萬聽了，便告述娜娜說事情已竟辦完，因趙局長已死，也未去到他家裏，說着楊百萬用眼一瞧，桌上少了吳韻文，便問少奶奶爲什麼沒吃飯，娜娜便說道，韻文的娘家母親害病，前幾天就回去，昨天派人去

問吳老太太的病，據說快好了，少奶奶不幾天就能回來，大家一會吃完早飯，楊百萬就同娜娜上樓，鳳美過來倒完茶，夫妻二人，說笑了一回，把一天的光陰過去，到了第二天，馬七爺喬二爺知道百萬回來，都來瞧瞧，娜娜便又吩咐聽差的去請三位喬太太和馬七爺的兩個太太，連請了五爺和丁太太到這吃晚飯，一會聽差的回來說喬太太，因為不舒服，謝了，別位馬上就到，娜娜鋪排就緒，才回到客廳，同喬二爺馬七爺周旋了半天，此時請的各家太太，都先後來到，娜娜招待了一回，便陪女客在一起打牌，楊百萬陪着丁五爺馬七爺喬二爺談話，大家都談到了娜娜身上，都是一口同音的讚成娜娜，是一個模範的主婦，都為楊百萬慶幸，楊百萬更是得意謙恭着，女客打完牌，也都過來坐在一起談天，這早有人將座位擺好，涼菜也端上來，賓主之間，又客氣了一回，方才坐好，楊百萬夫婦陪着衆人吃完饭，娜娜早就派人買了二張包廂票，把少華也帶去聽戲，又吩咐老媽子去問大少爺聽戲不聽戲，老媽子去不多時，便回來說是大爺，因有朋友找，已竟出去了，待大爺回來再說給大爺吧，於是娜娜帶着少華和喬太太馬太太等，坐了一輛汽車，楊百萬和喬二爺馬七爺等坐了一輛汽車，到了戲院，毛四早在戲院門口候着，一見總辦的汽車來到，便開了車門，領到包廂裏，

楊總辦又叫毛四買了許多鮮貨，分送到兩個廂裏，娜娜和少華一同陪着幾個太太，楊百萬陪着喬二爺丁五爺幾個人，這時毛四又送來三四份戲報，娜娜拿起一看，有雙怕妻，有王文源的賣馬，大軸乃是四大名伶中的荀慧生，演全部紅娘，這場場上正演着賣馬，娜娜看了一會，便覺頭暈，而且心裏也不十分好過，便用手不住的擦髮，不想喬太太都睜出來娜娜不好過的樣子，便對娜娜說道，楊太太你許是受涼了吧，要不然楊太太你快回家歇一歇，我和馬太太們還是外人，咱用不着客氣，這時娜娜却已吐了幾口，楊百萬和喬二爺也都一齊問着娜娜，娜娜用手絹拭了拭嘴道，不要緊，大蓋許是今天吃完飯的時候着點涼，於是大家都勸娜娜夫婦回去休息。楊百萬却有同娜娜回去的心，可是又覺得不好意思，百萬正在猶豫期間，就聽娜娜道，總辦，你陪着喬二爺，少華你替我陪着喬太太，說完便自坐了汽車回家，一進門，只見陳媽一個人，正收拾客廳，並未睜見自己回來，娜娜因頭尙暈着，便扶着樓梯欄杆，慢慢的走到了樓上，却聽由鳳美的屋子裏，傳出了一聲男子的咳嗽聲音，娜娜便嚇了一跳，緊忙着，走下了樓，便叫陳媽和侍候自己的張媽道，你二人樓上看看去，於是陳媽和張媽二人上樓，推開了鳳美的屋門一瞧，鳳美正面向裏睡覺呢，陳媽過去一把就推醒了鳳

美，口裏不住的說道，太太回來啦，你還死大覺呢，鳳美却紅着臉站起來，便給娜娜去開門，這時娜娜不由得就問張媽道，方才你們都往那裏去啦，張媽便說是因爲自己今天搬到樓下去住，收拾舖蓋來着，等張媽說完後，娜娜便進到屋子裏，一瞧床已舖好，便告述張媽下樓照看點各屋，張媽走後，鳳美便在屋裏侍候着，此時娜娜頭也不暈了，心裏也不似在戲院的時候，那樣難過，便叫鳳美去樓下，倒盃茶來，鳳美拿盃往樓下倒茶不題，日說娜娜，猛然又想起了方才將到樓上的事情，心裏就疑惑鳳美有外遇，正自尋思，就聽有皮鞋着地板的聲音，心裏一動，送着胆子，微微的推門一看，正是大少爺長華，擺着脚往樓下走，娜娜便推開門叫了長華一兩聲，見長華竟自走下樓去，連頭也沒有回，這時鳳美正端茶走到樓梯，一看娜娜已竟看見了長華的影子，手一軟，把端的茶盃摔在地上，娜娜一看早就明白了，轉身回到屋，坐在沙發上，這時鳳美重新換一個盃，把茶端上來，又問了一聲，太太，還要什麼不要什麼，說完便轉身將待走去，娜娜此時站起來，將面孔板着說道，你做的事情，要叫老爺知道，非打死你不可，鳳美當時臉就一陣紅一陣白的答道，太太，我做了什麼事情，這大罪過呢，娜娜冷笑了幾聲道，鳳美你還能賴的過我去嗎，方才我將到樓上，你同大爺作的

好事，難道說我是瞎子嗎，我不過是顧全你們的臉面，我才故意的下樓去叫老媽子，還敢和我強嘴嗎。鳳美一聽娜娜說完，便吓得哆哆嗦嗦的跪在地上，竟是哭個不止，娜娜又問道，鳳美我冤枉你，不冤枉你，鳳美哭道，太太，我作錯啦，太太可千萬別對老爺說，接着就磕頭，娜娜正在審問鳳美的期間，只見門一開，却是總辦聽戲回來，竟把鳳美嚇的臉都變成灰白色，祇是跪在地下哭着，娜娜道，你快起來罷，還怔着什麼，鳳美帶淚起來，站在一旁，這時楊百萬也不知道娜娜究竟爲了什麼事情責被鳳美，便向娜娜道，你頭還發暈，不發暈啦，別和他生氣啦，說着便吩咐鳳美過去睡覺，轉身又向娜娜問了半天，却被娜娜用話搪塞過去，二人也就安了歇，次日少奶奶也回來，這時已離重陽佳節，不到三天，依楊總辦的意思，打算去北京萬壽山香山，以及西山八大處。逛一趟，娜娜也都同意，少華樂的跳前跳後，少奶奶便和娜娜商議，到北京的時候，打算聽幾次京戲，大爺長華因爲和鳳美的事情已竟被娜娜知道，可是長華在暗中一探聽，才曉得娜娜並沒有揭穿，於是對娜娜又加倍的奉承，今天大家正計議去北京的時間，又見娜娜和吳韻文正在說着誰的戲好，長華也湊過去，大家談的正起勁，就見老舅爺從外領進來一位八九十歲的老太太，後面跟着一個年約四十餘歲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少華一聽，便想往外跑，不防却被韻文一把扯住，大家却都笑起來，孫老太太從傍笑道：「小玉這孩子，那有這樣的福氣，楊百萬仔細一瞧小玉，雖是穿的不整齊，但是像貌到也秀麗，又用眼一瞧少華，二人到真是配合的很，娜娜一瞧百萬不住的打量小玉，便又對百萬道：『總辦，你瞧小玉到長的很有福氣，百萬點點頭，這時僕人早把各種的鮮貨盛上來，少華拿了兩個香蕉，遞給小貞和小玉，姐倆手拿起來，便咬了一口，全都吐在地上，少華拍手笑起來道：『別帶皮吃呀，說着便給小玉去剝，然後又去給小貞也剝了香蕉皮，大家又說笑了一天，吃過晚飯後，大家也都安歇，百萬到樓上，就和娜娜談起孫家的事情來，娜娜竟說小玉這姑娘，怎樣好，日後準有福氣。百萬一聽笑道：『日後好壞，把少華叫上來說明，可別怨我，』娜娜聽了便笑道：『你什麼事情都滑頭，給你兒子娶媳婦的事，你，楊百萬未待娜娜說完，就撲過來道：『你是能者多勞吧！』一夜無話了到了第二天，娜娜又叮問了少華一回，才要了小玉的生辰八字，一合婚乃是上等婚姻，這時小玉的母親張氏，前後左右的雖不開娜娜，娜娜喜歡什麼，那張氏便來什麼，娜娜雖說是個精明人，不覺也叫張氏拍的舒舒服服，無有不依從張氏的話，雖是未有正式給少華訂婚可是已算是兩家，都一齊默認了這一段婚姻於是大家也

換了稱呼，此後孫家的一切，都是楊百萬供給，用錢是由賬房支取把小玉小貞也都送上了學，轉瞬之間，已到了新年，娜娜便領着少奶奶吳韻文，上街買了很多東西，回家來都分給了衆人，娜娜却竟把小貞那份忘記了，不想張氏却因此就在自己屋裏，說了一些閑話，却被侍候娜娜的老媽子聽見，便告述娜娜道，太太您瞧張太太，多不知足，他也不想來的時候，是什麼窮樣子，現在吃着人家，穿着人家，還不知足，又替閨衣賭爭東西，忒不知自己怎回子事，娜娜聽完。便也沒有言語，便叫老媽子倒盃茶喝着，不一會兒百萬進來，面上露出很不高興的樣子，娜娜站起來便問百萬，又和誰生氣，百萬道孫太太和誰過不去，又在屋子裏罵小玉呢，娜娜道，我瞧孫太太是，有點吃飽了沒事，不知怎麼好，說完便下樓，到了張氏屋裏，娜娜一瞧張氏，怒氣不息的正打小玉，娜娜却止不住氣道，孫太太，你是同誰過不去呢，爲什麼大過年的找不順當，張氏一瞧娜娜便冷笑道，我的閨女，當媽的管，還有亂子嗎，娜娜一聽張氏的話，也氣着說道，孫太太，您要是這樣的不說理，你搬出去住好啦，張氏冷笑道我吃我姑爺的，穿我姑爺的，與你有狗屁的關係，這時老媽子都來了。一看把太太氣的顏色都改變啦，便把娜娜勸着回了房，楊百萬當時就要把張氏同小貞趕出去，娜

娜又平了平氣，安慰了百萬一回，將待睡覺，又聽二爺在樓下大吵大嚷的罵個不止，百萬的氣，可就大啦，便披了睡衣，提着手杖，往樓下去，一失神，便從樓梯摔到樓下，這時大家都來摻扶，娜娜也出來，一看百萬鼻子也流出血來，雙眼緊閉，眾人摻着到床上，百萬緩子口氣道，咳，便翻了個身，也未說什麼，這時娜娜，拿手巾給百萬拭了拭鼻子流出來的血，又吩咐給大夫打電話，百萬却皺着眉擺手道，不用不用，這時大爺和少奶奶，也都來到，孫老太太叨叨嘮嘮的，一壁上樓，一壁罵着張氏，娜娜一瞧見孫老太太來到，便讓了個坐，孫老太太坐下，便罵了張氏一回，又問東問西的，大家都在瞧看着，楊百萬，也沒人去答顧他，這時二爺少華，便推開門，探頭探腦的往裏瞧，却被少奶奶吳韻文一眼看見，便用手很很的一指少華少華便作了一個鬼臉縮回了頭跑下樓去，百萬在床上靜靜的躺着，長華便低聲叫老媽子們躲開，孫老太太抽抽答答的哭起來，娜娜趕緊吩咐人，把孫老太太摻走，孫老太太站起來，用袖子拭完眼淚，欲待說話，却叫大爺長華一瞪眼，吓的也未說出口，就下樓去了，衆人也都下樓，這時祇有鳳美和大爺長華未走，娜娜一看百萬的氣色，非常難看，便叫大爺和鳳美，同自己坐着，一齊侍候着百萬，一會鳳美睜的眼都睜不開，娜娜便告述鳳

美先睡一覺，再替大爺，鳳美走後，祇剩下長華和娜娜坐着。這時百萬，也是因爲年歲忒大，連氣帶摔就在睡的期間，不住的說起胡話，娜娜一看，心裏却害起怕來，便叫了長華到外間屋，稍坐一坐，大爺長華，馬上就隨娜娜。到了外間屋，和娜娜一同，對面坐下，大爺長華在燈下，一瞧娜娜，長的比花似花，比玉似玉，竟不住的用眼睛睜着娜娜出神，娜娜正在計算着，自己和少峰的事情，一抬頭，就見長華，兩隻眼直勾勾的睜着自己，娜娜便低頭一想，此後我的事情成功，準應在長華的身上，心裏想着，眼睛也不住的打量長華，見他却是個個儻風流的少年，於是兩個人，互相的着着，都流露出各人心情來，這時就聽楊百萬在屋裏，哼哼了幾聲，娜娜站起來，走到屋裏，便問百萬，喝水不喝水，祇見百萬，將眼睜開說道，你還沒有睡呀，此時長華，也來到近前，問道，爸爸，身上覺着好一點沒有呢，百萬道，不要緊，現在已覺好啦，你去睡吧，長華便應了聲是，便走下樓去，睡了不題，且說娜娜，見長華走後，自己帶上了門，便脫了衣服，就睡在了百萬傍邊，焉想到楊百萬，剛好了一點，一瞧娜娜的雪白的身體，便又勾動了淫心，娜娜一瞧楊百萬這樣子，還未止其好色之念，娜娜一思量，時機已到，我要叫他養好病，我幾時才能和李少峰團圓，我來時所抱

的目的地，又將在什麼時候，方才達到，不如叫他作個花下鬼，他死了也甘心，娜娜拿定主意，便用盡了千般溫柔，萬種好淫，竟把楊百萬足足纏了一夜，列位請想，楊總辦的年歲，是快到六十歲的人，何況又撞傷了，這一夜的溫柔，不啻娜娜，是催着楊百萬，往鬼門關的道路上走，然而百萬却是高興到萬分，到了第二天，楊百萬本想支撐起來，奈四肢酸疼，週身發軟，便就躺在床上，娜娜叫老媽子熬點粥，又勸着百萬抽了口大烟，這時長華夫婦，同少華全進來，少華便跪在地下，哭道爸爸，我昨天糊塗啦，說着就哭了起來，百萬雖着少華罵道，你他媽的糊塗，糊塗不罵你自己，我拿錢攻你們念書，都把你們念成混蛋啦，娜娜在傍便先扯起少華，然後又勸百萬道，小孩子知道什麼，你好好的養病吧，便告述少華趕緊上學，別誤了上課，少華行了禮，拭着淚走了不表，且說長華，又問了百萬要不要請大夫，百萬便說不打緊，躺個一兩天就好了，長華夫婦也下樓去，一時孫老太太等也都上來，問了一回不題，再說第二天，已是臘月二十八了，還有兩天就過年，楊百萬的病，不但沒有好，而且到沉重了，把一家人的高興，是滿都打消了，在除夕的這晚，楊百萬勉強起來，稍坐一坐，到在夜裏接神的時候，楊百萬扶着鳳美，娜娜也從傍邊攆着，百萬下了樓，又到

了院中，磕了頭，又給祖先也行完禮，這時全家一見百萬也能起來守歲，大家都高興了興，孫家老太太領着兒媳婦張氏，和兩個孫女小貞小玉，過來給楊百萬拜年，這時娜娜和楊百萬，坐在一起，家人都行來已畢，隨後就是男女僕人來行禮，娜娜拿出錢來，給大家分了壓歲錢，此時楊百萬便將家務事情却交代了娜娜管理，又對衆人說了幾句話，然後娜娜，向大家也說了一些話，這時外面爆竹的聲音，接二連三的響起來，大家也吃完了餃子，楊百萬却覺週身支撐不住，馬上回到樓上休息，家裏的人，因為楊總辦這一上樓，也都覺着十分掃興，玩了一會，便也各自睡去，到在次日，已是元旦，大家又過來問百萬的病，百萬却因夜裏下樓接神，受了點涼，並且又加上，娜娜鳳美二人，替換着和百萬的一纏，在血百未害病的時候，就已竟真陽失欠，祇有虛陽上長，故此娜娜有時不耐煩去應酬他，便私把鳳美叫出來，告述鳳美去應酬百萬，自己却托辭躲出去，起先鳳美，尚有時不願作，越俎代庖的勾當，後來因了鳳美和長華的事，被娜娜知道了，於是鳳美，才對娜娜是，心服口服，唯命是從，這一來，竟把楊百萬鬧的有時在精神，達不到的期間，便抽口大烟，娜娜有時，也爲了要鼓動楊百萬的性慾起見，便私買了些春藥，給百萬吃下，恁告述百萬，說是補氣養血的良。

，故此百萬一有精力不達的時候，就吃了些春藥，然後就覺格外有精神，而娜娜又具神女的妙技，每當雲雨的期中，娜娜却把百萬假意的來當作了自己心中上的愛人，便放蕩不羈的，用了一些使人肉麻的話，來迷惑着百萬，竟把百萬，弄得終日飛散魂魄，在不知不覺的期中，就被娜娜，一步一步的送上了死的途境，不題，話說楊百萬，一則是因了夜來受點涼，二則實是，被色所陷，故此在元旦的一天，就覺精神恍惚起來，不知楊百萬，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妻財子祿盡是幻
怒海狂濤一夢中

話說大家一瞧楊百萬的病，是沉重非常，大家便議去請大夫，但是因為過年的時節，中西醫生，一時都請不到，並且百萬又迷信着說，在正月頭初五這幾天，是不能叫大夫進門臘病，恐怕這一年內，家宅不安，除了娜娜可以勸勸外，家人又誰敢多說，故此一直挺到正月初六，才接了西醫來，據醫生說百萬是，傳染病和心臟關大大便打了一針，留了幾包藥，醫生走了，孫老太太和張氏，也都在屋裏，長華的意思，打算請中醫來，再診一診脈，娜娜便反對着說，中醫更是不妥當，孫老太太和張氏便說，百

萬昏迷不醒，大概許是被鬼狐迷住竅，不如請一個巫婆燒燒香，也被不住好了，又對娜娜，說起在他堡子裏，有一個人，曾得罪了胡三太爺，後來病的怎樣沉重，多少出名的大夫，都沒治好，還虧得當莊有個看香的人，到那給叨咕叨咕，不幾天就好啦，大家聽了，更是沒人答應他，最後還是請了西醫來治，可是萬萬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起來，娜娜日夜不合眼，前後左右的侍候着，一天娜娜正坐床邊一看百萬的氣色，心想百萬沒有多大日子煞頭，娜娜便借着問喝水不喝水的機會，來喚醒百萬，萬百一睜眼，見祇有娜娜在床上坐着，又看娜娜愁容淚痕，便扯住娜娜的手道，咳，我的病恐怕難已再好，日後祇有你領着長年和少。過吧，說完便流下幾點淚來，娜娜用手絹，一壁給百萬拭着，一壁說道，總辦，你也應當立下一個遺囑，已免日後起糾紛，再說……，娜娜說到此，便哭個不止，百萬知道娜娜的意思，恐怕自己死後，被家人迫擠，於是百萬便叫娜娜，把自己的保險箱打開，百萬從裏面取出了一個小匣子，遞給了娜娜道，咱倆夫妻一回，你好好收起來，假設日後他們對你……，百萬又長出了口氣道，這也是足夠你一輩子生活費用了，娜娜接過，緊忙收在自己箱子內不題，且說百萬已，是病人膏肓，大夫都袖了手，家裏人和百萬親近的朋友，都給百萬預備後事，百萬

又親自託附了喬二爺一番話，也書了遺囑，這時正是正月十五的夜裏，家中不關心的人，都出去看燈。這時樓下有孫老太太張氏同着楊長華哥倆及韻文，正坐在一齋，商議百萬身後的事情，孫老太太在傍，又告述少奶奶，趕緊把值錢的東西藏起來，張氏從傍也鼓吹說是，娜娜已竟早有了私心，老爺一死他馬上就得嫁人這一番的話，把老爺和少奶奶也都打動了，便告述老舅爺，裏中查着着太太一點免得他在這時候，把錢攙起來，不想這些話，却被老媽子聽去，便報告娜娜，娜娜早知有這一着，也自裝不知，且說娜娜，正在自己坐着喝茶，便見長華過來，問東問西的，娜娜眼珠一轉，便尋思一條妙計，就把長華叫外間小客廳道，我着今天你爸爸的病，十分沉重，你今晚可別離開這裏，這是你爸爸保險箱的鑰匙，你先收起來吧，說着遞給了長華，長華接過了匙，再看娜娜，雙眼流着淚，長華心中也覺着，有些難過，便安慰了娜娜半天，祇見娜娜，却站起了身，面對着窗外月亮，唏噓的說道，我今後該怎樣辦呢，又誰是我的親人呢，一手扶着窗框，一手用手絹拭着淚痕，長華早就愛上了娜娜，但是因為倫常的關係，並且平日又見娜娜，沉重不苟，却也不敢妄生邪念，今天一聽娜娜說的話，又想起那一夜和娜娜對坐着的情形，自己一想，我試探試探他再說，長華見娜娜

仍然面向外看着月亮，長華便走了過去，向娜娜道，您自己得保重一點，設若真不幸，他老病不能好，我相信我自己，決能幫您一切的忙。說完瞧着娜娜只見他首挪迎他的身子，扯住了自己的手道，長華，你真能對我這樣嗎，我今後拿你當我知心的朋友，我決不敢再和你……，說着面上，顯出了愁中的嬌媚態度來，長華便緊要的握着娜娜的右手，竟把什麼是倫常，什麼是悲愁，却都被淫心征服了，這時少奶奶和鳳美雖然過來幾次，具都被二人，用話支走，於是二人，便計議百萬死後是分開居住最好也好避人耳目，二人商定了主意，長華便又把娜娜給來的鑰匙，笑着遞到了娜娜的手中，娜娜也笑着接了回去，這時就聽百萬在屋裏，大叫了一聲道，可氣死我啦，當時二人，一齊都嚇呆了，再聽就是百萬喘氣聲音。這時鳳美等，都推門進來，見長華和娜娜都站着發呆，鳳美以為是二人愁的發呆，便道，太太，老爺怎的啦，娜娜一見鳳美進來，便叫鳳美過去瞧瞧，老爺到是怎麼的了，鳳美便悄悄的走到床前，不禁的喊了一聲道，太太快過來吧，老爺嚇氣啦，娜娜和老爺過去，俱都哭了起來這時老舅爺孫老太太張氏少華等，具都到了樓上，忙着給百萬穿好衣裳，老舅爺，便吩咐男女僕人，縫孝衣的縫孝衣，預備赴訃的預備趕訃，便把楊百萬停在樓下，一會老道來了，

轉完咒，大家忙了一夜，次日各親朋，具都來到靈前弔祭，家裏人守靈，不能招待賓朋，只有老舅爺管外邊的事情，孫老太太和張氏，也都前後的亂喊亂吵，親友之中，有的就嫌亂，弔祭完了，便悄悄的走去，有的就批評說，這樣的大事情，怎能專靠着倆個鄉下婆子去辦，此時衆人，說什麼的都有，一會喬二爺馬七爺，丁五爺衆人等，也都來到，一瞧忒不成樣子啦，幾個人，便先見了娜娜，然後把長華和老舅爺也叫來，喬二爺草草說了個辦法，大家都說道，應當這樣辦，不想張氏也湊過來，一瞧喬二爺和長華等計議，並未有少華在內，再聽計算錢數，得化十幾萬，張氏便從傍插嘴道，嗚，發喪一個死人，要化這些錢，可沒用，叫我說，還是得顧活着的人，死了就死了，就是把家業都化淨了，也是活不了，便又向長華道，我說大姪，千金担，都是在你一個人身上担着，你可要有個準主意，要時淨聽外人話，真是化窮了，誰管咱娘們挨餓，張氏說完這套話，把娜娜臉都氣白了，喬二爺等一瞧，便都上了個台階要走，娜娜此時，便把蛾眉倒立，冷笑了一聲道，喬二爺馬七爺丁五爺你們幾位，可說是總辦最好的朋友，現在長華夫婦，也在這呢，隨着便吩咐老媽子，把二爺楊少華孫老太太同小玉，都一齊請來，老媽子去不多時，衆人都來到，娜娜又接着說道，總辦現

在已竟故去，你想一切的事情，總辦也留了遺囑，咱大家就照遺囑上的話去辦，喬二爺，您是證人，可以有干涉我們事情的必要然後便把楊百萬的遺取出來遞給喬二爺大家親友，一聽娜娜說出這番話，却沒有一個不贊成，娜娜是有才識的女人，喬二爺也說道，楊太太，照這樣辦法最好，說着從娜娜手中接過了，楊百萬的遺囑，向大家念道，立遺囑人，楊百萬，今將全部之財產，計在二百四十萬元，除由娜娜夫人，應得六十萬元外，其餘之壹百八十萬元，則由長子長華，次子少華，平均分有，空口無憑，立此爲證，立遺囑人楊百萬中證人喬奎五，承繼人娜娜夫人，長子楊長華，次子楊少華，民國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立，喬二爺念完遺囑，便對娜娜道，我想這一筆治喪費，最好由你們娘三個均攤，共同拿出十五萬塊錢，一則是總辦死後的哀榮，一方面也顯出兩個兒子的孝心，長華和娜娜同意，惟有少華年青，不知怎辦才好。這時孫老太太和張氏齊道，我們姑爺年青，又不能賺錢，可不能照着他們娘倆那些錢化，喬二爺聽了這話，便哈哈的笑着說道，老太太，咱都是局外人，當免兒女的孝順老人，沒有分歲數的大小，孫老太太便氣着說道，什麼局外局裏的，我們姑爺年青，我不替他說話，我替誰說話，喬二爺一看，灑了個大釘子，面上却顯出了不高興的樣子，隨

手將遺囑遞給娜娜，冷笑道，好難辦的事情，長華在傍可實在斃不住氣，便向孫老太太和張氏道，你們原是非外人，這是我們家庭事情，用不着你們費心，張氏一聽，馬上也就吵着說道，啊來。不來的，你們就欺負上啦，咱們得找個地方說說，娜娜在旁，也插嘴道，孫老太太，您先別嚷，您說該怎樣辦呢，張氏道，那個紙條上，不是寫着給我們姑爺，九十萬元錢嗎，把錢給了我們姑爺，我們姑爺搬出去單過。娜娜一聽，便向大家道，這樣辦法最好啦，但是我個人，情願拿出五萬元，給總辦發喪，隨着便對老舅爺說道，您在總理這些年，總辦死後，沒有給你什麼，我也知道您很困難的，我撥給一萬塊錢吧，這是我一點小意思，然後便求喬二爺，和馬七爺等，研究怎樣分家法，長華夫婦一想，分開到好，也都同意，大來立了分家單，各人執了一份，發喪費，仍然是由三個人，每人拿出五萬元，作為治喪費，閉言少叙，把楊總辦發喪已後，各人領了各人應得的遺產，大爺仍舊住老宅子，娜娜和少華都搬了出去，個主家計，暫不表，少華和長。二人，日後落世上，窮死街頭，且說娜娜，帶領鳳美，和侍候自己的張媽，便找了一所住宅，娜娜靜養了一個多月，精神也復了原，把分來的不動產，也變賣出去，總計一算，除去楊百萬，所給的一匣價值數十萬的首飾外，還

剩下五十餘萬元現款，便給少峰寫信，告述少峰急速辦理出國的手續而外，又把鳳美和張媽叫過來囑咐鳳美到大爺長華那裏，叫張媽去到少華那裏，照所告述的話辦去，娜娜趁着二人，走去的工夫，又收拾一回，鳳美和張媽回來，把此去的經過，一告述娜娜，娜娜自知成功，便在睡覺的期間，便拿起了筆，給長華寫了一封信，上面寫的是，長華先生鑒，今讀報載，知汝弟兄負我良深，是以落花有意，豈奈流水無情，別矣別矣，勿復相累，娜娜寫完，便收藏起來。次日一看報，果然是長華夫婦和少華等，在報上聲明，和自己斷絕母子關係的啓事，娜娜看完了報，不禁現出了得意的微笑來，乃自聊自語的念道，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娜娜吃完早飯已後，便和鳳美收拾整齊又拿出錢來，打發了張媽回家，便和鳳美買好去上海的船票，二人坐在船裏閑談着，鳳美便問起大爺和二爺，爲什麼和您脫離關係呢，娜娜草草對鳳美說道，鳳美，你聽你大爺，不斷的到我那裏問候，你還瞞不出來，他沒安好心嗎，我叫你告述少奶奶的話，就是叫少奶奶恨我，至於張媽去少華那裏，也是叫他們知道，我常和外人通信，他們害怕我，這原是他們商量好的事，恐怕日後我，和他們有糾葛，所以才登報聲明，和我斷絕關係，這是我自找來的事情，鳳美一聽，便笑道，怪不得我一告述

少奶奶，少奶奶馬上就同老舅爺，背了大爺，一齊去往二爺處，原是這麼回子事情，娜娜又對鳳美說道，我這次領你到在上海，原是給你尋找一個好丈夫也，不辜負你，侍候我一場，然後又給鳳美，找出許多衣服和首飾，便告述鳳美，到了上海，咱們是姐妹相稱，免得被人輕視你，說你是個使喚丫頭，日後無論見着何人，不准再提起己往的事來，鳳美一聽，做夢也未曾想到，自己會遇着，這樣的賢主人，鳳美暗自喜歡不題，船到青島，停泊岸頭，娜娜才拿出給楊長華的信來，叫鳳美去郵走，鳳美把信郵走，便回了船，這時候船又離了青島，一直開往上海，一路無話，不日已是遠遠的看見了上海灘，一會船已到岸，娜娜便不住的往外瞧，祇見一個穿着整齊西裝的青年還同一個西洋人，向自己打招呼，娜娜一看，原是李少峰，同了一個不認識的西洋人，娜娜同鳳美下船後，少峰便過來和娜娜握手，又一指道，這位是勞賓孫先生，娜娜便和勞賓孫也握了手，娜娜又給鳳美介紹一番勞賓，因事告辭走去後，少峰幾個人便叫汽車，一直開到天外天飯店住下，當日娜娜，便和少峰談起來，這一載光陰的經過，少峰便說起，自己由北京來到上海已後，便入了大學，自從接着你的信，便託勞賓孫先生，起了出國護照，現任手續都已完備，正盼你到來，再有五六天，就能起程啦

、你要有什麼事情，趕快辦吧，不然是來不及了，娜娜便對少峰說起，鳳美是和自己從小姐妹，他父母都不在，現時也是十八歲的姑娘，還未能訂婚，自己走後，也是怵着，我打算給他找一個主，俟他結完婚，咱再走，我也就淨心啦，此時少峰，却站起來笑道，這點事情，交給我啦，明天我請令妹吃晚飯，說着便辭別娜娜，去到勞賓孫那裏，二人談了半天，少峰臨走的時候，向勞賓孫說自己明天請客，還有白加馬尼先生，少峰說完，便和勞賓孫分手，一直到白加馬尼那裏，白加馬尼，老態隆鐘的從樓上，走下來，白加馬尼便操着極流的英國語向李少峰，這幾天爲什麼沒來學英語，少峰便說起自己，這幾天有事情，然後少峰就又問了勞賓孫的一切，又約求白加馬尼先生，明天午後吃晚餐，白加馬尼先答應了少峰，少娜便辭了白加馬尼，又重新回到了天外天飯店，和娜娜學說一遍，娜娜又取了鳳美的同意，便問起少峰和勞賓孫怎麼認識，李少峰便慢慢的對娜娜學說了一回，原是少峰自到上海，就私下和白加馬尼補習英文，故此少峰，便和一同補習的俄籍勞賓孫，也將常交往，那勞賓孫却是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故此二人雖國籍不同，到是情投意和，倆個人一要談起女人來，勞賓孫就讚美中國女人怎樣好，又求少峰給他介紹一個女人，少峰雖是沒有給他介紹過女

人，却對勞賓孫說，中國女孩子的習慣，是和誰交朋友，誰就是他的未來的丈夫，勞賓孫却也沒有反對，故此少峰一聽，娜娜所說要趕快，給鳳美找丈夫的話，正好與勞賓孫介紹介紹，所以少峰才先去到勞賓孫那裏，和勞賓孫說明，自己又到白加馬尼，叮問了一下，才回來和娜娜商議，明天就給他倆介紹。後天就使他們訂婚，在咱走已前的時候，總得使他倆在一起同居才好，娜娜自然同意了少峰的辦法，閑話少叙，少峰白天忙着給娜娜辦理一切的款項。到昨晌，便作了主人請客，一時間白加馬尼先生，和勞賓孫，具都先後來到，隨着娜娜同鳳美也來到，少峰又是重新介紹了一回，鳳美一瞧勞賓孫，穿的非常整齊，面貌到也不惡，年紀也不過三十左右歲，就是美中不足的，是他一對籃眼珠，不老惹人愛的，可是自己一想，却也心滿意足，而那位勞賓孫，一看鳳美，長的圓圓的面孔，細長雙眉，到也長的可人，心中十分高興，酒飲已畢，白加馬尼首先走去，勞賓孫便和少峰娜娜鳳美等，一同到天外天，飯店商議訂婚的事情，不到幾天的工夫，娜娜把鳳美也算聘出去，一切的事情，都已整備停當，便和少峰又流連了十幾天這才和少峰在數十個賓朋歡送的聲中，踏上了茫茫的征途，少峰和娜娜在星期的早晨，坐船離開上海，第三天的薄暮，二人是一站一坐的，在船頭

玩賞水景，正是日半入水，殘露一抹天，的落日景色，猛然間，就見對面的海水怒騰，冷氣逼人，再覺着坐的船，也不像先前的那樣安穩了，就見船長滿臉是汗，神色慌張到萬分，來拿着望遠鏡，瞧了一會，這是早見人們亂作一團，娜娜和少峰也不知有什麼事情發生，便緊忙回到包房裏，這時就聽滿船哭嚎的聲音，汽笛也嗚嗚的吼個不止，二人剛想走出去瞧着，一過，就覺自己的床舖，斜傾起來，少峰和娜娜才知家人是爲了要離開這世界最後一幕的生趣，才發出來的哀號和乞助，聲音，漸漸的清失，海裏的水，不斷的從窗戶飛濺過來，見二人還在瘋狂的吻着，倆個人，互相看着，沉靜的在想他們倆個人，是全在夢中，決不認爲這是真的，實在的。時門是寂寥了，我們再聽去，祇有那狂暴的海風，捲起來百丈高的波浪，動盪在人們的耳傍。

